

# 小 說 新 報

第 六 年 第 八 期

★ 1953.1.30 ★  
期 刊 虛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每 冊 八 角 分 售 處 各 埠 均 有

# 小說新報

第六年  
第八期

## 目錄

### ●封面

侯懋公山水真蹟第八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 ●畫集

王覺斯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張素雲張寶寶合影

董邦達山水真蹟

上海冷葉鶯嬌房侍老八小影

憚南田魚草真蹟

天津名花薛素雲小影

陳曼生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愛蘋卿小影

### ●論壇

述小說之種類與利弊

### ●說滙

目錄

(綺緣)

愛國情囚

時事災民淚

社會傳家之寶

別裁嗚呼我

香豔箏語夢痕錄

痛苦脂粉獄

社會可憐人語

模範男兒志氣

偵探妄言致禍

以上短篇小說九種

偵探恐怖黨 (續)

滑稽一零八 (續)

豔情綠楊春好錄 (續)

以上長篇小說三種

### ●談海

清史備攷

(藏園)

(墨隱)

(雙熱)

(碧梧)

(蔚心)

(少芹)

(明道)

(劍山)

(民哀)

(瘦鵝)

(雙熱)

(隔雲)

(記者)

花。蓼。樓。紀。俠。

(民哀)

寧。靜。軒。碎。墨。

(劍山)

● 豔藻

翠。寶。曲。

(鸚哥)

江。南。感。春。詞。

(東園)

無。題。八。首。

(問山)

詠。花。二。絕。

(醒獨)

聞。歌。有。作。

(雪痕)

● 諧藪

游。戲。文。章。

米。蛀。蟲。傳。

(秋水)

書。秋。水。米。蛀。蟲。傳。後。

(醒獨)

雙。十。節。戲。擬。逢。蒙。致。某。師。長。書。

(東園)

雙。十。節。戲。擬。豫。讓。致。某。旅。長。書。

(東園)

哀。時。賦。

(少芹)

滑。稽。偶。句。

諧。聯。

● 傳奇

花。茵。俠。傳。奇。

(東園)

● 劇本

家。庭。日。初。出。  
新。劇。

(半梅)

● 報餘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蔭葵)

燈。市。謎。壇。

枕。霞。閣。文。虎。

(枕亞)

臨。風。寫。韻。

小。小。廬。詩。選。

(醒獨)

醉。月。飛。觴。

詞。牌。名。酒。令。

(守拙)

● 補白

名。不。備。載。

畫

集

因患瘋濕四肢麻木不能舉動

閣下曾患瘋濕骨痛否腎尻酸楚否腰背疼痛否或半身不遂因瘋成癱耶或因肢麻木或疼痛無力乎閣下曾否畏懼以上如此情形將來身體虛弱偶或沾染難期就痊矣如有以上諸患則張醫生之證據詳細刊列於左閣下閱之甚為有益也

四川萬縣西醫張東帆又名東寰來函云鄙人向留學京滬十有餘年研究科學醫學耗費腦力心神交瘁光復後回籍栖身教育界歷任夔萬中師各校教員並四川靖國軍第五獨立支隊司令部軍醫長人事倥傯精神消磨百病叢生今春忽染濕瘋病臥月餘甫離枕席又罹瘧疾雖服鹽酸規尼涅瘧疾已痊而四肢麻木不仁皮膚感之勢經失大有舉動不能之斷服藥數十劑均不見效暑假時靜臥家中自病源以爲初係瘋濕是濕未盡除因憶昔年



任教員並軍事教育今得照常任職身體復原者實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所賜也茲於課餘之下與做同事等在萬縣設立一中西醫學社庶吾蜀患沉痾之疾者可同登仁壽之域矣誌數語以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曾經療治凡由血虧腦疲所致各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英洋一元五角六瓶英洋八元郵費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對於閣下自己或尊夫人或令郎愛小兒各症均詳明衛生要道如欲索取只須寄一明信片詳寫姓名住址寄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胃消 請觀如何由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強壯肥胖

江西南昌候補知事汪自鳴先生來函云鄙人年已四十得生一子現年二歲前因乳水不足每以粥飯代之不料孩小胃不消化以致身體黃瘦性情焦燥不思飲食盡夜啼哭不休命在旦夕服藥無效後經西藥房友人告我速購韋廉士藥局嬰孩自己藥片服之鄙人當即一服與小兒服之次日即見稍愈服至三日小兒即不啼哭且要飲食夜眠又安鄙人又購一瓶與其接服果獲全愈現已較前更肥胖且要飲食夜眠又安鄙人又購一瓶與其而購服也



江西候補知事汪自鳴之子福高五歲

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北京圖書  
★ 1953.1.30 ★  
刊庫

王覺斯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上海名花



張素雲 張寶寶

北京圖書館  
★ 1953.1.30 ★  
期刊庫

董邦達山水真蹟

兩岸猿聲  
啼不盡  
輕舟已過  
萬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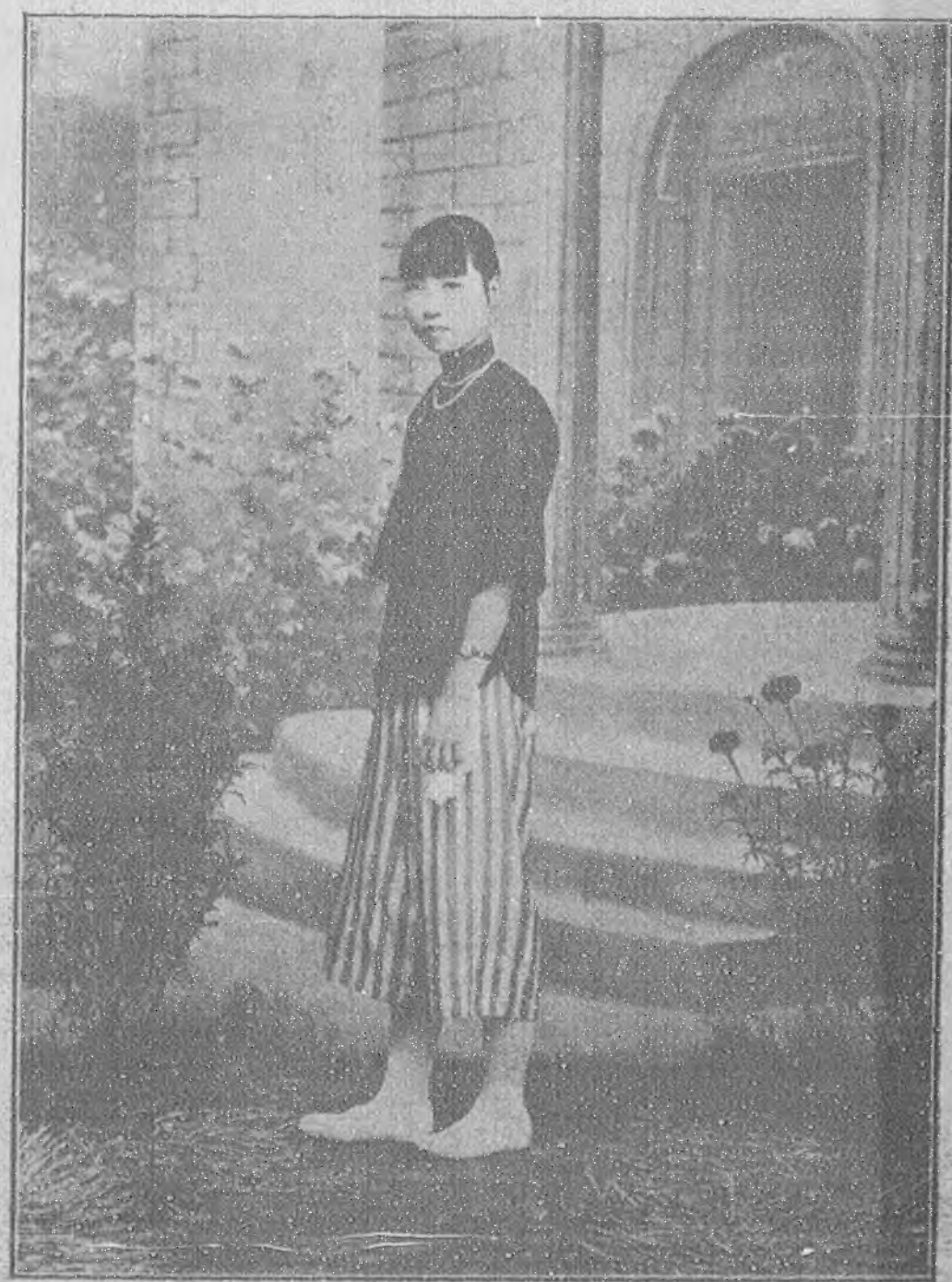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  
張  
第  
一  
次  
與  
遊

葉 冶 海 上



(侍房嬌鶯) 八 老

是  
英  
國  
人  
所  
畫

蹟真草魚田南惲



藏珍氏同叔陸興吳



天 津 名 花



薛 素 雲

陳曼生山水真蹟



鏡  
 花  
 道人  
 意  
 錄  
 日  
 即  
 夏  
 五  
 生  
 雨  
 作  
 多  
 益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花 名 海 上



卿 蘋 愛

人論壇

陽題

#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 纂 類 文 駢 代 當

駢儷文字典麗番皇爲文學之一種交際場中需用尤廣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拾他人之唾沫視國粹如弁髦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出而爲文往往桀屈聲牙不可句讀其能妃白儷黃駢四協六者更屬罕見此固潮流使然亦緣無相當之書可研究參攷耳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

二曰賦曰頌曰呈曰啓曰牋曰書曰序曰跋曰記曰銘曰誄曰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黎元洪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指巖王隄齋包醒獨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醴樓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現已出版洋紙本裝八册外加布套定價一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定價二三元四角郵票九五實折寄費每部二角

## 編 續 纂 類 文 駢 代 當

本局前發售當代駢文類纂預約券深蒙社會歡迎未及半月竟達一千餘號嗣以急於出版徵稿未齊遲到之作不克刊入致有藝海遺珠之憾因於每部末頁粘附補編贈券以酬愛讀者之雅意並請包醒獨先生廣蒐鴻文亟爲趕輯茲續編亦已出版內容豐富選材尤精於初編諸大文豪外復增載湯薌銘林紹標王祖畚孫寶琦李穆勛蔣著超鄭漁父等諸名人之佳著體格完備無美不收全書分上下兩册合諸初輯共得文二百餘篇洵屬洋洋大觀凡購當代駢文類纂者一律奉贈外埠郵費不再另加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 ●述小說之種類與利弊

(綺 緣)

自有小說以來。閱時不知幾何載。作者不知幾何人。以無藉藉名而不獲流傳者。固屬不可勝計。卽羣誇傑構。刊行迄今。猶復洛陽紙貴者。亦浩如淵海。然則欲一一剖覈其利弊。不亦甚難矣哉。曰是不妨先別夫種類。而後加以評隲也。綱領既絜。則意緒縱繁。亦必羅羅。清疏無慮。紛雜矣。稗官家言。在昔多以小道視之。不爲世重。自泰西學說流佈中華。始知爲文學之一種。漸加提倡。藉以輔助教育。今之所以不憚煩言者。亦本斯意耳。茲特縷述小說之種類及其利弊如下。

(一)言情小說 此類著作。于小說界中。頗占有重要位置。然審其所述。不外乎男女愛慕之辭。雖有哀情豔情之不同。而其旨則一。若石頭記諸書。其尤著者也。彼有頭巾氣者。大率目之爲誨淫。詆毀譏諷。不遺餘力。然亦因金瓶梅杏花天。以及當世無恥文人。不堪入目之著作。而自詡爲能言情者。有以激而致之。實則言情小說。最足以陶冶性情。屏除



肉慾苟擇一二佳本而詳察之當可得其中佳處且易引起正當之情懷發生夫婦之感  
情往往有鹵莽滅裂者流刀鋸在前不足以易其本性而言情刻骨之小說轉足以動之  
此卽其明證也若彼種種淫書則徒提倡肉慾耳非真能言情者自宜淘汰庶免少年心  
志不堅易爲所惑也

(二)偵探小說 言情小說跡近誨淫偵探小說跡近誨盜同爲俗人所譏評然其說終  
鄰於謬蓋處此萬惡社會盜賊固充斥其間然果有智足以閱偵探小說而竊其緒餘者  
乎無有也此類小說爲外人所獨擅若我國舊有之包公案施公案等書俚俗陳腐烏足  
與之抗衡卽近今出版者亦多自彼脫胎卽有可觀亦未足稱爲傑構惟外人諸作情節  
離奇在在引人入勝未及終篇輒難釋手誠足以啓發智慧而腦筋窒滯者且可奉爲妙  
劑是以吾人雖加遙譯猶覺間有其境殊莫能肖其空中樓閣也特無如事有利亦有弊  
若彼中人以上之資或藉此參攷加以變化而爲作奸犯科之事者是則偵探小說實有  
以詔之矣

(三)社會小說 此類體裁可謂有利而無弊然作者非飽經世故于社會種種狀態能  
窺悉靡遺者決難下筆要而言之凡一事一物皆須確有根究不可作一外行語西人所

著固皆可誦。而我國最流行之官場現形記、繁華夢、老殘遊記、廣陵潮諸作，描寫盡致，亦無多讓。或謂昔人著作，何獨于此類罕見，則以曩昔交通未便，著者類蟻守一隅，見聞淺隘，未敢率爾操觚，卽如儒林外史一書，佳則佳矣，然僅限于文人一方面，亦因著者溷身其中，此外見聞都爲所囿故耳。多讀社會小說，既免孤陋寡聞之誚，兼可洞明世務，不致有困難之感，崎嶇蜀道，盡化康莊，不且爲吾人之良師益友耶？

(四) 俠義小說 太史公有言：俠以武犯禁，故任俠好武之士，往往蹈法網以死，而後者亦有所警惕，勿敢以身嘗試。第彼不過文人懷鬱塞不平之氣，藉以宣洩，非必有其實也。五才子一書，描摩草澤英雄，靡不奕奕生色，洵屬此中巨擘。（其後七俠五義、小五義諸書紛起，不下百數十種，雖間有可取，固已自檜以下。）其功足以頑廉立懦，祛文弱之習，啓尙武之風，惟一旦誤解，則每每因之犯上作亂，愍不畏死，下流社會中人，被其毒者尤夥，卽如拳亂一役，得非此類小說有以深造之利弊之較，誠不可省也。

(五) 神怪小說 近世文人著此類小說者，綦少。蓋以科學昌明，恐蹈迷信之誚故也。然試翻舊本，無論爲何種體裁，類皆有神話，屢雜其間，而西遊記、封神傳諸書，則且純粹以此類記載見長。其中寓言十九，寄托遙深，在中人以上讀之，自可心領神會，獲益匪淺。若

彼乘資較下者。腦筋薄弱。則反爲其所惑矣。

(六)筆記小說 小說之最多者。首推此種。自秦漢迄今。不可悉數。以近者言之。閱微草堂筆記、留儂誌異、諸書。皆可目爲佳構。譯本如吟邊燕語等。亦頗有味。此類記述。閱之。可以廣見聞。惟間亦有不足。取者以過涉妄誕。使讀者易涉遐想。不易遏抑也。

(七)歷史小說 撫拾歷史固有之事實。爲之貫串。加以裝點。較原書轉多趣味。此歷史小說之特長也。世常有讀正史而生厭。而獨寢饋于野史者。以此誘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甚至目不識丁者。流亦能於耳食之餘。默識歷朝興廢。縱談古往。宛若史家。寧非小說之功乎。如三國志、東周列國、諸書。入人最深。固莫不家絃戶誦。卽前後唐、南北宋、岳傳等。編雖似有遜。而嗜痂者仍多。各書於忠奸之辨。最嚴。故有功于世道。特有時讀者過信。其辭。幾以正史爲虛設。則又誤矣。

(八)滑稽小說 小說過于沉悶。轉令人不歡。惟滑稽體裁。則此無病。然往往易趨鄙俗。東西說部之已經迻譯者。如撫掌錄、滑稽外傳、啞旅行、諸書。趣而不傷乎雅。誠爲此中上選。若我國唐宋人記述。佳則佳矣。惜曲高和寡。不易得普通閱者之歡迎。其下者如笑林、廣記等。則雖間有解頤處。究嫌俚褻。少年效之。口吻易流於猥薄。亦無足取。折衷求之。則

儒林外史尙矣。(雖爲社會體裁亦不妨以滑稽小說視之)

(九)哲學小說 此爲西人獨擅之著作。往往以極短篇幅而包括神奧之理。足以警覺迷途。發人深省。決無弊病之可指。我國舊無哲學之名稱。故此類小說亦少。惟西遊前後兩記。雖云屬于神怪體裁。實深合乎此旨。且駸駸乎駕西人著述而過之。惜解人不可多得耳。

(十)政治小說 外國小說中嘗列政治一類。著作頗夥。惟不甚以杜撰之事。略屨入洵如韓碑杜詩無一字無來。歷閱者得因之而有所裨益。第我國曩昔專制之氣。燄方盛。法網密張。文人咸箝口結舌。噤若寒蟬。稍一不慎。卽獲重譴。卽如野叟曝言一書。在著者原欲藉此以啓聖聽。十九寓言。又復何碍。乃竟以此不得其死。誰更復敢涉及政治哉。惟近年行世之新華春夢記。則其中事實強半。可攷。差可以政治小說目之也。

(十一)教育小說 此類小說尤可謂爲有百利而無一弊。惜範圍較狹。著者都注重于學校教育一方面耳。實則宇宙之廣。何事何物不足爲教育之助。第求諸于閱者之身心可矣。而人乃每爲之擱筆何耶。由狹義言之。則新小說中如棄石埋石記、馨兒就學記、諸書雖無異樣精彩。要可謂爲此中上選。



(十一)倫理小說 我國以孝弟爲本于倫理方面最加注重稗官雖屬小道而此類體裁確能勸世化俗世每有已入迷途行同禽獸卽有良師畏友大聲疾呼亦所不覺而竟爲區區一小冊子所感動者惜佳製殊少未獲廣收啓導之效

(十二)家庭小說 我國人民固皆抱家庭主義者故以家庭小說爲獨多凡彈詞體裁多隸于此類若天雨花、娛萱草等其最著者也婦人女子尤深嗜之故一物一事之微往往深印腦筋不能磨滅然其佳者固可用以勸世而劣本則轉足以禍世不可不慎擇之也

(十四)軍事小說 歷史小說每包含此類記事如三國志等是也西人小說中兼有完全描寫戰爭狀況者林譯中亦嘗有之聞今日戰士間有用其成法以獲勝者可見此中自多有可取處在矣

(十五)科學小說 此類小說著者必箇中人非門外漢所能道隻字英美人士頗多名著往往由理想而成事實其有功于發明前途者非淺而我國則闕焉無聞卽偶有一二效顰者既勿逮其精邃閱之亦未足注意也

(十六)外交小說 我國日趨貧弱既無武力爲之後盾宜乎外交之着着失敗直可謂

之絕無外交矣。是以此類小說未嘗獲觀。間得寓目者。率譯自國外耳。往往於尺幅寸箋中能將秘密悉數托出。殊發人猛省。不少有國際思想者。恆重視之。

(十七)冒險小說 吾國無冒險小說。卽有之。亦率出之於理想。發之以空言。如鏡花緣等皆是。蓋以國人絕少冒險性質。胡能實行而有所記載哉。西人富于好奇性。故每好爲之。記實者可無論矣。卽魯濱孫飄流記十五小豪傑諸書。雖出自虛構。而一言一動。莫非有經驗之譚。固與身歷其境者無異也。於是閱者性情往往爲之轉移。或且更其畏葸之積習。則冒險小說之作。又豈徒然哉。

(十八)宗教小說 宗教於世界上。佔有偉大勢力。人無論其爲智愚貴賤。無不受其操縱。莫之敢違。泰東西各國。每因此類問題。致釀成流血之慘劇。而稗官家亦恒有關於宗教之記載。我國則因宗教觀念較淡。故遂無之。然儒釋道各成一派。每互相傾軋。紛爭不已。野叟曝言一書。崇儒而力闢釋道。固可作宗教小說讀也。若今則罕有繼起者矣。

(十九)理想小說 理想小說不必盡附屬於科學也。有時亦盡以空想出之。離奇變幻無所蔑有。亦足以啓發閱者之智識。惟其下者。則鄰于妄誕。輒令人無從思索。至近出本如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未來之中國、新石頭記等書。亦間有可觀者在也。

小說之種類。不必僅如以上所述。卽其利弊。亦非僅此數端。特因限于篇幅。難以盡情發揮。前此所述者。第及其匡略而已。欲窮其詳。則仍在閱者。一言以蔽之曰。擇善而從。務使小說中之劣本。悉歸淘汰。不則魚目混珠。碣硤亂玉。小說一道。將爲人蔑視。永無昌明之時期矣。別有傳奇彈詞二類。本擬連及。因其爲有韻之文。派別上似有歧異。故特從略。本報論壇所刊各著。幾已無義不搜。無詞不盡。自第九期起。是欄暫行撤除。藉增小說篇幅。用附數言。以諗閱者。

醒獨謹誌

說

滙



小說 雙喜臨門

却說北京城內有一位富翁生有兩個兒子。長名**長城**次名**飛馬**。無非取其前程萬里天馬行空的意思。**長城**在航空學校學習。駕駛**飛艇**。去年已經結婚。才子佳人和諧無比。真如並頭鴛鴦一般。**飛馬**在測會習學測量。於**地球**學頗有研究。本月初三巧是**飛馬**完婚的好日子。偏偏初一這天。**長城**得了一子。舉家老少歡喜非常。富翁尤為樂不可支。一面知會親友。一面托人代訂富連成小班。預備到初三這日。痛痛快快樂鬧一天。一般親友聽得此話。都說這老兒是吉人天相。雙喜臨門。一個個都要預備禮物。前去道喜。無如這宗**雙喜**臨門的事。是千年不遇的。大家多沒有經驗過。所以這宗禮物。亦煞費躊躇。送幃子麼？幃心如何寫法。送水禮麼？必定七亂八糟。不成體統。有此一層。人人倒反沒了主意。於是一找十找。百聚到一處。商量兩全其美的辦法。大家議論了半天。亦沒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內中有一位少年。亦因不得主意。正自出神。順手由懷中取出一包香烟。要取一支吸着解悶。一眼看見烟包上邊的字。不禁大聲叫道。有了！有了！有了！好禮物了！衆人一聽。亦不禁問道。甚麼？甚麼？甚麼好禮物？一面問着。一面兜兜兒的趕上來時。原來這位少年手中拿的。不是別個。正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製的著名國貨。叫作**雙喜**的香烟。遂齊聲說道。好好。又應景。又適用。真正再好沒有了。就送這個罷。忽又有一人說道。好雖好。但有一件。大家若都送**雙喜**牌香烟。雖然合景。未免千篇雷同。我深美**大喜**二字。又最吉利。正好作為禮物。又有兩種。叫作**長城飛馬**。正合着他家小兄弟兩人的名字。更有兩種。一名**飛艇**。一名**地球**。又合着他兄弟二人的職業。都可送的。此外有一種。叫作**鴛鴦**牌的。作為婚禮之用。也狠相宜。有一種。叫**美女**牌的。你們諸位中有與**飛馬**同學的。或交好的。亦正好借此調笑他。我還聽說**長城**的兒子落地的時候。有幾個**喜鵲**在他家的樹上亂叫。老頭兒最講迷信。以為是**喜鵲**來給他報喜的。還叫人撒了一把米粒來喂他。若是將**喜鵲**牌香烟送去。老頭兒一定歡迎。你們大家看是如何。大家一聽。都說很好。於是各自分投去買。有單送**雙喜**一種的。有送兩三種的。亦有交情厚的。送五六種的。單單一位老者。與富翁係少年同窗。交情最厚。平日笑罵無所不至。惟獨他一樁未送。大家甚覺希奇。到了初三這天。衆人都已到齊。纔見這位老者。慢慢騰騰的走了進來。手中拿了一盒**大愛國**香烟。走至富翁面前。深深一揖。口中說道。你這老兒。素來只知愛己。不知愛國。今天大家都送你香烟。取個吉利。我特意買了這個**大愛國**香烟。來送你這老兒。吸下肚去。亦好薰陶薰陶你的臟腑。改變改變你的心腸。纔不妄費了我的一片婆心。你說可好不好。富翁一面接烟。一面笑道。你這老兒。既以老婆自居。我看在老夫老妻的份上。受了你這一番閨訓罷。說的衆人鬨堂大笑。富翁遂讓大衆師座聽戲。吸煙品茶。滿庭香烟繚繞。人聲嘲雜。直鬧到半夜纔散。我這小說。亦趁此結束了罷。讀者諸公。請你們仔細想想。似這宗**雙喜**臨門的事。雖說是不易常有。但亦不敢斷其必無。如果遇着親友家有這宗事情出來。究竟送甚麼禮物的好。我看還是去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作禮物罷。



小愛國情因

(藏園)



宣城縉紳郭秋鱸。曾仕清室。皖省巡撫。革創而後。家居娛老子。二長曰欽澤。次曰欽光。女一曰慧儂。郭雖故朝遺老。固非頑執不化者。二子稍習詩書。即令入邑之中學校。鎔新舊學於一爐。俾得自展其天能。即慧儂亦天足長裙。翩翩然女學生也。宣城風氣稍閉。戚友多私議其非。謂郭之神經太靈敏。郭聞之殊不介意。欽澤既卒業。郭更慷慨解囊。令之東渡。欽光較其兄尤慧於科學。能神會成績。每試必上人。欽澤東渡之第二年。光亦竟其所學矣。

我國青年習慣中學畢業以後。每徬徨若無所歸。工業乎。法政乎。師範乎。往往不知入何校。為是欽光斯時亦頗費躊躇。詢之父郭言。志在汝。我不妄加干涉。適欽澤有函自海外歸。勸乃弟至京華。擇一高等工業學校預為負笈。歐美計欽光念已於數理化頗富興味。遂立定方鍼。維時炎帝持衡。正各學校招考新生之候。欽光北上之日。其姊慧儂亦以赴試。女校同往。校友包勤華送至車站。月台上話別。勤華與欽光亦社友也。平時胸襟磊落。互相切磋。學術絕無其他情愫。參雜乎其間。惟是時遠別不無依依。慧儂笑曰。吾輩固夙號為大方者。奈何亦作尋常兒女態。欽光曰。行耳。華妹此行約旬日內即歸矣。惟得錄取與否。吾殊惴惴。勤華曰。以兄之才。定邀高選。即慧姊亦當出人頭地也。言甫畢。汽笛鳴矣。欽光偕慧儂上車去。

勤華亭立痴望風傳耳際似聞有幸如妹言一語也因悵悵歸其孀母吳氏詢曰郭家姑此行何往勤華以赴京試對吳氏曰現在民國亦有女狀元頭銜耶勤華笑曰母科舉既廢學子之頭銜亦革矣今人以爲榮者謂之博士吳氏曰汝他日亦思得女博士頭銜耶勤華曰兒明年卒業後擬仍與慧姊姊同學惟不忍舍阿母去吳氏曰包氏不幸汝父早世吾亦不德僅得汝伴淒涼之晨昏設汝遠出吾亦弗忍矧包氏宗脈祇有汝一塊肉汝雖巾幗吾恆姑作鬚眉觀故拋針繡而學詩書吾未嘗少禁一以愛汝之深一更有其他之私衷在蓋俾汝得養成一女學士他日好贄一東牀婿也茲汝年長矣其亦有意乎勤華聞語垂首至臆默不一言吳氏曰郭家老二一好少年聞汝與渠性情頗洽吾常私詢慧姑問汝二人亦有雜念否慧姑力爲汝表女兒清白無論文明世界講貞操不講貞操終是一緊要事故吾頗爲汝喜然汝之與渠洵屬天然佳耦會當倩月老爲汝二人綴成之不知汝意云何勤華起曰母言極是惟兒之與郭家老二並無雜念茲敢於母前掬示肺腑至婚姻問題既承母詢及兒意兒自應竭誠以對卽欽光之道德學問實有令人傾倒者此去定得錄取將來前程不可限量兒得追隨唱伉儷誦誠屬畢生幸福吳氏微笑勤華遂退自是長夏無聊日必購滬報數種檢閱各學校錄取新生案冀睹郭氏姊弟之名久久無所睹心甚煩躁一夕在某友家茶話友曰姊之至友錄取天津某女校矣華不信友出報紙以示華視之果然再閱他處欽光之名亦在焉惟其校則北京大學也華殊以爲異顧其方寸稍稍寧矣閱數日郭氏姊弟相携歸家人得消息咸喜華詢慧何不考北京女子高師慧言因落第改校故歸較遲也茲權棲身俟明年再整旗鼓不達目的不止華曰聞姊茲所適校成績和名譽均佳姊勿執固徒費一年光陰也

慧嘆曰。以我國幅員如此之大。女子高校僅此少數。教育前途何堪設想。華亦嘆曰。卽各地之女子中學校。亦泰半私立。政府之輕視女子教育。可知矣。因相與唏噓不已。而華曰。我殊爲光哥慶得校。慧曰。然以渠之志。他日當有所深造。華私以前日母言告。且曰。儂意此事須暫擱。彼固志在前途。儂亦不欲作春閨之少婦。且思與姊姊同校去。他日有媒灼至。姊家姊當以此意白諸伯父母。慧笑點頭。未幾。吳氏果遣人至慧家。爲乃弟撮合。山郭早得女意。因語來人。此時僅可循俗下聘禮。至合。香須俟其子卒業京校後。云媒告吳氏。吳氏允焉。然實非其所願。

是年夏。欽澤未歸。光長日失一學問。磋切之。兄殊覺寡歡。舍與一二知己。流連名勝。消暑外。家居與慧儂勤華。閒讀茶烟一縷。盈室香清。窗外蕉葉數張。招涼風至。吹人體甚爽。欽光最喜談科學。談時每手舞足蹈。雖至汗流不顧也。其後禮聘一對小夫妻。猶時時謀面。惟必有慧儂在。噫。情緒雖濃。而曾不少駐之。暑假光陰。又倏然背人而逝。秋風颯颯。吹征人上道矣。慧光姊弟別父母。父母均加景勉。珍重之詞。殊不甚。感覺離別之苦。願一至車站。月台於人影擾擾中。見勤華盈盈而立。慘然不語也。欲魂消回思。前者小別。僅數旬耳。今者又賦長征矣。人非木石。烏能無情。欽光故作笑容曰。妹又作此態矣。勤華低聲曰。儂亦不知其所以然也。願徒作態。亦何益。妹敢本臨別贈言之旨。妄以數語爲兄告。欽光亦低聲曰。華妹。我正思妹貽我一二蘭言也。華曰。儂之語極簡單。卽甚願哥哥此去胸中貯二種思念。一爲我大中華民國。一卽妹。……耳。欽光曰。謹受教。華又曰。哥哥抑見夫彼處之五色國旗乎。飄搖於淒風淡日之中。乃至黯然而無色。哥而有志其光輝之。又見夫此地之熙擾勞民乎。囚囿於階級地獄之中。乃至酸楚可憐。哥

而。有。志。其。鋤。平。之。若。舶。來。品。物。之。宜。抵。制。國。語。教。育。之。宜。提。倡。凡。哥。哥。精。神。上。所。能。顧。到。者。皆。當。爲。念。故。胸。中。宜。貯。有。國。家。也。至。于。妹。又。何。以。以。未。婚。妻。之。資。格。欲。置。哥。之。思。念。中。乎。思。之。重。思。之。蓋。亦。自。有。故。在。夫。妹。雖。非。舊。閨。閣。之。女。子。不。幸。而。嚴。慈。早。傷。見。背。遂。致。流。離。失。學。所。謂。念。者。請。但。以。妹。失。學。爲。念。若。得。援。與。慧。姊。姊。同。學。者。於。願。足。矣。欽。光。頓。聲。曰。妹。言。吾。誌。之。矣。吾。留。妹。無。他。語。不。外。努。力。向。學。耳。華。點。首。又。顧。慧。儂。曰。姊。願。姊。去。不。忘。故。人。時。時。惠。我。以。消。息。也。慧。笑。曰。妹。妹。何。過。慮。儂。非。惜。墨。如。金。者。何。致。吝。修。魚。簡。至。妹。家。居。雖。失。儂。然。校。中。尙。有。三。五。知。己。在。又。何。愁。寂。寞。卽。云。寂。寞。亦。不。過。一。年。間。事。耳。尙。希。妹。且。靜。守。欽。光。出。時。計。以。視。華。問。何。時。欽。光。黯。然。曰。至。矣。華。伸。手。與。光。一。握。卽。携。行。李。登。車。慧。猶。與。略。話。始。別。著。者。曰。過。而。莫。留。者。光。陰。也。然。同。一。光。陰。閒。者。處。之。則。嫌。長。勞。者。處。之。則。覺。短。光。慧。入。學。而。後。均。極。所。夕。攻。讀。之。苦。或。以。過。勞。傷。腦。勸。慧。稍。稍。應。光。弗。顧。也。故。是。年。寒。假。慧。返。而。光。猶。留。都。風。雪。聲。中。華。與。慧。得。剪。西。窗。之。燭。其。樂。何。如。惟。話。及。光。苦。讀。事。華。亦。頗。不。謂。然。因。修。書。促。之。返。光。覆。函。乃。以。往。返。徒。勞。辭。且。謂。身。可。千。日。逸。而。學。不。可。一。時。一。分。失。也。華。雖。佩。其。言。然。終。謂。學。者。得。暇。不。妨。稍。稍。遊。息。否。則。仍。不。免。書。歎。子。之。謂。慧。亦。嘗。嘆。曰。我。國。今。日。之。青。年。有。一。絕。大。之。病。卽。勤。者。過。度。逸。者。每。苦。不。及。華。因。據。西。人。所。謂。當。讀。則。讀。當。嬉。則。嬉。之。理。與。光。宣。筆。頭。之。戰。往。來。凡。十。餘。次。而。大。好。之。假。期。又。不。我。待。矣。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勤。華。嘗。試。第。三。番。別。離。滋。味。漸。覺。漠。然。且。屈。指。計。暑。假。假。期。僅。半。載。矣。自。是。在。校。頗。用。功。深。恐。蹈。慧。儂。之。轍。未。幾。春。假。又。逝。矣。華。乃。商。諸。母。吳。氏。吳。氏。曰。汝。業。爲。郭。氏。婦。矣。婦。道。在。治。內。卽。須。識。字。亦。不。過。柴。米。油。鹽。之。瑣。記。汝。今。旣。能。此。且。善。西。文。矣。又。何。必。奔。馳。萬。里。外。在。母。旣。費。賞。在。汝。亦。殊。不。值。得。



貧學得滿腹文章。又何用母意。不如儲此求學資。留他日作嫁衣裳也。語既目華微笑。華曰。母言極是。惟今之世界。非昔之世界。比生活之程度。日漸高。女子決不可依男子爲飼養人。而自待如奴隸。如玩弄品。吳氏曰。然則如何。華曰。是在經濟獨立耳。吳氏拂然曰。吾素愛汝。故當日上學。不汝禁。今汝乃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竟思棄母遠去。何謂玩弄品。何謂經濟獨立。吾殊不解。汝乃以此等不入耳之名詞。欺人。究何心耶。吾自是亦不欲過問。汝欲自由。亦惟任汝自由耳。言畢。遂起入內。華睹狀。幾失聲哭。終忍痛相隨。哀懇再三。吳氏始少釋怒。自是華乃不敢言及。然不達目的。殊鬱悶。不可以終日。後復深思遠慮。窮盡心計。始獲美全之策。得阿母一諾。且吳氏與約。他日無論考取何校。當遷家以隨。庶母固不致寂寥。汝亦可免羈旅之感也。

入夏矣。一綠陰如幕之女學校操場上。有三五女生。携手散步於碧樹叢裏。甲曰。妹昨宵閱報紙。亦見吾學界轟轟烈烈之驚人絕舉否。乙曰。然誠見之。此一場火燒銅雀棒打金剛之愛國新劇。誠令吾四萬萬國民心快。彼首發其端者。洵不愧爲吾學界中之偉人。丙曰。否否。國民之心快矣。其奈袞袞諸公。何近日三十餘子之逮捕。是正政府之反動力也。乙曰。此三十餘子不死則已。死當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爭後先。日月之光。丙曰。據今日報紙所載。已弱一個矣。甲曰。信耶。可惜。可惜。犧牲者何人。耶。丙曰。其名似與吾校上屆畢業生郭慧儂女士之弟之名相彷彿。甲驚曰。郭欽光耶。渠今方肄業京師大學校也。丙曰。是矣。是矣。當卽其人。甲益驚曰。報紙何在。希昇我一閱。於是此三五女學生。遂瞥然入室。著者曰。甲何人。勤華也。丙若乙何人。華之校友也。華得欽光死耗後。一時如在夢中。歸家苦思。思光多血性。是必渠所爲。忽拍

案曰天下捨欽光外還有幾個欽光耶事果渠爲亦殊值得然華亦無甚主張惟倩女僕探郭氏消息均云無所驚動閱日慧儂忽自津歸行色倉皇亟報堂上以二弟死耗郭若妻均哭之慟且詢慧何不先赴京携柩歸慧曰昨得其友報謂已斂就俟家人來領云華來衆益哭吳氏聞耗亦洒龍鍾數點淚華歸携行李與郭家人同赴京奠未婚夫喪臨行吳氏牽衣痛哭華轉洒然若無事既抵京都則欽光之屍已爲其家人領去衆咸驚怪不知其所以然遍訪欽光亦不知所在其同學且咸謂無是人於是衆乃益奇登報徵訪數日始有知者來告曰死者之烈士欽光另一人也翁家少郎舊名欽光惟夔校改名清洛故知者絕鮮當日火燒棒打之時渠在內亦屬健將惟自坐獄既縱以後迄今不知何往矣翁等請歸郭君當無意外之變衆殊不自信惟已轉憂爲喜喜欽光雖失踪固猶在人間也越日有僕自家中追蹤至謂二少爺有書歸不知內作何語特趨呈主人閱言畢出函畀郭郭亟拆視之衆亦同觀書僅寥寥數語大致謂國事蝴蝶不可爲矣鐵窗之味既嘗愛國之熱誠猶熾此行赴日歸不歸尙不可知也郭閱畢殊無主張慧亟電欽澤如遇二弟請力禁其妄動遂偕雙親及勤華歸

維時學潮澎湃轟動東亞中日之感情大壞留東學生頗受日人箝制稍抗卽被毒打欽光一抵東京消息早傳入耳赴兄處談國內情狀澤亦怒髮冲冠痛罵國賊並告光前日日人有碎我國旗舉動并傷數人正奄奄一息云光蹬足曰曩日慧妹指語我不過黯淡無色今乃任外人粉碎耶可恥可恥言畢怒不可遏欲往視傷人澤搖手謂日人不許見光一躍而去澤適接慧儂電袖而逐之已不及矣光竟以出軌行動被日警拘入黑獄澤既知設法營救皆無效不覺大急又不敢告家人且設詞以平安報閱數日躑

獨馬路間忽見韓人叢於一處其中有支那人音講亡國慘史及日人橫暴諸行爲澤近前視之乃一女士貌既依稀相識語又略帶鄉音甫欲有問遽爲日警捕逮去韓人刹時鳥獸散多有被毆者澤徒爲竊竊不平且念彼女士胡隻身異地冒此險舉此去正不知作何狀也閱者誌之女士非他卽勤華也勤華既知光赴日一時熱潮澎湃忽萌奇念請於慧儂亦欲赴日去慧言於雙親不許華殊憤憤其後於車馬易轍之時卽不告而去其來此也早惹日人注意華初涉異境不諳顧忌既探欽光不得遂以演講而入囹圄不謂大合之巧竟與欽光同在一獄中在日人之意以爲同是華人正不妨一律以牛馬相待而拘之於一牢中也初不料一載別離之未婚小夫妻適藉此作楚囚之對泣初獄暗不見天日僅漏一線光華得以窺光睹其敝衣垢面乃類火鑪畔之打鐵鬼始猶不信爲光恐誤認貽笑柄繼聞其與同伴作慷慨之悲壯語乃認之確實便淚如雨下前握其手而嗚咽光識之奪臂怒曰勤華此何地也而汝以未婚妻之資格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哥哥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撐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執地上刑械作欲擊勢華爲辟易數武呼曰光哥哥視儂爲何如人耶性之所激胡竟不容儂畢一言光棄械華乃備述所歷獄中人聞之皆哭以後此一對未婚小夫妻在獄中度黑暗之生活人非冷血孰能耐此而日人時時來探作諷刺之語益令人難堪鬱鬱不可以片刻耐他日欽澤得賂吏一來窺言我使已嚴向日人交涉不日當有水落石出之消息希少耐守光點首介見勤華澤驚曰前日立馬路指天劃地演亡國史者卽女士耶遂嘆息去同伴嘆曰強國與弱國之外交有強權無公理此番交涉卽成哥輩得脫離此黑暗世界國體上之損失已不少矣越三日澤引光與慧出不敢少

勾。留。卽。返。祖。國。光。過。京。師。同。學。問。清。洛。何。往。光。實。陳。衆。開。歡。迎。大。會。並。送。之。歸。故。鄉。云。

著者按此事實係友人江魯民告我者當時曾編爲愛國新劇由揚州學生聯合會籌款排演感化社會頗不少。

情

因

八

小說事 災民淚

(墨 隱)

俗語說道。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年南北未能統一。南方滇桂。北方直皖。先自交訖起來。兵兵兵。打得落花流水一般。南方的兵禍。現在正鬧得利害。北方兵革。方才銷收。果然連着鬧起災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的旱象。爲從來所未有。恰巧應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那句說話。現在京津滬漢一帶。籌辦賑濟。好不忙碌。在下受着公家的使命。查勘山東災况。到德州住了一個星期。又到臨清館陶等地方。勸諭幾天。見着許多慘苦的情形。把在下的酒肉腦袋。着實教訓一番。現在寫了起來。給我豐衣足食的同胞看看。——募捐啓呢。——乞賑書呢。——算是爲數百萬哀鴻請命罷。

德州是在津浦路線內。水道又有運河。論理水陸交通便利。地方應當富庶。市面應當興旺。但按之實際。却大不然。——德州在前清時候。是個直隸州。民國成立。改州爲縣。因爲西門外地方有座兵工廠。直隸兩省靠着製造殺人利器。因此德州便成軍事上的重要地點。北方無事。則已有事。則德州是必爭之地。這回直皖爭兵邊防。第二師和直軍第五混成旅。在德州交綏幾次。敗退的軍隊。大搶大掠。離開德州十多里的桑園地方。本來市面比州城熱鬧。這番竟挨戶被搶搜得。大光大吉。德州城裏的市面。本只城南一條街道。有幾十家店舖。八爺們知道沒有什麼出息。倒也不甚注意。所以和桑園比較起來。還覺倣倣哩。在下爲着調查荒災。前去却不料最先見的。完全是兵災情況。在下住的那家旅店。是叫萬通客棧。這個客棧在德州地方。算是頭等老招牌。離開火車站。約有半里光景。在下到北京。到天津。到漢口。到上海。見着的旅館。總是高樓大廈。雖然知道德州不能和以上各地方等量齊觀。却以爲既在幹路線上。必有一

二家好客店那料盡是破屋數間土階三級呢萬通是德州客店的頭兒在下先把萬通談談德州的房屋除了孔老二的怪廟和兵工廠火車站之外簡直再沒有磚瓦的什麼臨清關監督衙門縣知事署第五混成旅司令部也是泥墻土頂官署如此民房可知所以客店沒有一家不是泥屋在下初到萬通見那情景非常駭詫（其實並沒什麼詫異却是在下少見多怪）狠矮狠髒的屋子約有十多間承塵本來是蘆蓆做的七穿八孔的吊下來有幾間直同開了天窗一般黃泥的牆壁醜醜到十分壁上的小孔好比蜂窠一般下面是七高八低的土地地上除一張土坑之外放着又破又舊的檯橙十多間屋子間間是如此佈置好比兵式體操步伐十分齊整所不同的有的有門有的連門也沒有就是有的張冠李戴也不適用窗戶呢豎起幾根直樁連「浪布」「粉紙」也沒糊着在下無可如何也不用揀擇就在一間裏卸了行裝却是這十多間屋子倒有一大半有人住着住的有何等樣的人呢可不是灰老鼠麼院子裏憧憧往來的完全就是此輩到了晚上那樣淒涼寂寞的情景竟非言語所能形容在下默嘆道如此荒涼不是到了鬼墟麼當下居停見在下衣冠齊楚是個體面客人便來周旋在下問起這樣破敗的緣故居停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叫做天災人禍交相侵逼今年旱亢不雨荒到如此地步平地裏又鬧起兵火來一月之前這裏不是砲火場麼當地的客店都做了兵房居民呢逃的逃躲的躲事定歸來屋子已被八爺們糟踐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壁上的小孔不是彈洞麼俗語說道禍不單行德州的百姓真是可憐到極步了在下聽了這話不免和着居停也歎息一回

隔了一天在下到城裏去訪縣長縣長姓林是武城縣調過來的在下請他派一名幹役用做鄉導到四

鄉去調查。這個地方。向來出產的是小米。芝麻。芋米。等物。現在雖不赤地千里。却什有八九是荒着田。裏綠青青的。不是西瓜。便是大菜。糧食是完全沒有收成。一天在下在橋口地方見停着一大船的難民。因爲這是我的職務。所在便上船查詢。那些難民。男的跣足赤膊。女的被髮露踝。個個面有菜色。在下便和一位老者談天。老者道。我們都是臨清一帶的人。平時靠住幾畝田。要養活全家。這回荒了。起初典賣。賣去糶米。糧衣服器具。完了。便賣牲口。牲口又完了。更賣人口。人口起初還可多賣幾個錢。現在是只有出賣的人。沒有收買的人。連那賣處都沒有了。像我家裏原有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大兒子眼見這麼落難情形。挨不過去。便尋了短見。媳婦跟人別嫁。換着幾吊錢。（京以百文爲吊。魯以五百文爲吊）不上半月。又用完了。我和小兒子沒得法。想便跟着他們去逃荒。想往京津一行。哩。像我這等人。家雖說貧苦。平時却不憂凍餒。天倫樂敘。總算是快活。百姓現在弄得家破人散。好不悽慘。說罷。淚皆瑩然。指着坐在旁邊甲板上的。一位少年。又道。這便是我那小兒。前路茫茫。朝不保夕。恐怕這形影相依的爺兒。也會少離多哩。說到這裏。便忍不住的。吊下淚來。在下摸着身邊零錢。有一元數毛。便走上岸去。喚着賣大餅的。問明價錢。知道每斤一百二十文。每個餅有三斤多重。他担上統有七個餅。在下便全數買了。給那老者兩個。其餘的五個。就和闔船之人。結了一個大緣。他們的歡天喜地。自然不消說了。

一天。在下雇着騾車。到臨清去踏勘。臨清地方。離開德州有二天路程。陸路比水路快。所以我從陸路前往。半路上。騾子餒了。便在一家門前停下。只見裏面走出一位老婦。年可六十歲上下。看在下。停車在他家門外。以爲是到他家去的。便道。客官請進。是從那裏來的。在外看那老婦。衣衫破碎。愁眉層疊。正是三



分像人七分像鬼門外沒有坐處。既然下了車來，也便跟他進去了。到了裏面，這種醜情形，自不消說也。不用空費筆墨，却有一件事是極可憐的。在下見他院子裏晒着一院的大菜和淮葉，起初以為他是當做柴薪的。後來仔細一想，燃料當用枝幹為什麼？用葉子呢？況且大菜不是燃料，又何以同晒在一起？若說是晒乾着做鹽菜呢，又從來沒有聽見醃淮葉的。想了一回，便指着問老婦道：「這個用着做什麼呢？」老婦道：「今年田荒了，可憐我們沒有糧喫，就把這個來活命。淮葉是到處可自由採拾，晒乾之後磨成粉，但淮葉味苦，所以拾幾顆菜雜在裏面成粉之後，用十分之一的粗麵和九分的葉子粉團做成餅，蒸熟而食。這種葉子餅，既糙且苦，實在不易下咽哩。但是現在還有一分麵料在裏面，以後恐怕連這區區也不可得了。倘使長此鬧荒，還恐淮樹也有禿頂的一天。說罷，那淚珠兒便簌簌落下。在下問他買了兩個葉子餅給他，兩個銀圓他轉憂為喜，喚了幾十遍佛號，在下懷着兩個餅子大踏步的向外便走，把這餅子留着做紀念了。」

臨清是頭等災區，德州列在二等，所以臨清災象比德州更重。究竟如何重法，也沒有什麼特異之處。總之赤地千里，深入不毛，這八個字足以盡之。館陶呢？本小是個縣，却是湖北王的豐沛故邑。那裏的災况比臨清德州兩處可好些。我有位朋友在館陶稅卡的對面，道：「每天過路的難民船，至少七八隻，風餐雪虐，十日三餐，十個裏頭至少三個有病，有病的聽其死，活死了沒有棺殮，便沿路拋棄地方官奈何他們不得，見着只有瘞埋的一法。但總有見不到的，臭氣薰蒸，恐不免鬧成時疫哩。在下道：「還有一層哩，秋風且起，北地早寒，這時候是餓着轉眼還要凍着，那可更悽慘了。說罷彼此歎息一番，在下回來是從水路走的，沿路看見的難民船，果然一如我那朋友所說。」

## 社 會 短 篇 傳 家 之 寶

(雙 熱)

王根福是個種田的。老人年紀六十多歲了。他一口氣種了四十多年的田。背也駝了。他的皮膚。一年一年被太陽烤得烏油黑。測測他種田。在一把鋤頭上面。苦苦下了血汗工夫。筋肉被連動力所牽掣。左右兩個肩頭。變得一高一低的。腰也挫了。背也彎了。背上的脊骨。一顆一顆。栗也似。暴了出來。臂上。腿。上筋兒。一根根粗得。可怕他生平使用的一把鋤頭。本是一塊頑鐵。歷被泥兒。草兒。磨擦得。雪也似。亮。那鋤柄。是一根樹心做的。性質非常的堅實。王根福和這個柄行了四十多年的握手禮。每次握了一回。手定要吐却一些口沫。把兩手搓了一搓。又把鋤頭的柄。緊緊握住。所以那鋤頭的柄。柔滑非凡。根福握那鋤柄。都有一定的地位。不差分寸。看那柄。竟然凹凹的。現出兩個手印來。你想堅實的樹心。被根福的握力。握出兩個手印。他四十多年的血汗工夫。可見一斑了。這個老農。雖然年紀大了一頓。還吃得四五大碗飯。還下得田。做得工。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大郎。小的叫二郎。兄弟倆身強力壯。從小。有他老子根福。把種田的渾身本領。把一肚皮關於種田的萬寶全書。都傳授了。太郎二郎。很親愛也很孝順。見老子娘都老了一個。還是相幫著兒子種田。一個還是沒早晚。勤勤懇懇的紡紗織布。兄弟倆幾次三番勸阻道。老人家莫要操勞罷。兒子大了。種得田。成弄得飯吃。老人家不用操心。儘可以吃碗安逸飯哩。他老子道。安逸飯嗎。此刻還不大好吃呢。你們倆都不會討親。你的小妹妹。又沒有夫家。將來娶咧嫁咧。這個本錢都沒有呢。要不是勤勤儉儉。各做各的生活。那里積蓄得這筆本錢呢。況且老夫婦倆。也該自己弄些本錢。一旦死了。也教你們倆減輕一點兒負擔。所以爲人在世。沒老少。安逸飯。是一天也吃不得呢。他娘。

正坐在布機上面織布聽了丈夫一番說話委實不錯手裏一個梭子益發拋得起勁了。那個時候大郎二十一歲二郎一十九歲小妹子小名叫做三妹一十五歲自然也有三親六友來替根福子女們做媒說親。根福不問別的只問人家的子女有沒有吃飯的本錢。甚麼叫做吃飯本錢呢。根福要言不煩道。男的種得田耐得苦女的赤得腳織得布這個便是吃飯的本錢。後來總算如願以償。兒子娶得兩個好媳婦。女兒嫁得一個好女婿。原來根福成家得遲了。得子又很遲。所以等到兒婚女嫁。願了向平時。根福夫婦倆年紀已經很高了。委實做不動了。但是到底不肯坐吃。夫婦倆兀自做些輕鬆一點的生活。不吃兒子媳婦一口現成安逸飯。一年根福老夫婦倆雙雙都是七十歲。他的兒子大郎二郎居然也替老子娘慶一天壽。可是農人慶壽不值富貴人家一笑。不過宰個雞殺口豬。河裏捉些魚。開一鬢家釀的白酒。備一個體己家筵。請幾個親朋鄰舍吃碗麵吃杯酒吃頓飯。就算了一天。老夫婦倆總算停了一天。陪着客人有說有笑。根福的親戚根福的朋友根福的鄰舍沒一個不是靠着種田吃飯的。他們那田也有自種自吃的。也有種的是業主的田。檢好的還了租。賤些歹的自己吃。也有自己沒田可種。做人家的雇工的。這個王根福呢。田倒有十二三畝。只大半是個租田。自田不過四畝。有零罷了。做生日這天。王根福和幾個種田同志。有一搭沒一搭的吃酒談笑。一個姓毛名藝觀的呷口白酒。綳了一綳眉頭道。根福哥你夫婦倆真好。福氣田裏收成好。新米吃。賒有餘。做得好。白酒。根福道。不錯。這一點點福氣。一半是天賜的一半。是人的勤力換來的。可知人出一分力。便得一分福利。專靠老天是不行的。我們種田的。要是懶怠下來。那麼就算老天好意照顧你。年年雨順風調。也不見得稻咧麥咧豆咧棉咧會得不種。自生不養。

自長。這個必要使用一分人力。纔有一分收成。使用十分人力。纔有十分收成。所以我們種田的。不怕天變。只怕人變。不怕年荒。只怕人荒。甚麼風災。咧。水災。咧。旱災。咧。蟲災。咧。只要農人儘命的出力。事前預防。事後趕救。多少總有一點收成。要是人力懶怠了。那麼田裏的收成。這一年該十成的。只得五成。那一年該五成的。只得一成半。成這個就叫人變。也就叫做人荒哩。毛藝觀連連點頭道。根福哥。你的話兒。一些不錯。真是金玉良言。種田人。一身的氣力。便是無價之寶。一個叫做許阿狗的。拍着手兒笑道。世間真個有甚麼無價之寶呢。我的媳婦巧觀。你們也認得。他現在不是在城裏一個大戶人家做奶媽嗎。他第一次回來說。這個大戶人家。家裏藏着許多金珠寶貝。老太太房裏一個花瓶。說是家傳的無價之寶。瓶的名字。我可忘記了。他第二次回來說。那家傳的寶瓶。被老太太的小兒子。三少爺賭錢輸急了。一夜連同許多珍寶。拿出去變賣了。老太太鎮鎮氣了一天。說家裏有了你這個敗家精。連傳家之寶也丟了。根福放下酒杯。歎了一口氣。道。金咧。銀咧。珠咧。玉咧。七古八古的。甚麼骨董。咧。田咧。地咧。房屋咧。這個在我看來。那里算得是傳家之寶。莫說別的就是我幾十年來種的八畝有零的租田。這個不也是城裏大戶人家傳家的一寶嗎。可是自我一口氣種了四十多年以來。這幾畝田的業主。前前後後已經張三李四。五王六換了四個。第一個業主。一起有良田千幾百畝。我每年做了好米。自去還租。不上十多年。業主田都賣光了。也並不曾招惹甚麼破產的橫禍。不過浪吃浪用。不做事罷了。這個叫做坐吃山空。第二個業主。渾號叫做陳老虎。可憐他做了兒孫的牛馬。窮兇極惡。弄錢掙了許多田產。傳與他的兒子。他兒子一陣嫖。兩陣賭。把遺產弄得精光。我還不上十年租田。又換了個業主了。第三個業主。好大家私。姓的是禾

旁程有名的程百萬。他一共有四個兒子。也有好的。也有歹的。老子死了。四個兒子就在死人旁邊爭起遺產。來哭打罵。都有我這幾畝租田。不幸落在不成家的三少爺手裏。不多幾年。田又移轉。我又到別家去還租了。現在這個業主父子倆都很經紀。只是那個孫少爺年紀不過一十七歲。穿咧吃咧。很會用錢。聽他的用人說。已經在花柳場中。抽上幾口烏煙了。將來多分是個敗家精。那麼我這幾畝租田。說不定隔了幾年。又要換個業主呢。所以金銀珠玉。田房屋產。這個都不是傅家之寶。簡直是敗家的禍胎。許阿狗聽了王根福一番說話。連連點頭道。不錯。田房屋產。果然不是傅家之寶。沒說城裏的大戶人家。遺傳的產業。越多。越是敗得七零八落。就是我們這個村裏的長毛湯七夫妻。倆辛辛苦苦從幾分田種起。掙了幾十年。居然有了二十多畝飯米田。眼睛一閉。兒子福氣。你看那小長毛湯炳炳。坐擁着遺傳產業。由他耀武揚威。面孔癩蝦蟆似的。居然學起城裏大戶人家的打扮來。四季衣衫十分考究。單的夾的。棉的皮的。穿得七花八花。家裏居然也用起了頭媽子。來炳炳的老婆。炳炳的妹子。居然大模大樣。做他的奶奶。小姐。腳兒裏得小小的。打扮得妖精一般。塗脂抹粉。插金戴銀。鎮日價吃飯睡覺。行行坐坐。說說笑笑。一些正經也不幹。男的把長毛湯七一柄起家發跡的鋤頭。擱在壁腳根。也不正眼瞧一瞧。女的把湯七娘子。有生有發的紡車。布機。塞往柴堆裏去。可是男也坐吃。女也坐吃。田裏的事情。專靠幾個當工。弄去做工。勤也罷。惰也罷。收成好也罷。歹也罷。那個小長毛炳炳。少爺。只不問信。我們冷眼看得清楚。但見那些當工有的掛個名。偷懶不做事。有的等田種得稻熟了。黑夜裏把來收了。檢好的分贓似的。先往自己家裏送。如今三頭牛已被當工偷賣去。一頭湯炳炳。可還不會曉得這個湯炳炳。倒是一個敗家。

之寶哩。我看他不把家傳的寶田弄得一塌胡塗。我這個許字便顛倒寫給你們看。（鄉下人賭東道不日我不姓某便曰某字顛倒寫）毛藝觀道：照此看來，家中有了傳家之寶，後代易為敗家之精，能夠一代一代養得好子孫，這纔是傳家之寶。我們種田人能夠把種田法門傳與子孫，子孫能夠承受這個種田衣鉢，這個便是傳家之寶。做書的寫到這兒不免插入一段議論道：誰沒有傳家之寶呢？誰能一輩子保守他的傳家之寶呢？大而言之，千古帝王他那一顆玉璽可算是個傳家之寶了。然而王帝帝虎鬪龍爭，自從帝制創始以來，這個做了那個奪去，那個做了又被別個奪去，被異姓異族奪去也罷了。甚至於子與父爭，兄和弟奪，奪來奪去，奪個不休，到如今索性把帝制推翻了。那顆玉璽這國傳到那國，這家傳到那家，這人傳到那人，不是寶貝，正是禍胎。小而言之，功臣的世襲官職，富翁的家私窖藏，都算是傳家之寶了。然而做官的子孫，富翁的後裔，流為盜賊乞丐的，都有稀什麼罕呢？又譬如軍人一枝槍，文人一枝筆，工人一身長技，商人一把算盤，那一樁不是傳家之寶呢？然而軍人的子孫未必一個個執得槍，文人的子孫未必一個個提得筆，工人的子孫未必一個個克紹箕裘，商人的子孫未必一個個精心得貨殖，打得如意算盤。所以前頭的人白白遺下傳家之寶，後頭的人往往不曉得寶，其所寶不曉得寶，其所寶這就糟了。況且同樣是個傳家之寶，也有積極和消極的分別。譬如金銀珠玉田房屋產，咧這是消極傳的家之寶，這寶越多，家業越敗得快。因為承受傳家之寶的後頭人，靠着前頭人的餘蔭，以為金穴銅山，有恃無恐，便胡裏胡塗放心托膽，只管游手坐吃，所以他那家產來得現成的，去得也容易。譬如軍人一枝槍，文人一枝筆，這是積極的傳家之寶，後頭的人能夠承受，能夠保守，這就好了。能夠

強。齋。勝。祖。能。夠。加。等。出。色。這。更。好。了。若。是。不。然。那。麼。傳。家。之。寶。也。休。了。毛。藝。觀。的。說。話。真。不。錯。哩。『能。夠。一。代。一。代。養。得。好。子。孫。這。纔。是。傳。家。之。寶。』

如。今。且。說。王。根。福。的。娘。子。活。到。七。十。二。歲。壽。數。已。終。他。臨。死。的。時。候。他。的。丈。夫。他。的。兒。子。他。的。已。經。出。嫁。的。女。兒。他。的。媳。婦。大。郎。娘。子。二。郎。娘。子。都。擠。在。小。小。一。間。房。裏。朝。着。低。低。一。張。牀。頭。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牀。上。踞。着。兒。啼。女。哭。七。亂。八。糟。這。個。垂。死。的。老。婆。婆。卻。微。微。的。一。笑。搖。搖。頭。兒。意。思。要。止。住。大。家。休。哭。嘴。唇。撇。撇。的。又。似。乎。要。說。甚。麼。於。是。一。屋。子。的。人。果。然。嚇。住。了。只。淌。着。淚。兒。不。再。啼。哭。房。裏。一。時。寂。靜。根。福。娘。子。抖。抖。戰。戰。地。伸。出。一。隻。皺。皮。瘦。骨。的。手。來。眼。看。着。兩。個。媳。婦。把。手。招。了。一。招。兩。個。媳。婦。便。都。靠。牀。俯。着。半。身。低。頭。叫。喚。婆。婆。靜。聽。分。付。只。聽。他。婆。婆。喘。着。氣。兒。道。你。們。兩。個。都。是。好。媳。婦。幫。得。丈。夫。做。得。生。活。可。是。我。死。在。臨。頭。再。也。不。能。幫。你。兩。一。點。兒。忙。了。你。兩。好。媳。婦。我。並。沒。別。的。一。絲。一。寸。傳。與。你。們。單。有。一。座。布。機。兩。把。紡。車。大。小。三。個。梭。子。四。十。六。個。漿。紗。竹。筒。把。來。傳。與。你。兩。這。個。要。算。是。我。的。傳。家。之。寶。了。你。兩。往。後。可。以。公。同。使。用。你。兩。有。了。這。幾。棒。吃。飯。傢。伙。無。論。如。何。不。怕。凍。死。餓。死。……根。福。娘。子。說。到。這。一。句。瞧。見。兩。個。媳。婦。的。眼。淚。一。陣。緊。似。一。陣。不。覺。心。裏。一。軟。喉。兒。一。梗。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這。天。根。福。娘。子。氣。兒。一。咽。便。丟。下。了。一。行。骨。肉。並。丟。下。了。他。那。幾。件。傳。家。之。寶。死。了。他。兩。個。媳。婦。真。好。把。婆。婆。平。時。穿。的。幾。套。衣。服。嫁。時。插。戴。的。幾。件。白。銀。首。飾。一。起。交。給。死。婆。婆。帶。入。棺。材。裏。去。卻。把。那。紡。車。咧。布。機。咧。梭。子。咧。漿。紗。竹。筒。咧。當。真。看。做。傳。家。之。寶。覺。得。比。那。大。戶。人。家。的。金。銀。珠。玉。寶。貴。得。多。了。妯。娒。兩。當。着。農。忙。的。時。候。也。去。赤。腳。下。田。湊。個。手。腳。水。也。車。得。糞。也。擔。得。船。也。搖。得。太。陽。也。晒。得。風。雨。也。受。得。就。是。閒。



空。的。時。候。兩。個。一。天。也。不。坐。吃。你。紡。紗。我。織。布。手。裏。拿。着。梭。子。或。是。搖。着。紡。車。便。要。想。起。已。經。去。世。的。婆。婆。辛。苦。紡。織。了。一。世。也。只。辦。得。一。家。溫。飽。罷。了。能。夠。辦。得。一。家。溫。飽。這。個。便。是。一。家。之。福。妯。娒。倆。和。和。氣。氣。紡。了。紗。織。了。布。拿。出。去。便。賣。得。銅。錢。換。得。米。菜。不。賣。時。也。好。做。衣。袴。鞋。襪。可。是。紡。車。和。布。機。裏。頭。吃。的。也。有。穿。的。也。有。用。的。也。有。只。要。安。排。着。人。工。一。一。在。手。裏。製。造。出。來。那。麼。紡。車。和。布。機。差。不。多。是。個。婦。女。養。生。的。聚。寶。盆。哩。所。以。王。根。福。的。兩。個。媳。婦。每。嘗。左。顧。右。盼。紡。車。越。做。越。有。力。越。想。越。有。趣。越。看。越。覺。得。是。無。價。之。寶。有。時。遇。着。東。鄰。嫂。西。舍。娘。這。個。說。婆。婆。死。了。傳。與。我。幾。十。塊。雪。白。的。現。洋。那。個。說。將。來。我。的。阿。婆。死。了。他。的。一。頭。銀。器。都。是。我。的。了。王。根。福。兩。個。媳。婦。很。驕。傲。的。說。道。這。個。並。不。稀。罕。不。比。我。的。婆。婆。傳。與。我。們。倆。的。紡。車。布。機。梭。子。漿。紗。竹。筒。件。件。都。是。無。價。之。寶。

王。根。福。老。夫。婦。間。的。愛。情。還。是。很。好。的。所。以。他。的。白。髮。老。婆。死。了。他。自。然。非。常。的。悲。切。雖。然。有。孝。順。的。兒。子。媳。婦。百。方。解。勸。一。力。承。歡。王。根。福。沒。晝。沒。夜。聽。得。媳。婦。倆。紡。紗。織。布。的。聲。響。便。要。想。起。去。世。的。白。髮。老。婆。來。只。是。唉。聲。歎。氣。悶。悶。不。樂。不。上。一。年。也。就。眼。睛。一。閉。到。九。泉。之。下。和。他。老。婆。一。塊。兒。另。尋。鬼。趣。去。了。他。自。從。老。婆。死。後。自。己。也。知。道。風。燭。殘。生。不。久。也。要。就。木。肚。裏。很。有。許。多。說。話。說。與。兩。個。兒。子。聽。聽。怕。只。怕。一。朝。生。起。病。來。死。在。旦。夕。心。裏。一。胡。塗。要。說。也。來。不。及。了。所。以。王。根。福。老。早。就。叫。兩。個。兒。子。立。在。面。前。說。道。兒。呀。我。早。晚。怕。要。跟。你。娘。一。塊。兒。去。了。這。個。住。屋。咧。十。多。畝。的。田。地。咧。屋。裏。動。用。的。一。切。傢。伙。咧。田。裏。應。用。的。一。切。器。具。咧。自。然。一。古。腦。兒。都。傳。與。你。倆。了。這。個。呢。也。不。能。不。說。他。是。傳。家。之。寶。屋。子。雖。小。可。以。坐。臥。也。罷。了。田。地。雖。少。可。以。養。家。也。罷。了。屋。子。夠。用。田。地。夠。吃。這。個。便。是。傳。家。之。寶。但。是。最。可。寶。貴。的。

不是屋子也不是田地。卻是種田的許多器具。鋤咧。耙咧。耨咧。犁咧。水車咧。稻牀咧。擔糞的桶兒咧。籬泥的袋兒咧。一件件一樁樁都是種田人的寶貝。也就是我傳與你們的寶貝。這許多種田寶物的中間。最要緊的。是一把鋤頭。你倆奮着渾身氣力。執得一柄鋤頭。自己有田種。固然是好。萬一自己沒田種。種人家的田。也可以到外面去避荒。趕熟種。種客田。也可以總之。鋤頭隨身便是飯碗。鋤頭着地便是黃金。王根福一面說着。一面把自己用的那柄鋤頭取將出來。說道。兒呀。爲父的傳家之寶。惟有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年紀比我大了。還是你的祖父傳給我的。如今我又傳與你們。你看鐵已銷了。好多輕飄飄的。中用是不中用了。不過一把鐵打的鋤頭。弄到這步田地。人的氣力可也用得乏了。如今你倆各有一把新打的鋤頭。我這一柄自然相形見絀。益發不中用了。然而我死之後。我很希望你倆把我這把鋤頭便算是我執着他時。就髣髴聽得鋤頭在那里說話。說道。你倆須要學着你父親吃得苦。出得力。拚命在鋤頭上做上血汗的工夫兒呀。我小時候。力氣小。拿得鋤頭。七上八落。沒幾下。便就吁吁氣喘。有些兒來不得了。我的父親教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那歌你倆也都曾唱。就是那個『鋤頭歌』了。兒呀……根福說到這裏。便把他那鋤頭合着雙手。摩撫一回。不覺垂淚道。鋤頭。鋤頭。如今你也沒氣力。我也沒氣力。從此和你。要分手了。兒呀。如今交付你們。算個傳家之寶罷。

隔不上多時。王根福一朝生病。可是瓜熟蒂落。一病就此不起了。根福臨死的時候。心裏一點也不難過。神思還是很清楚。大約他心裏想想。壽也很高了。兒子又很成家。不比城裏大戶人家。五富六足。面團團的家翁到了。咽氣的當兒。心裏捨不了這個那個。可不知道。大家私子孫能夠保守不能呢。這麼一想。

自然心裏十分委決不下死不瞑目了。王根福快要咽氣了。看着兩個兒子還只微微的笑。低低喚道：「兒呀！你倆哭甚麼呢？可是東鄰教書的王先生說得好說甚麼孝子不改於父之道。兒子的孝不孝不在乎哭不哭哩！你倆快不要哭。我好久不唱那鋤頭歌了。你倆快唱給我聽聽。」大郎二郎心裏一寬道：「老人家滿面春風要我們唱歌。這個不像是死兆哩。於是兩行眼淚立刻收了。果然唱那鋤頭歌道：

綽拉撻綽拉撻（鋤頭聲也）氣力用在臂黃汗流到脚墜得地熟種得田成吃得米白一家老小弗  
餓殺綽拉撻綽拉撻

層倫屯層倫屯（鋤頭聲也）冷雨澆熱背太陽晒滿身地要墾熟泥要爬鬆草要除根秋來巴得好  
收成層倫屯層倫屯

臨死的王根福聽他兩個兒子唱完了歌兒打了個哈哈說了一聲道：「好兒子！休要辜負我這個傳家之寶。」大郎二郎連忙答應着看時他老人家笑容漸斂從此和傳家之寶的一柄鋤頭長別了。

●蘇隱漫錄

(守拙)

孚威將軍吳子玉師長。德望素孚。軍威久著。中外人士。莫不敬之重之。庚申夏初。以久戍湘浦。士卒思歸。遂拔隊回防。途次。曾以五古一章。送登漢上。各報勳人。景已寓慨。淵深。吳將軍之志。趨于此。可覘一斑也。原作如下。一行行重行行。曰歸復曰歸。江南艸木長。衆鳥亦飛飛。憶昔赴戎機。長途雨雪霏。振旅來湘浦。萬里振天威。詎意輦轂下。妖孽亂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斷澠。我今定歸期。天下一戎衣。舳艫聯千里。旌旗蔽四圍。春滿瀟湘路。楊柳正依依。和風送歸鳥。綠艸映晴暉。少年惜春華。勝日鬪芳菲。來路作歸程。風景乃依稀。周公徂山東。憂讒亦畏譏。軍中名將老。江上昔人非。建樹須及時。動靜宜見機。何日摧狂虜。發揚振國威。不問個人瘡。但期天下肥。丈夫貴兼濟。功德乃巍巍。江上送歸舟。風急不停揮。得隨擊楫志。青史有光輝。春日雁北鄉。萬里勳芳徽。鴻漸磐石愿。衍衍不啼飢。止戈以爲武。烽烟思郊圻。同澤復同仇。歸願莫相違。

別裁  
小 說 嗚 呼 我

(碧 梧)

秋深矣。窗外梧桐蕉萃成黃色。風過處簌簌下落。觸階作響。與寒蛩鳴聲相應。和淒切。不忍聞。秋氣肅殺。秋景蕭條。此落拓文人所以興悲秋之感。願我非文人。而身世之侘傺。言之心滋痛。向者每履繁華熱鬧之場。尙觸目皆生愁緒。矧值此深秋節候。衷懷抑鬱。當更何如。雖然我悲之至。反涉禪思。此一樹梧桐。向非綠映小窗。蓬勃有生氣者乎。乃金風既起。葉落枝枯。奄奄垂斃。夫人生窮通否泰。轉瞬間事。耳殆亦可作如是觀也。已是則今之飛黃騰達者。孰能必其久遠。而我之一時困頓。似亦不足深悲。然而我心幽怨。正類寒蛩。終不能已于鳴也。

我生本世胄之家。第祖業已式微。至我父益落薄田數百畝。差足供溫飽。惟年來歲歉。生活復日高。年所入者漸覺左支右絀。時虞不給。于是家人苦而我心亦苦矣。

我之學業。歷初高而中學。畢業時年方十八。理應等而上之。俾得高深學識。奈家人咸不主張。迫我獻身社會。自謀生活。我雖雅不欲。願無力與之抗。亦唯聽之而已。家人所以迫我出者。蓋以家境日艱。苟非亟起有人。殊難以繼。其後實亦出于不得已也。惟我年既幼。外界事漠無所知。一旦與社會周旋。我將何以自主。且微聞今日之社會卑鄙險詐。至不可名狀。老于事故者。猶不免爲所崇。况我乎。用是心尤惴惴。維時我有表叔某。方主辦某縣稅務。局面恢宏。用人綦衆。一小位置。當易安排。我乃奉父命往依之。叔固長者。親戚故舊之貧寒者。靡不援助。仁義之譽播騰。人口久矣。叔見我。至待遇甚優。深以我棄學爲惜。迨我告以情。又深爲我憐。乃委我至其某地分所。分所主任蓋亦我之伯叔輩也。我既得此兩重保障。心方少

嗚呼我

寧惟稅率吾固無所知徵收手續亦悉屬茫然我所任者僅稽核填票耳所中扞巡等以我年幼復爲門外漢也遇事多輕視我然以我爲總辦戚屬又不時作無謂周旋實則我豈欲恃上以凌下又豈欲得若輩之重視者我公餘之暇仍讀書消遣我叔聞之謂我少年成頗嘉許並加勗勉而孰知言猶在耳我竟胡爲負我叔之言喪自身道德嗚呼我罪深矣

我之住室適面街又復爲熱市行人綦夥暇時我輒穿窗外矚嘗念此憧憧往來者非皆爲金錢計耶卽以我論方屆學年乃棄學就此亦金錢迫致之金錢者固福人之具亦禍人之根也每日夕陽啣山時我必立窗口且必見一溫秀之女郎緩步而過我非輕薄子好以灼灼雙目凝視婦女者故我初見之意其亦行人之一耳漫不經意歷日既久我方少少注視之覺其體苗條貌曼媚行過我窗下時偶或揚首舉目微睇更或展顏作淺笑秋波流盼霞頰生渦至足撩人情緒也我私念此誰家少女娟好若此而復垂青于我耶所中人或有知之者我必詢之繼念倘所中人以曷爲探問人家閨女事翻來詰我我將何辭以對得勿授人以疑問耶是安可者然心情已爲所感終莫能釋然其後我于有意無意間探知若個妙人乃貼鄰某姓女方肄業某女校其才其貌里中人固嘆爲雙絕者其才吾雖不得知然里人旣交口相譽想非俗庸可比我乃益傾倒之我本蟄伏之寒蛩也至是如受春雷之激動躍躍欲活心念個人才貌如斯倘得之爲友不啻對名花飲佳釀樂當無藝非分之想固未敢偶動也我愛之之心日益加甚而個人之視我似亦較前密切過窗下必仰視易偶或爲時常矣易微睇爲凝視矣我知其心必已傾向我矣其後竟接談情甚洽當地有公園乃時有我二人影我本初登情道着魔卽深入我之心蓋已非個人莫

屬矣。庸詎知此女素不貞。蜂蝶固嗜花者。而花亦出其色香。以媚之。里中人知者。甚衆。故雖贊其才。其貌而莫不深惜其德。顧我則未之前聞。既知之矣。鄙夷之心。乃大動。形迹頓疎。女屢詰其故。我未嘗以實告。恐其難堪也。而女似已知之。竟反顏相向。謂我已約言允諾。永好且謂其所以不貞者。正以我故。迫我踐約而完其名。斯時我百喙難辯。愧恨萬狀。欲此事之善解。惟我允其所求。顧我豈需此不貞之女哉。進退維谷。我乃大窘。事亦宣揚于外。旋爲我表叔所聞。詔我曰。汝年幼。心情搖惑。此事吾不汝責。惟欲此事之弭滅。汝必遷地爲良。乃調我至另一分所。此女以無從要求。事亦尋寢。我叔之仁慈。我至今感之。蓋脫非我叔者。我其殆矣。用情之不可不慎也。有如此夫。

我身雖處稅所中。而心則常馳于外。嘗私念曰。我雖無所長。不足供人採選。然此間終非久居地。所往還者。盡販夫船戶耳。所聞者。悉錙銖較量之辭。老而安命者。處此固甚宜。若我方屆青年前途。幸福正應好。自造之。奚能陷于此中。而不思自拔。耶。念及此。幾不可一日留。願既舍此。匆遽又焉往。與其家居。毋寧留此。我惟潔身自好。不爲卑鄙之環境所支配。可已。如是約年餘。我心終不憚。會友人自無錫來書。謂有同志數人。組織一報社。已得就緒。擬任我爲總編輯。惟薪無多。如願往者。須立往。我得書大喜。念薪雖微。較勝于此。況可少償我志。乃辭職赴錫。無錫固江南勝地。惠山脚下。風景天然。黃婆墩前。水光異樣。我以久困之身。至是乃心懷頓暢。任性遨遊。且我既任總編輯。不得不與外界稍事往還。交際場中。亦時有我之足跡。獨是處今日之社會。風俗澆漓。人心叵測。安有所謂信義之交。我所與往還者。不過酒食相徵逐之友耳。孰知我竟因此復墮魔障。自作之孽。耶。抑社會罪惡。有以使之然耶。夫今日之交際。有非僅酒食者。



有酒必有花。或更兼以賭。于是不知不覺。習與性成。人誤于此。花叢賭窟者。已不知凡幾。而我亦卽其一也。無錫有名妓。蘇筱芳者。豔絕一時。芳譽雀噪。與遊者多富商巨賈。纏頭浪擲。殆類泥沙。然筱芳服御儉樸。每出衣裳。淡雅絕無青樓奢侈惡習。而其天然之斌媚。轉足動人。我嘗于席次數見之。私心頗嘆賞焉。顧以名花有主。安敢攀援。亦惟歆羨他人。自嗟福薄而已。詎料筱芳頗垂青及我。每值我必牽我作小談。嘗謂我曰。久歷風塵。閱人已衆。然或爲市儈。纖豎。或爲輕薄之徒。鄙陋之氣。中人欲嘔。迨至今日。方獲一雋雅之人。其人爲誰。蓋謂我也。嗟乎。我其厚于福耶。何幸得美人之佳讚也。筱芳旣寵我。我乃愈愛之。偶暇輒造其妝閣。然不談風月。不涉淫情。第各述其懷抱。相與嗟嘆。青衫紅袖。固有同感者。自是相憐相愛。情乃日切。然筱芳究一妓耳。我旣時相過。從勢不能無所酬答。筱芳縱不我較。其侍從輩。奚能諒我。或竟以白眼相看。以故每一句中。我必宴客。其家月費百元。不爲多也。我二人相處年餘。情益融洽。酒闌燈施之餘。人靜更殘之候。筱芳屢露委身。意諷我出金贖之。願我何人。斯安從得此多金。更奚有金屋藏此嬌嬈。第亦未肯直言以絕其望。以傷其心。筱芳每語及此。我惟設詞應之。筱芳從未嘗以一言欺我。我今乃欺之。我之罪深矣。雖然。我亦無如何也。嗣有某儈自寧來。挾資甚巨。交遊亦頗廣。日惟出入花叢。呼盧喝雉。千金一擲。不少吝也。夫花叢者。固銷魂之場。亦卽銷金之窟。青樓中人。惟錢是視。故某儈在錫。爲日無幾。而粉紅黛綠之輩。罔不震其名。而深以一幸爲賜。獨筱芳遇之。淡然嘗曰。若雖多金。何預吾事。吾之心。豈金錢所足動者。然某儈則戀之甚日。必過其妝閣。問日必張盛筵。復購服飾。以贈筱芳。意謂其所以諂媚美人者。亦云至矣。乃筱芳之冰鐵心腸。終不爲所軟化。嘗自解曰。彼之所以愛吾者。愛我之色耳。或一

日別有所眷。或吾色衰。必棄吾。如敝屣。是此種愛。乃慾愛。非情愛。慾愛。吾者前此已多。吾均拒之。然則吾今日遇彼。不爲過甚。且吾已不欲再受人之愛。蓋已有真能情愛吾者。在其意。又謂我也。我聞而大感。私幸得此知心人。雖死無憾矣。嗟夫金錢萬能。何物不可致。而人心之險詐。尤未可測。某儉見不能動。彼芳乃轉而媚其鴇母。允出五千金。納之。鴇竟爲所惑。迫彼芳從之。彼芳一弱女子耳。力豈足與之抗。我又無力以拯之。彼芳乃爲某儉挾而去。從此侯門如海矣。嗚呼。豔事幽歡。都成幻迹。成言宿約。實踐何期。我心能無痛乎。今世果有古押衙者。我當膜拜之。然而必無也。我其絕望矣。我經此頓挫。心志都灰。雖明知丈夫處世不可見擾于閒情。然身受之者。終難自己于心也。

此後我暴病。閱月未瘳。惟報務不可久曠。乃另倩人繼之。我卽束裝返里。一以養病。一以抑鬱情懷。得家庭樂趣。或足以排解之果也。經家人之看護。問煖嘘寒。侍湯進藥。靡所不宜。病乃漸起。歷三月而全愈。又二月復赴浙。屬蕭山任沙地繳價事。局所設于蕭山鄉間。距城可百里。往還以小車。苦乃萬狀。而局居之苦。亦不下之。局本附設某廟之廊房。僅二楹。簷高不及丈。土壁已半頽。風穿隙穴。入作聲甚慘厲。毗連之屋內多彫零。古佛縱橫。桐棺幽閔。殆無生氣。入夜輒多奇響。鼠耶。狐耶。抑鬼耶。殊不可知。廟之外。悉爲半經開墾之沙地。阡陌錯亂。野草叢生。蓋以地廣人稀。人力不及。耘治之也。張目遠矚。日光所及。每不見一人。一舍復以地本沙灘。樹木頗稀。少鳥雀。無棲身處。僅能偶一見之。其地之枯寂。殆爲荒島絕域也。我初至時。觀此情況。腦悶欲裂。煩躁幾不可耐。繼念年來潦倒。感觸已多。此荒寂之地。正宜爲我懺悔之場。自負于心者。立時悛改之。負于人者。徐圖報之。倘人有所負于我者。則因果有定。任其自然。我倘能居此三

年必能參透一切興念及此轉戀其地以爲正天之所以厚遇我也然而天以爲我既戀此地乃復不容我久居沙地繳價事本繁難而沙民復熬桀不馴故多違抗風潮時起政令愈不可行而上峯一再催飭我遂不免操持少激後幾釀成絕大事故我以事已無可爲也復不願尸位素餐誤公誤己乃辭職去我居此僅六閱月時間既短懺悔未深乃不免再墮魔障矣

我之來滬也以得友人書介紹我入某女校任國文教授生徒數十輩日授課三小時事苦薪微我本作苟安之計而孰知方竟一學期險惡之環境已迫我他去蓋羣以我年事尚幼貌復端正日與少女相處必多危害于是謠詠繁興有謂由學生造意者有謂我係主動者夫我心坦白可鑒天日純潔之女生我亦未敢厚誣殆第三者意圖傾軋我故作危說以聳衆聽耳然欲維持我及女生之令名我乃不得不走我既走矣傾軋我者目的已達則不必謀所以息羣謠而羣謠自息矣

處今之世社交公開男女交友自屬尋常事况純正愛情之結婚必由男女交友爲入手是則未婚男女之時相往還尤屬分內之事我于是結識吳女士焉吳工詩詞哀怨與我等殆與我有同感者猩猩相惜情乃日切吳居滬時我必日造其廬清談娓娓歷數小時而不休吳卽就教他埠亦必函札頻來我亦數數報之願語言筆墨中俱未嘗少涉于邪吳固慧質冰心我亦清潔自守相處年餘禮教之防固完好無缺也我每有所感或偶受激刺必以告吳吳輒多方慰藉我抑悶之懷乃得少解方幸得一知心人矣而孰知又遭天妬竟不我容蓋安靖之情海中忽受颶風之鼓蕩一時波濤洶湧迫我批離我經此創心志益灰懶知天終不容我少有快樂也我亦不復再求之愁城苦海中豈無安居之人哉我所謂颶風者非

自外來。乃吳與我二人間相激而成。吳性素偏執。遇事輒獨裁。然初猶覘我意。旨故略形。緩和繼乃本性。漸恣不遑。我顧我告。以事每多妄斷。是非迫我行止。我始猶忍耐。與之婉辯。乃我愈辯。其偏執愈甚。從之行。則怒或少霽。否則終不可解。我惟愛之甚。故每強行之。而吳之偏執亦日甚。視我交友也。以爲足分其愛情。我偶尋快樂也。又認作不當爲之事。動加干涉。剝奪自由。嗚呼。此豈真愛我哉。直苛毒我矣。我之所望于吳者。既深且大。嘗謂之曰。我過去光陰。皆在艱難辛苦中。後來之歲月。能否溫謔甜密。胥惟汝是賴。吳則笑應曰。吾身果一日在者。終必使汝溫謔甜密也。嗟夫。言猶在耳。豈已忘懷。抑以所施于我者。卽所謂溫謔甜密也哉。吳性之偏執如此。我心之隱痛當更何如。顧我雖不滿其爲人。然以其愛我之情。未嘗稍失。我亦不忍負之。惟多方耐受。不與之較而已。某次復以細故。遽撻其怒。且倍甚于前。目張面赤。如中魔者。肆口詆我。不知其認我爲何如人。我一時不耐。立抗辯之。吳乃聲色俱厲。我亦不再退讓。最後吳向我曰。汝其休矣。吾向認汝爲一婉和人。今何挺撞吾。若此。吾有二條件。在一斷絕往來。各謀幸福。一退處朋友地位。汝立時改過。俾回吾心。孰去孰從。惟汝自擇。第一條。我決不忍出此也。然第二條。我亦無可着力。蓋非我文過。我本無過。又安從改之。若今牽就一時。必貽後來雙方之禍。于是我乃承認第一條矣。惟以其本非我願。我心乃大痛。自此以來。我之心。殆如槁木死灰矣。愁思日多。歡情日少。茫茫宇宙。誰是知心。日除不得已之辦公外。輒悄然兀坐。然悶欲死。宵深不睡。備覺無聊。而況秋來善病。不亦更覺難堪乎。嗚呼。我之環境。正類深秋。我之本身。殆亦與秋蛩無異。然則我效秋蛩之鳴。正其所宜。讀者得毋亦以我之鳴爲蛩鳴。而嫌其嘵嘵聒耳乎。

嗚呼我

●紙帳銅瓶室豔屑

美人眸。媚莫媚。於睡起時。  
 美人靨。豔莫豔。於暈酒時。  
 美人眉。蹙莫蹙。於背鏡時。  
 美人口。香莫香。於愁笑時。  
 美人淚。清莫清。於悼花時。  
 美人鬢。鬆莫鬆。於春困時。  
 美人喉。圓莫圓。於度曲時。

(鄭逸梅)

美人胸。膩莫膩。於出浴時。  
 美人腰。嬌莫嬌。於慵欠時。  
 美人臂。冷莫冷。於曉妝時。  
 美人掌。妍莫妍。於調脂時。  
 美人指。巧莫巧。於綰結時。  
 美人心。悠莫悠。於對月時。  
 美人腸。迴莫迴。於佇盼時。

香豔 小說 箏語夢痕錄

(蔚心)

二月之莫。杏花盡矣。玉梅女史支頤案頭。喲然而思。于時猶寒。小桃含苞未綻。棠梨依牆吹墮欲盡。則呈苦笑。幽香氤氳。一室郁然。簾爲湘竹。半捲而墮。案頭書帙。整置有序。女史手義山詩卷。俛首弗語。不知其心思奚若。已而吟聲微度。審之爲玉谿生無題之詩曰。『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釵。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戛然而止。餘音猶繞樑而舞。終于無有。則鸚鵡亦依聲而歌。顧影戢羽。若自賞其工。俄而陽光大動。小婢瑞蘭以盥具進。鏡奩旋啓。臨風梳墮馬之鬢。髮澤而柔。濃麝異香。設有人聞之者。其心可立醉。蘭偶窺鏡。不期微愕。私忖曰。鏡中之人。何以絕似我姑娘。繼乃自責其妄。匿聲而笑。女史已微覺。爲狀似慍。然不知瑞蘭之笑。奚爲也。著者曰。美人心。至妙。曼無倫。純潔初無所受。如三五之月。由盈而虧。則情苗叢萌。漸佔其純潔之地。其變亦至速。然美人心。田至窄。弗能容情苗之怒。苗則深。迴盪漾日遊於清神之府。一與物遇。爲悲爲喜。莫知其極。春而爲空房之怨。秋而興遲。莫之悲。萬物不能窮其妙。造化不能知其然。巍巍者山。莫可阻焉。湯湯者水。莫可遏焉。斯時女史妝竟。面鏡遐思。不期神往。覺鏡中忽現一奇醜嫫母。鷄皮鶴髮。齟齬而笑。而已身已渺。女史大驚。掩鏡而起。繼以微喟。無端仰首。鄰家朱牖半啓。樓中隱約有人。人爲一少年。秀朗而美。丰姿方俛。首揮其生花之管。字奇詭。不可捉搦。設有初識。一丁之僮。夫見之。必且詫爲蚪篆。而噴之以鼻焉。斯時少年之腹稿。方逐筆而下。墨瀋淋漓。頃刻滿紙。低誦既已。心大不樂。額間皺紋似欲催其速。老然仍不掩其美。仰首窺對戶。癡立無語。

傍晚女史坐妝閣。裁製花幡。綵繒雜陳。鹿鹿弗已。并州利剪亦如助其巧。思成爲麗觀。俄而微風一揚。零  
纖散舞於地。女史者惜物人也。生平未嘗無故戕一豸。斯時一一納之案頭。不勝疲憊。展視錦幡。覺餘事  
未竟。乃綴以小詞曰。

曉鶯啼處。海紅簾外。花無數。綠楊枝上。絲絲雨。一陣東風吹向。冥濛去。

滿徑香雲扶不住。芳魂猶戀

藏春。鴉珠旛。閒向花間樹。私禱東皇。休擊催花鼓。

題罷。則命瑞蘭植諸閒院。時夜已午。衆花酣睡。輕被薄霧拂。豔有幡揉香無力。已瑞蘭旣歸。則下重簾。珠  
箔靜掩。紅燈熒然。微漏窗罅。此時幸屆月晦。非然者。設嫦娥存臨。得無慍個。妮子太不解事。餉以閉門羹。  
耶。女史危坐有間。低誦花間集詞。於是有思。心中覺不知如何而可。默念春云暮矣。轉緣回黃。了無殘痕。  
人生一夢耳。彼愚者自謂智之可笑也。呼瑞蘭曰。趣取玉箏來。今夕儂不寐矣。瑞蘭知旨。捧而上之。案頭  
女史自起。爇金猊餘燼。篆紋縷縷。繚繞一室。此境宜幽絕。已拂箏而彈。音聲皆促。旋入危悚。則低咽欲泣。  
斯時望衡少年。方解衣就睡。而箏語乍揚。節奏諧妙。私念曰。誰家女子。擾人睡思。倚枕聽之。其辭曰。  
抱明月兮流水。長寫春風兮愁人腸。絃感遇而絕響。蘭無言而自芳。通靈犀兮一點。望彩鳳兮高翔。吁。  
嗟不遇兮。緱幽佩而弔沈湘。

少年嘆曰。善感哉。知音不遠。直賞有人。吾懷自茲。悒矣。琴聲旣寂。少年之心亦隨之。而斷則覺詩思如潮。  
湧。披衣起書一詩。時夜已闌矣。少年疲極。下帷竟睡。神魂恬適。舉凡愁怨之事。咸不足勞其夢想。而不知  
鷄聲之破夢也。偶憶宵來情事。恍如隔世。案頭吟稿。爾復遁跡。噫。得毋同入夢耶。則尋思不已。

瑞蘭晨起。自語曰。姑姑睡中。乃不知寒。順曳翠被半牀。爲之輕覆。此時女史棠息徐動。吹氣如蘭。雪藕之臂。微露袵外。綠雲堆枕。睡狀至適。瑞蘭下帳而出。無意中行至閨院。訝曰。一夜東風。吹落如許。花乎薄命。人何以堪。花欄之外。適繞曲水。則拾殘英片片。委之清流。落花水面。皆成文章。僕僕既竟。癡立無語。忽驚藥楯下。桃箋微露。滿幅琳瑯。瑞蘭細讀曰。若此字迹。決非姑娘所遺。蓋女史平日作書。娟秀多姿。此則挺奇夭矯。瑞蘭雖不解書。而知之甚審也。沈思有頃。緩步而歸。此時女史已起。瑞蘭進曰。頃過花下。拾得片楮。姑娘試視。此中作何語者。女史不答。讀之爲一詩曰。

夜冷空階鳴短更。一春殘夢付啼鶯。誰家院落誰家月。何處樓臺何處箏。倚枕有人宵不寐。絕絃賴汝感平生。遙憐宋玉牆東語。翠袖天涯暗自驚。

下署曰。太瘦生。女史默度若個狂。干卿底事。然其詩可誦也。則唏嗟不已。瑞蘭詢曰。姑娘何感者。女史曰。無謂也。瑞蘭於是行。自語曰。姑娘心至不寧。不知作何狀。實則儂亦爲之憂耳。此時女史憑几有思。其想像至紕謬。六合之內。若無所藏者。乃大悲嘆倦極欲睡。恍惚夢至一處。珠簾繡箔。陳設至麗。一少年呼曰。姑娘來。吾語汝。睨之似曾相識。但不能憶爲誰。少年曰。聽之行將永別。欲以此詩贈。誌不忘耳。問何之。曰。天涯海角。非汝所知。汝安能從吾行哉。曰。必從君行。曰。否。汝毋自苦。我自茲逝焉。女史悲甚。苦追之。將及肘。忽一踏而醒。時銀鐙上矣。瑞蘭坐牀頭。蹙額而吁。見女史醒。曰。姑娘睡嚙佳哉。女史頭涔涔。汗下濕襦。但以手示意。瑞蘭知旨。引巾細拭之。去試以手探之。煖熱如沸。惶極無言。女史思潮忐忑。念此夢境奇幻。不可思議。餘痛猶在枕上。乃成一詞。調寄解語花曰。



夜寒破被。鐙影搖帷。夢斷芳心。警篆紋已死。芙蓉老。憔悴暗塵侵。鏡漂蓬斷梗。好詩句。奇愁難並。望天涯。薄倖空憐。有恨無人省。休弄斷欄花影。正孤鶻。灑淚玉蟾照暝。釵涼鬢洗。怎生地。更遣相思輕醒。文鴛病阻。飛夢啼痕。應冷嘆春魂。狼藉無言。又夜長人靜。

女史書畢。淚珠如瀉。素箋欲滿。瑞蘭慰之曰。姑娘何自苦。乃爾則亦弗怡。女史柔聲曰。吾倦欲眠。汝可闔戶自去。今無所需也。瑞蘭如命去。酣睡如遊仙矣。女史一病兼旬。終日擁衾獨臥。與湯藥爲伴。春云殘矣。薔薇一架。叢圍錦幃。女史體漸健爽。抵几起坐。強對好花。若接夢寐。則望宇人家。樓空人去。簾前燕子。猶自飛來。王謝堂前已成陳迹。已慨嘆久之。若不勝情。曰。此一夢也。春去無痕。夢焉能有痕也哉。

小說 脂粉獄

(少 芹)

咄咄阿榮若寂坐室中胡爲日將暮矣速盥而米炊而釜爲晚餐之預備少時吾子自塾中歸必索食脫無以果腹渠將臥地嬌啼爾時吾惟有捉若髮批若頰以謝兒輩且有最後之罰及若勿予怪發是語者爲誰蓋一中年婦人也斯時所謂阿榮者係一中年男子獨坐室之暗陬身着灰色衣破裂數四腰以補綴前幅及兩袖垢膩殆遍發奇光光可鑑人面色僵白且羸瘠兩頤瘦削唇不蔽齒面部呈露一種委頓狀態雖據矮几坐而身微欹倚壁上鼻際作喘息聲劇甚揣其狀似爲身操雜役而驟膺疾病者當婦人發是言時男子諾諾應迺由矮几上掙扎起而脛弱於棉立弗能定急以手捫壁仍就坐不爾者仆矣既坐喘益急婦人第二次之逼迫又至語言態度較前愈嚴厲更操木挺出將施以鞭撻男子懼甚勉力起蹣跚行轉入廚下取箕掇米置其中掬水灌之傾釜際析薪覓火種徐徐爇之當男子治事時婦人握木挺立其側監督之似憎其紆緩喃喃罵不已男子弗與辯雖力疾從事終無當婦意呵叱交至男子似不能耐揚其目疾視婦顧又慮撻其鋒第報以微語曰吾疾篤勉操作尙餉以惡聲卽賤爲傭役今若此主人亦當加以憐惜矧余爲汝斯語未竟婦怒躍而前舉挺鞭榮背似擊敗缶榮力弗能勝傾跌地上婦按而責讓之榮斷續言曰汝施我以慘酷手段寧不念十餘年伉儷情耶言時厥聲如破蟬之翼婦怒愈甚以挺撻臀無算方喧騰間忽聞搗門聲急婦釋榮啓扉一兒翩然入婦抱而吻之笑問歸胡晏兒以與鄰家兒嬉對且叩阿父何在婦聞語面色驟沈毅作忿語曰兒問渠乎渠託僞病不治所事吾已重懲矣兒意良不忍乃入室覓父無所獲猝聞呻吟聲知父在廚下急趨而往時榮以受創重動彈不得仍席地

臥兒覩榮狀。亟至其側。引手攀榮。肘擬掖之。起。願兒力微。而榮體重。曳弗動。婦踵至。叱榮曰。若身子似百鈞重。而猶不起。耶。榮以手按地。爬沙良久。甫歛坐。忽力竭。肢顫。又伏。致兒亦仆。婦吼而前。執榮欲撻。兒蔽榮身。泣然流涕。婦曳兒。兒不可。且曰。父憊甚。不堪再受。夏楚。母鞭。父身痛。兒心痛矣。母果餘怒未息者。兒願以身代。婦聆兒語。意似許可。謂榮曰。兒爲汝緩頰。姑恕。若惟必治餐餉。兒否則吾將。兒不俟。婦畢其詞。亟僂曰。兒在鄰家時。渠曾以果餌啖我。今夕可勿食也。婦笑而頷之。且罵曰。汝調護而父備。至第汝固弗食矣。吾烏能枵腹耶。言未已。忽聞小兒呱呱聲。婦曰。汝弟醒。將索吾乳漿。恣飲也。於是匆遽入臥室。兒促父起。扶之入廚。側一湫隘之室。偃臥榻上。兒乃入鄰家呼老徐來代榮役。治晚餐。老徐者鄰家之傭嫗也。

著者曰。觀彼婦對於阿榮狀態。較嚴厲之主人待遇僕從。且尤過之。及聆諸阿榮與婦所言。暨兒爲榮緩頰語。則榮與婦固爲夫婦。了無疑義。然倫常之間。夫婦關係最爲親切。縱使榮一無所長。弗能供妻孥衣食。或性質柔懦。無駕馭室人能力。而爲之婦者。亦弗應待之較奴隸之不若。且動以鞭箠從事。驟觀是慘劇。誠有令人百思莫得其故者。而不知其中有絕大之原因在也。今泚筆誌之。可爲有室家者之炯戒焉。阿榮黃姓。浙江人。本世家子。其祖積資甚富。傳至其父及榮。家道遂中落。榮固美丰姿。里中咸以璧人稱之。幼入塾。聰穎逾常兒。比長。才名鵲起。父母愛之甚。欲爲之擇佳偶。榮輒梗其議。謂須獲絕代麗人。始可匹。已不得。寧終繆。父母不忍忤其旨。聽之。願旣懸。是鵠以求百覓。竟無當選。以故榮年二十。猶未遂。求風願也。先是同邑有陳啓恆者。大腹賈也。有女一名娟娟。美而賢。且精翰墨。榮曾啖堂上倩媒。灼詣陳氏乞

婚啓恚憎其貧。婉詞謝却。議遂寢。越中故俗。每屆夏令。士女必往普陀祈福。榮挾友三數輩。亦與斯役。倦游買棹返。見同舟有一女郎。天上安琪兒也。攜老婦與。偕知爲女也。僕者榮心。輒豔羨之。乃託微波通辭。女郎覩榮。爲灑然。裙屣少年。凝睇注視。雖未交一語。而兩心相印。已寓不言中矣。榮諭女意。屬已樂甚。就僕婦探詢之。始悉。卽陳啓恆女。因自述姓氏。里居。冀達女聞之。雖紅暈兩頰。而頻頻以目睨榮。比旋杭。榮又要冰人往陳重中前議。啓恆仍執曩言。以謝女。微聞其事。與母言。願爲黃氏婦。母夙愛女。商於啓恆。勉徇所請。于歸後。新婦事翁姑。唯謹。待榮亦頗循婦職。井臼躬操。不辭勞瘁。戚友咸歎其賢。謂弗類大腹賈掌珠也。榮以婦難得。而乍獲。愛憐備至。初第。強母分婦勞。繼卽懲婦。勿與聞瑣事。婦恐遭物議。峻拒之。榮泣曰。汝嫩皮膚。烏能任是役耶。婦弗忍拂其意。從之。榮母不耐所苦。要婦爲助。榮以身障臥室門。不令婦出。母責榮。寵妻抑已。榮反唇相譏。婦始則尙以溫語勸母。及久。遂助榮與母詆諆。嗷嗷聲浪。達於戶外。自姑媳勃谿。後婦於家計。絕不過問。而食必索甘旨。衣必求美麗。稍不如願。動以惡聲相向。亟尋常衣。烏亦強母爲製。尅期以索。苟遲延。則拍案申詈。榮父惡婦悍。加以詰責。婦反顏相抗。翁知不可以理喻。乃遍邀戚友及婦父。至歷數婦惡。婦出穢語。誣翁謂其涎己色。屢以非禮來犯。輒嚴詞拒絕。彼憾我不遂。所慾故謂我不孝。翁百計辯護。戚友亦嘖婦妄。兩方爭執不已。榮挺身出。謂父實有是事。啓恆固市儉。見榮爲佐證。信以爲真。因批翁頰。翁受此污。夔與奇辱。忿而以首觸壁。暈然僵。戚友懼。使榮昇父於榻。榮弗顧。衆掖翁歛。坐就耳畔。頻頻呼之。逾時始甦。涕泣語戚友。不願再與榮夫婦居。衆尙猶豫。而婦首表贊同。卽僱健漢三數輩。盡室中所有。悉數遷徙。母家去。戚友悻悻各散。

婦既歸母家。榮亦追蹤至。啓恆雖冀除別室予之居。惟弗供給其餐食。令榮夫婦自炊。榮家世本式微。重以不謀生計。縱有餘資。爲數亦渺。榮於一切衣食服御。在在必鬻婦望。居無何。卽供弗應。求漸入窘境。久之。卽一小雞鬻。亦無力蓄矣。婦仍不知撙節。有所需。輒向榮索。榮無以應。命乃向啓恆稱貸。初貸尙稍稍。補助既卽。不名一錢。婦詈榮曰。若個男兒。不能贍及牀頭人。寧不愧煞。榮怒其訕。已盛氣詰責。婦不稍讓。語益甚。榮弗可忍。與之用武。婦尤潑悍。捉榮髮。裂榮衣。嚼榮臂。靡所不至。榮畏其橫。哀號求免。婦始釋手。自此端一啓。榮處處退讓。婦遂益伸張。其女將軍勢力。致榮屈伏於石榴裙下矣。凡烹飪之職。洒掃之役。榮皆躬親。其事下至濯褻服滌溺器。但得專閫之委任。靡不奉命唯謹。偶觸所怒。鞭撻立至。故面部之指爪痕。無日蔑有。而膝蓋跪穿。腹部飢餒更屬。恆有事。榮至此始悔婦之所以如是兇悍者。皆已養成之也。蓋已晚矣。

初婦居母家也。卽數與榮交謫。其父母尙以爲雙方互有非是。迨相處既久。見女事事跋扈。大異疇昔。因不直其行。母屢勸女。女以冷語相譏。謂母袒壻。因之母女間感情漸惡。此後婦每屆與榮口角。輒語侵其母。更從而遷怒。詈罵之母。不能忍。相與交鬩。婦尤悍。竟毆母。由是骨肉頓成寇仇。焉母與啓恆商。擬令女他徙。婦始不肯。嗣經其舅始調解。畀以百金。遷居費乃許。可既移居。婦遇榮尤酷。而自奉甚奢。致經濟界上益覺不支。婦嗾榮歸。向父索金。父固拮据。而又怒子之無狀也。無所予。榮買買然返。婦詢其故。詣翁姑居。坐而索資。弗得。則席捲翁姑之衣。襦付諸質庫。數日告罄。又往。雖被襪亦奪之去。翁姑不堪其擾。潛赴鄞邑。依其族姪。以居。族姪蓋經商於鄞也。無何婦產子一。命名小囡。愛之如拱璧。蓋婦雖虐榮。然牀第間。

歡娛則無虛夕。榮舍此事外自朝至暮，罕覩婦之色笑。有時精力弗逮，婦則迫與己合，必盡歡始已。以故獲產茲寧，馨兒也。婦自生小囡後，除以乳漿啖兒，事無鉅細咸責榮。給役脫舛，誤或笞或斬，食弗與榮。竟日不果腹，率以爲常。至鞭箠及呼號聲，鄰里時有所聞。鄰婦以婦過甚，數來勸慰，婦不唯不聽，且詈榮。向人暴己，短乃對鄰婦杖榮，且杖且詈鄰婦。鄰婦亦悍者，與婦冲突，婦奔入鄰室，擊案毀物，更執其子而毆之，致觸衆鄰怒，羣起攻婦。婦知勢弗敵，始噉哭返。鞭榮洩憤，自知此間不可再居，徙他處。至則與鄰人啓衅，亦如前狀。因又徙，由是月必數遷。凡數年，小囡已漸長矣。榮固紈袴子，當少壯時，迫於閭威，操作諸務，尙可搢拄。至中年後，以旦夕積勞，故遂膺瘵疾。昔日丰標銷磨殆盡，漸至瘦骨一把，憔悴可憐。最慘者自頸以下，其皮垂垂狀如敝革囊。婦苟稍念前情，至此亦當少施苛責。詎茲胭脂虎待榮之殘酷，則與年俱進。逾年產一女，甫週歲，又產一子。凡婦有所育，榮於操作上增若干義務。婦每食，膝幼女而懷乳兒，令榮伺其側，供奔走，食可口無間言。餐畢乃舉餘瀝使之啜，苟不適意，呼榮長跽地上，受其叱罵。凡罵一語榮必應之，曰是稍違，則提其耳而唾其面。既臥，召榮移跪榻前，捶牀搗枕，詈不絕口。既倦，方斥之去。計榮身受痛苦，雖九幽十八獄亦無此黑暗也。未幾幼女殤，婦日夕啼泣，謂榮德薄致促女壽，數迫榮自死。榮泣而求恕，願受嚴懲以贖前愆，坐是之故榮卽無失所職，亦難邀倖免。實則積病之軀，去死不遠，何堪再受重創。然自婦視之，以爲不若是卽覺不快也。小囡齒雖稚，天性極肫擊見母虐父，甚力爲左袒。婦雅愛小囡，凡有所求榮得輕其罪戾，致使七尺昂藏男兒時倚甫離襁褓之孺子爲護符，抑亦大可憐矣。自後婦欲懲榮，俟兒入塾，兒逆知母意，晏出而早返，歸必覓父喃喃詢所苦。苟見榮無悲戚狀，則色然喜，否則



垂。垂。涕。下。矣。榮。恐。兒。泣。雖。遍。體。鱗。傷。亦。強。言。無。恙。今。茲。小。因。爲。鄰。兒。羈。稍。延。晷。刻。致。兒。目。擊。己。身。受。痛。楚。蓋。不。自。痛。所。痛。乃。痛。兒。之。痛。已。耳。如。吾。前。書。之。所。述。

夫。天。憐。生。曰。阿。榮。初。以。溺。婦。而。抑。父。母。繼。以。溺。婦。而。身。受。種。種。之。痛。苦。咎。由。自。取。其。又。奚。尤。以。婦。之。性。質。論。可。與。爲。孝。可。與。爲。賢。茲。忽。變。其。態。度。先。後。如。出。兩。人。推。原。禍。始。皆。榮。繼。之。也。雖。然。今。世。如。榮。者。何。多。耶。悲。

小說會 可憐人語

(明道)

秋天到了。天氣也涼了。那階下的秋蟲唧唧叫着。送到人的耳朵裏聽了。狠容易觸起人家的愁懷。那時有一家的庭院裏。聚着許多小孩在那裏捉迷藏。東奔西走。鬧得不亦樂乎。幸虧那院子狠大。庭中有一棵高大的柏樹。挺着虬龍屈曲般的枝柯。獨立在那裏。看他生長的年分。狠多好似看遍了幾家興亡。一般有些狡猾的小孩。都去掩在樹後。有的却躲在牆角邊。但是那地下的莓苔一層層的。生得濃厚。跑在上面。只要一不留心。那怕不會跌倒。原來那座房子。雖然高大。却已破敗得狠恐怕。還是在前清乾嘉之世。造下的。那四邊的牆頭。斑斑剝剝。時常見那塵泥簌簌落下。不知道那房主人爲什麼不去修葺一番。還有那廳上挂的一塊匾額。金字模糊。蛛網塵封。顯見得這屋裏的主人。從前必然狠是貴顯。想來現今子孫不肖。不能克紹箕裘。光揚門楣了。當時有一個小兒。身上穿的衣服。已是破舊。跑在牆腳邊。不防被別一個小孩擠了一個筋斗。扒起來看看。身上衣服已弄了許多污穢。隨卽一把拖住那個小孩。哭道：「你看！你看！我的衣服給你弄污了。我明天怎好到學堂。我要教你賠的。」那個小孩也勃然怒道：「你自己不留心跌了。却怪別人。你這身破壞衣服。便污了打什麼緊。人家到學堂。總要穿些簇新的衣服。虧你有面目穿得出這種東西。還要來索詐人家麼。」那小孩被他搶白了幾句。放聲哭着跑到裏面去了。那些小孩見鬧了這個岔子。深恐小孩的家長出來責問。也就四散開去。却說那小孩跑到裏面一間房裏。那牀上臥着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嫗。把那一條棉被半蓋在身上。口裏只不住的咳嗽。房裏面窗戶盡關。黑沉沉的空氣。狠是混濁。牀邊坐着一個少婦。雲鬢不整。玉容憔悴。在那裏替老婦搥腿。見小孩走進來。便喝

問道：玉官，你如何弄得這個模樣？快些說出來。玉官便帶哭帶說的一齊告訴，并要他母親代他做新衣服穿了。好爭氣。老婦在牀上聽了，嘆口氣，說道：「六十年風水輪流轉，此時不比從前。玉官！你不要爲難你娘了。你看好婆生了一個多月的病，可憐膩，煩得他也夠了。至於你父親前月寄來家用洋十元，早已用得一個罄淨。連你母親所做的刺繡工銀也用去了。你的學費也欠了。學校中一個月，現在那裏有錢來做給你衣服呢？你就將就些罷。待你好婆病好了去替你想辦法。且不要急。那少婦也含着眼淚，說道：「你把這衣服脫下來，少刻待我來將這污穢洗去罷。小孩只得止了哭，將外面的衣服脫下，又趔到外邊去了。那老婦咳了幾聲嗽，向少婦道：「春霖近來有信麼？我狠想念他，不知道他在外邊可安好。吾的病，吾教你不要寫信告訴他，諒他也未必知道的。少婦聽了，愁容滿面，便答道：「不瞞婆婆，說媳婦前天曾接着他一封來信，說月薪尙未領到，行中營業不甚發達。主人且有虧空，恐或倒歇。老婦道：「這便如何是好？春霖一旦歇了生意，一家老小幾口怎生過活？少婦道：「是啊，所以媳婦只望他的說話不會實現，便好了。老婦道：「我活了六七十歲，到得今朝，覺得世間的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不知道要弄到什麼地步。米要買到十三四元，一石柴也要八百文，一擔百物騰貴好似沒有限制一般。叫我們小百姓如何支持得來？我聽得陳家伯伯來說，米價高漲一半，都是些貪官奸商私運到外洋去，只顧自己賺利，不管百姓吃苦。有些富戶還要壟斷，居奇不知道他們是何心腸。少婦道：「可不是麼？但是我們江浙人民雖受着米價高貴的痛苦，比較他省人民還是稍爲好些。媳婦聽得北方數省的旱災，狠是利害，餓死的人民也不知道多少。還要兵匪搶劫，無處逃生。呢近來福建廣東正在那裏開戰，百姓受的苦水深火熱，教他們向何

處去哭訴。啊，老婦聽了，嘴裏連忙念着阿彌陀佛，說道：天可憐的老身，聽見了，尙且心驚。那麼這些身受苦惱的人民，真是可憐，但願他們早息干戈纔好。老婦說了這話，歇了良久，聽那外面起了一陣秋風，庭中的落葉，噠噠地響。老婦又道：人老珠黃，不值錢。我是不久便要離開人世也，願不得你們許多了。但是將來玉官總要讓他肚裏學通了，做個好好的職業。吾家的門庭，要望他來重興咧。人家都怪我不會叫春霖好好讀書，去學了商，以致不能去多賺銀錢。但是你可曉得的，我的外甥，從小便在新法學堂裏讀書，不料畢業後，當着一個教員，每月薪水也只得二十餘番。他父母在他八歲上，早已先後病故，所以他一人還能夠敷衍過去，後來娶了妻子，不免欠了許多債，又生了兩個小兒，家用浩繁，雖要力求簡省，也是不能前吃後空，東羅西掘，弄得一個人好似在奈何天裏過日子了。讀書好麼？依我看來，倒也未必。少婦說道：不知爲什麼現在的人，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好平等那間壁錢百萬家，開了許多工廠，公司，每天出進，總是轎馬好不闊綽，結交的盡是些官商紳士，憑他安坐着，雙手不動，一年怕不有幾十百萬的銀子進賬。假如一個小百姓到廠裏去做工，一天到晚，饒你做得認真，也不過得四、五角銀圓，有的還不能。有他們過日子，何等煩難，只好看那些資本家，整千整萬的賺啊。二人正說着話時，忽聽外面人聲，玉官早忙忙的跑來說道：爹爹來了。少婦忙立起來，道：真的麼？那時早見春霖走到房裏，一副失意的面孔，到得牀前，叫了一聲母親。對少婦說道：如何母親生了病，你不告訴我，臥在牀上有幾天了。少婦方要回答，老婦徐徐坐起道：兒啊，我的病，你倒不要慌張。我也老了，沒有什麼希罕。方纔我同媳婦正代你的事體，憂急你。今天怎地回來，莫不是行裏不穩麼？春霖停了半晌，顫聲答道：母親，我的職業，已是失去，因爲

前。天。那。行。早。已。倒。閉。了。少。婦。頓。足。說。道。真。的。麼。春。霖。道。真。的。

明。道。曰。有。賣。糖。者。時。至。余。家。呼。售。余。一。日。偶。詢。其。生。活。狀。況。則。歎。歎。而。言。曰。吾。家。有。老。母。妻。子。一。家。四。人。每。日。食。米。須。三。升。餘。而。價。已。非。三。百。青。蚨。不。可。又。加。以。菜。肴。雜。用。則。一。日。所。用。至。少。三。四。百。文。吾。終。日。粟。祿。所。得。者。多。不。過。三。百。設。天。雨。則。半。矣。有。時。不。能。忍。飢。則。向。人。稱。貸。利。甚。重。愈。久。則。所。負。愈。多。思。至。此。常。令。吾。不。寒。而。慄。吾。妻。雖。爲。人。縫。衣。然。得。資。錢。又。須。爲。小。兒。出。學。費。思。之。思。之。來。日。大。難。耳。言。至。此。皇。然。欲。涕。噫。逆。料。他。日。生。活。程。度。之。增。加。當。有。倍。蓰。於。今。日。者。而。小。民。無。可。生。利。勢。難。度。日。爲。上。者。不。知。將。何。以。善。其。後。乎。嗚。呼。衣。食。足。而。知。榮。辱。無。怪。乎。今。日。之。盜。匪。充。斥。獄。訟。繁。興。也。抑。有。感。者。自。俄。國。革。命。後。勞。動。勢。力。日。益。澎。漲。社。會。主。義。殆。已。影。響。於。全。世。界。試。觀。英。吉。利。則。有。愛。爾。蘭。之。罷。工。問。題。也。美。利。堅。則。有。紐。約。之。擲。炸。彈。也。德。意。志。則。有。社。會。黨。之。勃。興。也。其。他。若。法。若。意。若。日。罷。工。罷。工。之。聲。日。聞。於。耳。卽。我。中。國。亦。有。工。人。反。對。資。本。家。之。舉。動。特。以。工。人。少。受。教。育。故。不。如。彼。等。之。劇。烈。耳。各。國。政。府。徒。知。畏。懼。而。施。以。防。制。然。試。思。此。主。動。力。爲。何。治。國。家。者。盍。亦。反。其。本。而。已。矣。

小 說 模 範  
男 兒 志 氣

( 劍 山 )

一 日 有 塾 師 朱 楠 崖 方 力 掀 其 塾 中 之 窗 簾 而 向 窗 外 暝 黑 之 景 色 凝 神 四 望 爾 時 雪 片 打 窗 朔 風 淒 緊 朱 乃 嘆 曰 冥 哉 夜 色 然 而 今 日 余 固 不 得 不 歸 好 在 雪 光 照 耀 行 路 當 亦 不 難 遂 踏 雪 而 歸 其 妻 梅 氏 方 坐 爐 側 恍 若 駢 臥 之 狸 貓 聞 聲 乃 呼 婢 菊 娥 啓 門 卽 舉 首 曰 吾 耶 乎 妾 固 不 知 耶 之 歸 也 耶 之 歸 殆 亦 因 今 日 天 氣 甚 惡 之 故 乎 可 愛 哉 吾 耶 妾 不 知 幾 生 修 到 而 得 此 體 貼 温 存 之 如 意 耶 君 須 知 吾 家 上 無 翁 姑 中 無 伯 叔 膝 下 又 無 子 女 耶 既 教 讀 於 外 則 惟 蠶 婢 菊 娥 與 岑 寂 之 魔 長 日 與 儂 爲 伴 今 耶 不 忘 妾 竟 冒 雪 而 歸 一 破 妾 之 岑 寂 一 温 妾 之 心 胸 覺 世 人 之 所 謂 甘 甜 愉 快 尙 不 足 形 其 萬 一 試 觀 此 斗 室 情 愛 喜 悅 之 氣 充 塞 其 間 更 有 此 明 亮 之 燈 光 温 暖 之 爐 火 外 間 天 氣 雖 冷 室 中 温 氣 充 溢 吾 耶 謂 此 世 界 中 有 温 柔 再 如 此 間 者 耶 梅 氏 言 至 此 朱 已 回 身 近 爐 前 力 坐 一 椅 上 椅 與 妻 偶 顧 朱 既 坐 俯 首 不 與 交 一 言 視 線 亦 不 與 其 妻 相 接 惟 喟 然 長 嘆 耳 梅 氏 見 狀 駭 然 欲 語 顧 力 遏 之 不 卽 發 朱 乃 飲 茶 聊 潤 其 唇 而 謂 妻 曰 吾 今 日 之 歸 實 爲 遇 一 不 如 意 事 賢 卿 之 一 片 情 話 已 心 領 矣 惟 明 日 余 須 遠 出 卿 其 善 守 之 他 日 或 因 此 而 飛 黃 騰 達 則 賢 卿 與 有 榮 焉 梅 氏 聞 言 大 失 望 乃 詢 曰 耶 究 以 何 事 而 必 欲 遠 出 耶 朱 曰 館 鄰 李 某 世 業 屠 性 凶 悍 常 虐 待 其 妻 一 不 當 意 拳 足 交 加 甚 且 絕 其 飲 食 隔 昨 李 妻 餓 甚 竊 鄰 雞 而 烹 之 鄰 以 告 李 其 時 李 方 醉 歸 屠 刀 猶 未 釋 乃 大 怒 欲 牽 妻 詣 鄰 家 而 殺 之 妻 窘 甚 乃 指 天 誓 日 謂 爲 冤 抑 竟 誣 我 所 竊 爭 辨 不 得 白 衆 有 知 我 冤 者 則 曰 讀 書 人 決 不 如 此 可 質 之 關 聖 此 間 關 聖 素 著 靈 異 當 有 曲 直 也 余 中 心 坦 白 以 爲 關 聖 聰 明 正 直 當 能 辨 得 曲 直 及 入 廟 各 約 以 擲 玃 爲 卜 得 陰 陽 分 男 女 如 其 言



三。擲。之。皆。得。陽。李。乃。投。去。屠。刀。攜。妻。而。歸。行。時。猶。大。罵。曰。朱。某。枉。爲。讀。書。人。竟。竊。雞。而。害。吾。妻。吾。幸。求。直。於。關。神。否。則。吾。寃。殺。吾。妻。矣。賢。卿。試。思。之。某。一。生。何。等。清。正。乃。有。誣。以。竊。雞。者。此。恥。不。雪。終。身。不。可。爲。人。矣。梅。氏。曰。何。以。雪。之。朱。曰。吾。決。不。難。爲。人。但。求。飛。黃。騰。足。以。雪。我。胸。中。恨。耳。梅。氏。曰。若。然。天。必。有。眼。當。佑。耶。發。迹。也。梅。氏。語。時。唇。角。之。小。紅。暈。倏。隱。倏。現。欲。與。兩。頰。之。巨。紅。相。接。而。不。能。蓋。此。時。梅。氏。之。容。色。使。人。見。而。心。酸。也。既。而。不。語。久。久。梅。氏。赧。然。言。曰。妾。今。已。懷。孕。三。月。矣。耶。竟。略。不。介。意。耶。朱。乃。含。淚。曰。以。吾。兩。人。之。情。愛。而。言。本。不。應。拋。撇。以。去。特。以。遭。人。誣。指。男。兒。豈。可。默。爾。而。息。不。求。一。雪。耶。卽。別。妻。而。出。其。時。朔。風。怒。號。雪。片。仍。紛。紛。而。下。朱。遂。趨。趨。門。外。左。思。右。想。者。移。時。思。歎。關。更。入。耶。則。男。兒。志。氣。豈。可。墮。落。思。掉。首。逕。行。耶。則。拋。撇。愛。妻。似。乎。不。忍。思。有。間。舉。足。力。奔。門。側。欲。叩。關。入。忽。急。自。搖。首。曰。吾。今。立。志。出。門。矣。叩。關。奚。爲。哉。遂。冒。雪。而。行。行。未。幾。天。色。已。暮。雪。仍。未。止。人。家。無。不。緊。閉。門。窗。富。貴。之。家。則。煖。酒。燒。羊。整。備。雪。天。行。樂。貧。苦。之。人。則。工。罷。歸。來。草。草。晚。餐。一。頓。便。鑽。入。被。窩。到。黑。甜。鄉。去。惟。斯。時。之。朱。楠。崖。乃。冒。雪。而。走。初。時。尚。無。甚。苦。楚。但。有。軟。綿。綿。之。雪。片。落。於。頭。面。雖。不。疼。痛。亦。覺。難。受。仰。望。則。大。雪。正。紛。紛。而。下。俯。視。則。地。上。積。雪。半。尺。許。兩。足。浸。在。雪。中。一。步。一。顛。益。覺。困。苦。一。片。雪。世。界。連。天。接。地。旣。無。村。落。又。無。人。家。細。視。其。處。離。去。家。門。已。十。有。餘。里。旣。而。自。念。曰。男。兒。志。氣。本。不。可。灰。然。而。如。今。夜。之。雪。天。飄。來。蕩。去。總。屬。不。成。事。體。愈。思。愈。苦。愈。行。愈。冷。欲。尋。人。問。路。則。四。望。不。見。人。跡。且。行。且。嘆。且。嘆。且。行。者。又。半。時。許。始。得。一。村。落。幾。簇。火。光。自。室。內。射。出。斯。時。之。朱。楠。崖。本。已。疲。憊。不。堪。卽。放。膽。叩。門。應。門。而。啓。者。一。滿。嘴。白。鬚。灣。腰。曲。背。之。老。儒。見。朱。狀。乃。笑。迎。曰。君。豈。深。夜。失。途。者。耶。朱。見。老。儒。狀。知。爲。慈。祥。者。卽。上。前。揖。曰。晚。生。朱。某。

非失途者。實有不得已事耳。丈能留我一宵者。感且不朽。老儒曰。同屬士類。有何不可。是時老儒即肅容入。朱乃請以名姓。則以陸詩隱對。朱又問曰。今夜時已晚。天已冷。丈何猶未臥耶。老儒曰。後進書齋中門。弟子及子姪輩。方作扶乩之舉。朱聞言。至是乃曰。神豈有靈哉。老儒力辨其靈。朱則力言不靈。并以己之被誣竊雞事告之。老儒不能答。但曰不信。試入後齋去一觀可也。其時適文天祥降壇。繼則史可法張名振先後降壇。既而乩書關帝至。朱不覺怒曰。誰謂神有靈哉。關神聖也。尙有冤人事。他則更不必言矣。乩忽書曰。朱楠崖之學問道德人亦知之。神亦知之。悻悻奚爲哉。汝爲讀書人。何拘泥若此。且汝不聞五代沈麟士事乎。沈某日出門。足穿新履。有途人誣指曰。汝之履。卽我之所失也。速還我。沈卽脫而與之。無難色。竟跣足而歸。事後其人知其誤。卽取履還沈。沈卽受而笑曰。非汝也耶。則仍屬我。卽穿之。無慍色。涵養如此。方可爲人。汝將來有臨民望。何竟不知輕重。緩急而一味責人耶。李妻誣汝竊雞。本屬過分。然汝不過失去一館耳。若必謂李妻竊之。則立死刀下矣。吾旣爲神。豈可味輕重之理。緩急之道哉。是以寧受不靈之名。而救生人之命。此次之事。汝誠受屈。然而飛黃騰達。近在目前。竊雞之冤。不久可雪。忿忿奚爲哉。朱乃大樂。再叩之。寂然。是時老儒則曰。吾始以君爲庸俗之士。不意君爲人神共敬之。朱楠崖先生也。因置酒款之。并爲易去濕衣。而同坐者咸願以子弟請業。翌年入泮宮。朱仍不欲回鄉。井人或問之。則曰。猶未至飛黃騰達時也。又二年。老儒爲朱於京中某郎官處爲教讀。郎官甚敬之。又三年。乃入北闕。試竟舉孝廉。遂喜極而歸。

諺云。新婚不如遠歸。此蓋言新婚之夫婦。其情愛不如遠歸之夫婦也。若朱楠崖之遠歸。尤覺與他人之

遠歸不同。蓋其出也。乃以不如意事。遠出六年。榮歸梓里。心中之愉快。更難言喻。一到家門。而門已扃。詢之鄰居。知婦與七歲之子。均在岳家。卽奔往。夫妻喜極而涕。岳翁見婿榮歸。亦大樂。朱見其兒活潑異常。又且方面大耳。中心乃大慰。其晚岳翁不識趣。竟留楠崖於書室中。朱則曾私懇其妻。謂外出六七年。其間不無悲歡事。今晚當爲賢卿一傾夜間。幸勿鍵戶。婦不得已勉從之。坐俟久不見朱入。乃仍閉其門。夜半朱潛至內室。而門已扃。欲叩門。恐驚他人。亦有不便窺其門。闖離地五六寸。思從此入。詎知頭部雖已鑽入。祇以嚴冬。天氣所衣甚厚。雖用力撐拒。依然不能再進。其時汗出如漿。焦急甚。欲退出。又爲鼻峯所格。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心愈焦。爬抓愈急。衣服窸窣。有聲。後爲岳家婢媼覺。有婢溫姐執燭出。見朱狀而駭呼曰。姑爺何爲哉。岳翁聞爲姑爺。亦披衣出視。既而全家皆起。無法以出之。而促狹之婢媼猶在旁。冷嘲熱諷。朱益覺難堪。其妻則紅暈兩頰。絕不一言。迨至天明。岳翁命人借木工鋸斷其闔。朱乃躍然起。絕不一言。踉蹌奔出。不知所之。至是翁詢其女曰。婿昨日出。此笑柄。事前曾與汝約乎。女言其故。翁頓足責女不止。

朱楠崖自遭此笑柄後。中心頗覺不快。乃徒步數千里而來。滬上資斧將罄盡矣。忽於客邸中。遇見伊犁劃界大使張曜之戚陸賢清。乃互通名姓。後陸某自言奉張勤果公命來滬。物色幕府人才。祇以邊塞崎嶇。文人俱憚。而勿往來。此二月未得一人。深以爲憾。楠崖是時乃效毛遂之自薦。陸某知其爲孝廉。亦以爲可。後率以見張公。張詢以測繪山川形勢等。亦能對答不差。蓋朱家本山右。其地多山。幼時常喜圖繪山川形勢。以爲消遣也。又詢以能踰山越嶺乎。則曰。此自幼已習。更無庸顧慮矣。張大悅。既抵伊犁。隨從

之測繪員等類皆南中文弱士。日攜繪具。踰越山嶺。不勝其苦。以病辭者且大半。能任艱苦者。則不能繪事也。楠崖是時乃請曰。公若不嫌某之粗鄙。願告奮勇。公曰。以君之才。且賢。何敢有異言。君且去。借重處正多也。楠崖遂日率諸衛士入山。窺探指示。機宜操縱。法度而以綱要歸。報繪事員劃界之事。幸能不誤。張公乃大加嘆賞。奏保楠崖。以知府用。張公歸朝。命撫山左。楠崖得權登州。知府篆蒞任後。以廉能著盜無不獲。案無不破。民皆歌功頌德。半年後。乃假歸接眷。其時距楠崖鋸闕奔出已六七年矣。未行時。先寄一函於其妻書云。

賢卿妝次。一別七年。不可謂不久。未識近體奚若。甚念竊某在十年以前。所事輒左。常覺天地昏憒。萬物沉黑。從今以後。乃若一線光明。豁然開朗。人生之樂境。從此闢矣。然苟無李妻之誣。指安得爲孝廉。不有鋸闕之笑柄。何能權府篆。賢卿亦知汝夫執筆作函時之得意乎。此次之出門。先至滬上。因遇伊犁劃界大使張公。遂隨之往。事畢後。得奏保知府。張公撫魯。因權登州府篆。半月後。當過歸梓里。接卿來登。一享夫婦之樂也。今卿雖不在側。常似有卿之馨欬。笑語。有時穿一舊衣。必呼賢卿名。蓋此衣出自賢卿手製也。賢卿讀吾書。中心愉快。何如。岳父母閱吾書。中心之快慰。更當何如。相見日近。餘不多贅。惟珍重千萬。

楠崖啓事

某日楠崖之岳家。接得一函。發自登州者。合家奇之。惟封面書明朱家太太楠崖之妻。乃接讀之。知此書爲楠崖所寄。大爲欣喜。卽以示其父母。皆曰。眞賢壻也。男兒志氣。煞是不凡事。爲屠夫李某。聞以告其妻。妻笑曰。今吾夫待吾有恩。而子女亦已不少。願以前事直告。夫君當時之待妾。非拳足交加。卽絕以飲食。

妾以不能忍。餓乃竊鄰雞。聊以果腹。不意夫君竟持刀殺我。妾不得已。乃謾指之。彼朱楠崖。本一有道之士。何嘗竊雞。李曰。若然。我何以對朱公。妻乃笑曰。此事幸關神之相救。乃得有今日。如必欲理曲直者。妾早死刀下。尙有今日耶。妾家無朱公焉。有今日。夫君無朱公焉。肯善待妾。幸有此舉。而膝下乃多此若干兒女。而汝亦從此戒酒。勤儉持家。朱公歸時。吾夫婦當往謝恩。并道前歉。朱公爲厚德人。必不忍再加計較也。李聞妻言。亦深然之。

某日。朱公攜僕從。率護勇。道輕魯晉交界之羅家寨。見一人哭於叢林中。作自縊狀。公乃問其名。姓并詢以所苦。其人曰。某名胡文元。爲邑庠生。世居是間。惟近寨五十里間。山嶺重疊。盜賊遍野。居民除一二稍知禮法者外。耳濡目染。幾不知搶劫之外。更有所謂恆業矣。某於昨日。控黑衛自他處借銀。歸將抵寨。天已晚。自謂久居是間。又屬貧士。當無與爲難者。詎意有人自麥田出。舉棍猛擊吾頭。遂仆迨至醒來。銀已被劫。衛亦不復有矣。匍匐而歸。懊喪不已。事爲族衆知。皆曰。此某某所爲者。某某非他。吾叔也。言至是。乃嘆曰。天下焉有叔姪不相顧哉。吾若不死。將來益難爲生。言畢大哭。朱公曰。君爲丈夫。子何亦效兒女子痛哭耶。自經溝瀆。匹夫之所爲。君爲文士。抑何見小。此處不可居。則中國之大。無地不可居人。其人曰。家既貧。又爲家室累。奈何。公曰。此小事。吾能相助。其人猶不肯。公乃以己之所遭告之。且曰。男兒貴有志氣。耳將相寧有種哉。乃資助百金。令其攜眷先赴登州。并許羅入幕下。其人大感。乃卽日攜家赴登。而朱公則回籍接眷也。

朱公行經老儒陸詩隱門。卽順道謁之。并謝前日提掖恩。老儒迎之入。謂其門弟子曰。此才德兼全人。神

共敬之。朱楠崖先生也。速爲之禮。楠崖謙遜不遑。居二日乃行。旣而又經舊日所館村。村人相指而告曰：此當日李妻誣指之朱楠崖先生也。今日衣錦還鄉，何等榮耀！具見皇天有眼，不負善人。朱公笑曰：某不有李妻之誣指焉。有今日，其時李某亦出迎，卽邀之以入，并跪地以請罪。公曰：某方修好之不暇，而忍罪之耶？幸各寬懷。於是兩人復進香關廟，謂彼此願釋前嫌，而李某又願減壽五稔，以謝朱公。朱公遜謝再三。出廟後，李某別去。朱公卽往岳家，旁人猶相指而告曰：此梅家之壻某，卽當日鋸闖而逃去者也。今已飛黃騰達矣。不知彼梅氏女幾生修到也。岳父母見壻歸，無不作開口笑。妻見薰砧，益覺欣悅。居未半月，遂卽起程赴魯。到署後，卽招胡文元入幕。胡旣入，頗爲朱公盡力。後以功保縣令，亦以循吏稱。其時肅順當國，威懾朝廷，勢傾海內，因賞識朱公才，乃擢爲藩司。朱公絕不謁謝。同僚王某進曰：公之得任藩司，皆知爲肅順所保，卽不阿附，亦當具刺謁之。公曰：男兒志氣，不可爲不義屈。苟某而勝是任，則肅順不保他人，亦將保之某而不克勝任。雖有肅順之保薦，亦無所用。卒不往。肅順知之，無如何，未幾，肅順以自命願命大臣，拿解京華，賜死東華門。凡所薦保之官員，或查辦，或去官，而朱公因此未株連。晚年時常舉其事以告人，且掀髯笑曰：此亦男兒志氣也。人感佩之。

●雙十節國慶留念以題字分詠

(東園)

戲用曲牌冠首。中嵌四字。接上句末字。末結警時語。藉博諸君一哂。

雙雙燕。燕燕鶯鶯。麗人行也。

十二紅。紅紅素素。美人篇也。

節節高。高視闊步。學校生也。

國香慢。慢罵諸生。老前輩也。

慶春澤。澤不及民。宜早荒也。

留客住。住在銀臺。賢人隱也。

念奴嬌。嬌藏金屋。百官富也。



偵探 短篇 妄言致禍

(美國赫色靈著) (常熟姚民哀譯)

嘗讀袁簡齋書麻城縣獄事。以爲酷吏濫刑。無辜枉死。惟專制之治有之。偶檢紐約雜誌。見有折獄一則。與蒲留仙所著費祿祉折獄事相類。不意歐美法網之周密。警務之精良。一或不慎。亦有以縲綫加於無辜。平民者。迺知社會愈進化。則道德愈衰。微離奇幻之事。益層出而不窮。始信聽訟者之不僅恃乎學。尤恃乎術焉。爰譯之如下。

柏耳干者。美國芝加哥省區之法官也。余(赫色靈自謂)爲省區之律師。因與常相過從。其爲人沈默寡言。處事精慎。同僚每譏其迂闊。而彼自若也。一日有無首屍。發現於哀殺闊街之曠地。循例昇屍至陳屍場。曉示闔區。使屍屬認明投狀。庶可知死者之歷史。藉以探兇手之端倪。安知此次陳屍。竟有反乎常情者。蓋陳屍四日。無人指認。而告發者反先至。

一夕。余與柏耳干共宴於龐丁之宅。柏耳干告余曰。予亦知無首屍案。有人告發乎。告發者爲賀幹。綽號黑燈。莽一目。素行無賴。有名沙斯思者。於星期一之晚上。與賀幹共飲於保惠萊街之小酒肆。中沙斯思醉後。忽謂賀幹曰。爾亦知余近作一快心之事乎。賀幹詢以何事。則曰。前日余途遇一人。腰挾巨資。我已將其人殺死。而有其資矣。賀幹以其妄嗤之。以鼻沙斯思則出其囊中一束紙。以實其言。賀視之。紙卷疊疊。花紋密密。果皆紙幣也。約計二百餘金。時有酒肆之僕。歐在側亦見之。無訛翌日。賀幹見報紙載哀殺闊街暗殺事。遂卽首於勃耶曼街之警察分署。警吏以其素無賴。且乏左證。斥之。賀幹乃喪氣而返。逾時復來。警察廳控告未稔。彼與沙斯思有何深仇。在前。此次必欲置沙於死地。最奇者。賀幹面余時。又云沙

斯思至拉利酒肆之際。死者之頭猶在其手。以破布裹之。而束以繩。封扁甚固。語時以手狀裹之大小。余詰之曰。封扁既固。汝何由知其布內爲頭。豈彼曾啓以示汝乎。賀幹則曰。否。彼自言若是。而余亦曾見其包上殷殷之血漬。猶鮮耳。

星期六之上午。柏耳干遂飭吏拘沙斯思。并傳拉利酒肆之僕歐。與相對質。僕歐供稱。曾見沙斯思挾一破布之包。但不知其中爲何物。沙斯思亦自供。有之。不過其中爲沽來之啤酒。三瓶。柏耳干知沽來之啤酒。滿三瓶。例給一紙匣。決無用破布包裹之理。怒斥之。沙則又改言爲其親某代購之衣料。乃傳某至。則云並未託沙斯思代購衣料。於是沙斯思因言語支吾之故。由嫌疑而入凶手地位。被拘禁矣。是日下午。及翌晨之星期日。照例休沐。及待星期一之清晨。則有一少婦。自陳名却。潑萊者。來投狀認尸。言爲亡者之妻。柏耳干使與沙斯思見面。問識渠否。却曰。不識。惟認彼身上所服之衣。則爲彼夫生前所衣之常禮服。於是沙斯思之罪。當然成立。刑事判事官。卽欲斷沙斯思爲凶手。而柏耳干則仍息心靜氣。窮詰底蘊。以爲證據未足。不能判決。復問沙斯思曰。爾所挾之二百餘金紙幣。是否爲劫奪死者之物。爾與死者。究竟挾何夙怨。抑專爲圖財謀命。而下此毒手。沙斯思笑曰。死者實非余所殺。上帝鑒察。可以設誓。余實冤枉。二百餘金之紙幣。則爲親戚某命。余送至愛芝街之衣肆中。作補助金者。柏耳干傳其親某來。盤問一如沙言。柏耳干頷首者。再不復究。沙轉目以視密昔司。却潑來。則方垂涕危立。體態盈盈。而雙瞳如梨花帶雨。灼灼視人。尤足令人心動。柏耳干矚及至。再却則泣愈悲。柏耳干似亦心動。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徒泣何益。我問汝。爾夫在日。作何生計。離家幾日矣。却對曰。夫向爲小販。以自贍。給蓄其餘資。得二百金。上

星期一將携此款至銀行儲蓄。且乘便往白佛利亞探視僮母。初不料遭此橫禍。家無恆產。所天又亡。而吾夫汗血所積之二百金。亦爲萬惡之狗掠去。僮將何以自存。堂上若不爲僮追還此款。僮勢必爲餓殍矣。言已。復頓足大哭。柏耳干惻然。宣告下星期三再訊。遂退庭。

星期三開庭之後。柏耳干詰沙斯思曰。金在何處。從實供出。爾既殺其夫。尙欲殺其婦耶。沙斯思極口呼冤。柏迺命吏搜其身。則除三辨士外。不名一錢。沙斯思之親某。則出愛芝街成衣肆。之收據。以證明其冤。柏耳干迺謂却潑來曰。此款今無着落。必待結案之後。方能追還。然亡者之首。一日不獲。則此案一日不決。此案一日不決。卽此款一日無着落也。却潑來默然。柏復曰。余並非有疑於密昔司。頃間所言。密昔司殆謂我對於此案。有袒護被告之處。或者疑亡者非密昔司之親夫。密昔司投狀認尸時。曾云夫之腿際有絆癩。余驗之果然。癩生隱處。若非夫妻。何悉之詳。但此雖足以證亡者爲密昔司之夫。而仍未足以證兇手爲沙斯思。沙斯思所服之衣。密昔司謂亡夫之衣。而沙則謂爲自製者。二說皆出自本人之口。無第三者作證。則密昔司一方之言。可信。沙斯思一方之言。亦不能不信。故今日之事。欲期破案。非先得亡者之首。不可。却潑來聞言。泣然曰。僮輕年弱質。忽遭大故。亡夫之首。何由而覓。柏曰。余固未命密昔司自行尋覓。此乃警察之職務。密昔司靜候可耳。但密昔司年少伶仃。來日大難。何以爲生。卽追得汝夫二百金。歸還亦僅能供一歲之費。不如再醮爲上策。日後亡者之首。有着此案。卽不難水落石出。結案後來領二百金去。以此金作奩資。人將爭娶密昔司。何患無夫。時余（赫色靈自謂）以律師資格。得預旁聽。聞柏耳干之言。爲惑滋甚。殊未知其用意所在。及退庭。余急私謁柏耳干曰。君殆病耶。今日在庭上與尸屬所語。

誠莫明其妙。彼年少喪夫，傷心曷極。矧度未亡人，却潑來，亦一多情種子。今遽令其改醮，彼將何以爲情。柏爾干哂曰：此固彼所甚願而不能遽出之口。余代爲宣之，君少安毋躁，後當驗我語之，非妄。君謂彼是多情種子，天下豈有多情種子而能久久死心孤處者耶。余茫然不解所語，遂亦不深究，相與一笑而散。翌日，余方據案草狀，聞電鈴甚急，執筒以聽，始知警察廳所發。余曰：否否……柏耳干君不在此……余實不知……大約在裁判所也……沙斯思之案耶……是矣是矣。君巡長耶……謹遵命。柏耳干君來定當轉致……有頃，柏耳干果來，足未踰檻，余遽曰：密司脫却潑來之頭獲矣，在格守德街沙斯思所居附近之電桿下面，以破布裹之，一如賀幹之言。欲知其詳，請問勃郎曼街警察分署之巡長派辣提君。柏耳干聞言，反身竟去。余則閉門續鈔狀稿。越二日，柏耳干復傳集一千人證，開第三次審判。余因事不克往聽，未知其究竟。是日下午，余偶經警察廳門首，見一藍服之警察，方押一人至。警察素稔，余與余舉手爲禮，且指其人曰：此卽報人頭之人也。余視其人年可二十許，低頰濃眉，知非本國籍。警察又曰：是人名斐列勤，向在本地作小販，且領有本地之護照，自言前日清晨乘馬至某處，過格守德街，馬蹄踏泥，見破皮裹一物，以爲金也。視之則爲人頭，乃大駭，隨卽報警署。此蓋沙斯思惡貫滿盈，故却潑來之頭，乃於無意得之。余曰：爾今押彼至拘留所乎。曰：然。此乃巡長之意。柏耳干君以爲彼似誠實勤作之人，且領有本地之護照，有事傳彼當自至，不必拘留也。余頷之而歸。歸後一二日，聞斐列勤已釋放。自是二星期中，余爲公務所纏，不得稍暇。沙斯思之案，亦擱置腦後矣。

流光易逝，又屆星期，爲哀殺闊街暗殺案發生後之第三星期。余因六日來艱苦，惟此日足以償補，故決

意。作。竟。日。歡。娛。晨。起。即。往。俱。樂。部。柏。耳。干。已。先。在。邀。與。博。三。戰。而。柏。皆。大。勝。余。此。時。全。神。注。博。絕。不。言。他。事。柏。耳。干。忽。曰。君。當。慶。我。也。余。曰。君。且。無。受。人。慶。我。將。擲。此。孤。注。背。城。借。一。未。知。鹿。死。誰。手。也。柏。耳。干。曰。非。謂。是。也。君。見。今。晨。之。報。紙。乎。余。曰。未。也。柏。曰。然。則。無。怪。君。之。不。知。也。余。本。不。欲。於。休。沐。日。與。聞。外。事。至。是。疑。團。頓。結。不。禁。急。問。曰。君。謂。何。事。可。慶。乎。柏。耳。干。曰。哀。殺。鬧。街。暗。殺。一。案。明。日。可。移。大。審。院。矣。余。思。此。案。兇。手。已。獲。早。可。結。束。遷。延。至。今。尚。何。慶。之。有。因。曰。此。事。亦。何。足。慶。柏。耳。干。曰。君。以。爲。殺。人。者。必。沙。斯。思。耶。余。曰。死。者。之。首。得。之。彼。所。居。之。附。近。則。兇。手。非。彼。而。何。柏。曰。何。君。之。言。與。警。察。如。出。一。口。語。時。雜。以。冷。笑。若。譏。余。言。之。大。謬。不。然。者。余。見。此。狀。心。頗。憤。懣。思。即。有。以。報。之。亦。冷。笑。曰。且。問。死。者。之。妻。今。何。如。矣。想。已。別。從。良。人。去。也。蓋。余。以。死。者。之。妻。必。不。忍。速。醮。故。作。此。問。以。諷。柏。耳。干。前。言。之。不。情。耳。柏。曰。後。夫。固。有。然。不。克。結。婚。矣。余。曰。如。何。彼。娟。娟。者。固。不。患。無。壻。奈。彼。之。不。忘。前。夫。情。分。耳。柏。微。哂。不。答。余。見。彼。不。語。意。其。窮。于。詞。愈。自。信。余。之。見。解。不。謬。已。而。侍。者。以。檸檬。進。飲。時。偶。見。窗。間。桌。上。置。報。紙。一。張。隨。手。取。而。讀。之。見。本。埠。新。聞。中。有。標。題。曰「奇。案。冰。消」一。則。備。載。哀。殺。鬧。街。暗。殺。案。事。閱。竟。不。覺。大。呼。曰。密。昔。司。却。潑。來。乃。爲。殺。人。兇。手。乎。言。時。余。聲。過。巨。柏。耳。干。手。中。之。檸。檬。杯。幾。隨。余。之。呼。聲。而。墜。地。洋。洋。曰。然。即。報。告。發。現。却。潑。來。首。之。斐。列。勤。亦。同。下。獄。矣。試。爲。君。述。之。余。即。移。座。其。右。請。畢。其。說。

柏。耳。干。曰。余。經。此。番。之。實。驗。益。知。治。獄。者。之。不。可。不。慎。也。沙。斯。思。與。賀。幹。之。言。特。酒。後。嬉。戲。耳。當。賀。幹。告。發。之。初。余。思。天。下。寧。有。舉。已。殺。人。之。事。以。告。他。人。自。認。爲。兇。惡。之。徒。者。此。爲。啓。余。疑。竇。之。一。密。昔。司。却。潑。來。之。來。認。尸。適。在。沙。斯。思。逮。捕。之。後。夫。陳。尸。場。與。彼。家。近。在。咫。尺。四。日。之。中。認。尸。者。踵。至。彼。獨。不。一。顧。問。

迨後沙斯思就獲始倉皇而來此啓我疑竇二且余於開審之日密遣繙譯員彼得陰至其家勘驗見其室有血跡余曰然則當時胡不卽拘禁之而反縱之耶柏曰警察亦云然但我思彼係一女流焉能獨力殺一男子且其家在格守德街十一號之三層樓更何能負尸於背越三層之樓棄尸於數百丈之外是必有奸夫與之協力謀殺無疑故我復遣人探詢其鄰右彼婦平日有無外遇隣右皆云不知余大失望不得已。在庭上用一種越出範圍之語言勸其從速再離且以全尸爲得金之期彼等意在速合及得金必將頭至果不出我之所料竟入我計中也余曰然則君何以知報告獲得人頭之人卽爲奸夫柏曰斐列勤爲德意志產渠非吾美人何由知此泥中之首爲被人暗殺之却潑來卽爲我美人亦無如是之巧況亡者之首竟發現於素識亡者之友人卽使有之豈有不闕傳一市之理何以斐列勤悄然來報乎余曰聞汝尙縱斐列勤歸有之乎曰有之然則何以尙不卽審詰而猶縱之柏曰不敢造次也我旣縱之去卽命人至證婚所調查觀與密昔司却潑來來證婚者爲何如人明日使者還報彼婦果與斐列勤連袂至焉於是斷定彼等因奸謀命見財起意之罪余曰沙斯思示賀幹之包與報人頭者所獲之包聞爲同一物是又何故柏曰顏色及破舊雖同而賀幹言沙之包外有血跡斐列勤所陳之包則無血跡子何所證而能指此包爲一物余是時疑信參半匆匆別柏歸途細味柏言終有不解者卽沙斯思包中亦究不知爲何物

翌日下午柏至余家笑謂余曰關於暗殺却潑來之案中昨日我又得一有趣之事可以釋君疑團昨返署放沙斯思出獄詰其包內究爲何物則曰一鵝耳余謂鵝非違禁品物沙又何必若是難言柏曰此鵝

彼。係。自。其。親。某。處。竊。來。當。時。彼。之。性。命。懸。於。某。之。一。言。若。自。認。爲。鵝。恐。某。恨。其。竊。已。之。物。而。以。言。傷。之。則。彼。命。危。焉。余。聞。言。不。覺。大。笑。復。曰。然。則。賀。幹。何。憾。於。沙。而。陷。其。入。恐。怖。之。境。柏。曰。亦。有。因。也。沙。斯。思。出。獄。時。其。妻。已。嫁。賀。幹。矣。余。至。是。始。恍。然。大。悟。而。佩。柏。耳。干。折。獄。之。神。

民。哀。曰。却。潑。來。以。一。弱。女。子。欲。再。醮。斐。列。勤。以。遂。其。永。永。情。慾。之。私。至。不。惜。手。刃。所。天。之。生。命。聞。者。莫。不。戟。指。怒。罵。謂。其。淫。賤。兇。毒。真。禽。獸。之。不。若。然。而。瞠。目。觀。吾。國。士。夫。儼。然。身。居。人。上。亦。公。然。同。謀。設。阱。戕。賊。共。和。與。却。潑。來。之。再。醮。目。的。亦。復。相。同。此。輩。車。載。斗。量。其。罪。實。在。却。潑。來。之。上。哀。哀。小。民。困。苦。無。告。安。得。如。柏。耳。干。其。人。出。以。雪。此。巨。冤。耶。

●紙帳銅瓶室剩墨

(逸梅)

梵生內兒。郵示其詩。艸若干首。錄之於下。友有作李十郎行者。成一律。諫之。云。茶煙禪榻病遲遲。宋玉秋來鬢有絲。金屋三星圓好夢。銅屏十斛費珍珠。豈無江珮留交甫。尙有錯刀繫陳思。誰信茂陵秋雨夜。鳳牋又寫定情詩。有感云。俯仰人天裏。滄桑感古今。一身孤寄客。四海難容人。日月蹉跎去。風塵涕淚新。長沙何處弔。寂寞湘江濱。少林寺書壁云。識得西來意。何用艸鞋錢。八十猶行脚。趙州真可憐。河干云。獨向江干立。蒼茫百感生。家鄉五千里。何處白雲停。日暮蟬聲急。夕陽黯可憐。鄉心何所似。一雁過南天。代人寄蘇州。怡園八月廿四日琴會云。吳中棲遲老成連。忽傳雙雁到涇邊。歸來趙抃祇餘鶴。時去鄭虔不值錢。兩戒山河聲悄悄。孤宵風露夜年年。遙知觴詠風流處。花雨一庭現諸天。均淡逸可誦。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第四章 克斯尼海島

吳門周瘦鵑



尼柏爾幫助我也很盡力。現在我必得上那潛艇探聽恐怖黨人的秘密。就不得不和他暫時分開。我想他心中一定又是發急。又是害怕。有說不出的難過。然而祇好讓他難過着。等我大事告成。他就可大樂了。我上了潛艇之後。看見一個兵官模樣的人。望着我笑。却不說一句話。我看他的神氣。大約就是這艇中的司令了。這時甲板。上有一個穿着制服的水手。手中拿着一管來復鎗。向着我道。你不是我們黨中人。你可是麼。我很安閒的答道。我自然是黨人。我們都是有關係的。啊。他道。你須曉得。漢里司的手段。非同尋常。麼。這一次。我們果能安頓回去。所有這潛艇上面的人。都得受着很高很大的獎賞。咧。我答應着。又曉得。這位司令。名叫漢里司。我和恐怖黨人接觸了。好多次。却從沒聽見過。這個名字。看他的外表。也是個很有能耐的人物。一會他發下命令。就把那救生船上的金銀。都搬到艇上。又教那船上的人。仍舊回去。正當這個當兒。漢里司忽道。各人小心啊。那天際線下有許多的黑烟。恐怕那裏有甚麼事。我們須得準備着。我聽着他說。一動不動。不多一刻。他教我下艙去。當這潛艇沒被黨人劫去之前。我已去過。所以當中的情形。我很熟悉。大約十分鐘後。這潛艇就慢慢沈下水去。各處的電燈也。大亮了。漢里司笑着向我道。A五十二號。我們的事。現在已完了。我且問你。你的夥伴。可是A八十八號麼。我道。正是。他名叫西克。我叫擺。字立基。漢里司道。這個我都曉得。你在黨中。任甚麼職務。我道。頭等秘密員。漢里司道。你的地段。在那裏。我道。在紐約及西方一帶。漢里司道。你歸何人節制。我道。是很有聲名的。辣伏得。漢里司道。

辣伏得我久聞他的大名了。他所做的事確有神出鬼沒的能耐。他在美國也不知做成多少大事。攞李立基。你把你的信認簿子給我。看那麼就可大家放心了。我當下就把那袖珍簿遞給他。他看得很爲仔細。看完又還給我。道：這一次我們可得着四五萬鎊之多。總算成就個大功了。漢里司待遇我很爲客氣。曾引着我到艇的各部份去參觀。並把當中的內容講給我聽。說得很爲詳細。我倒很爲奇怪。這潛艇的構造都是抹克司歪爾最近發明的。漢里司何能曉得想來這位漢里司定是抹克司歪爾的書記。所以恐怖黨人劫奪這潛艇之後就派他做個司令。帶領着這潛艇來做這回事。這樣想來這個漢里司一定不是常人了。這時他又道：現在我們的首領在克斯尼海島。我們到了那裏就可見着他了。我聽了他這話。心下想道：這事很有些爲難。倘若潛艇到了那個海島。正在日間。我上了岸。到了新格萊夫的面前。萬一被他識破我的計策。我應得怎樣對付呢。一時竟得不着主意。但是那時間却過得很快。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漢里司也走開去。只剩我一個人坐在一間艙裏。好不沒趣。正在這個當兒。忽聽見一個高叫的聲音。我立刻走出去。心想道：莫是出了甚麼亂子不成。我方纔動了這個念頭。早有一個人向我跑來。我就問他道：有甚麼事啊。那人面色慘白。一只手上還有些血迹。看他形狀好不驚慌。抖抖的聲音說道：這件事可大不了。他竟遭了這慘禍。他被機器軋傷了。又有一人道：他可死不曾。第一個人道：死還不會。死他叫我來喊攞李立基。立刻到他面前去。我却鬧得不明不白。也不知道這他究竟是誰。當下就問道：誰被機器軋傷了。那人道：我們司令漢里司。我聽得是漢里司被機器軋傷。也不免得吃了一驚。當下就跑到他那裏去。心中却很奇怪。他怎樣會被機器軋傷呢。這時潛艇已走得很慢。差不多要停了。我走到

機器間看見漢里司正躺在地板上。旁邊還立着三四個人。地板上染了許多血跡。漢里司看見了我。就道：「我可完結了。不幸我的膀臂碰着了機器。竟然被他軋斷。我想總沒性命了。」我近前一看道：「請你不必這樣說法。據我看來。是沒有性命的危險。請你安心養息着。這潛艇的內容。你已經告訴了我。我可替你做代表來航行這艇。安然的到那海口去。你不必操心。漢里司沙聲道：「這樣很好。又向旁邊一人道：「他叫巴摩爾。他對潛艇也還有些經驗。可以教他幫助你。我搶着說道：「各樣事情。你交給我。便了。我敢保險。中途不出意外。我說到這裏。漢里司已暈了過去。他的傷勢很重。着實有些危險。巴摩爾道：「司令的傷勢重到這樣。我誓必竭我的能力。把這潛艇開到目的地。我道當然這樣。我又向着衆人道：「你們不必驚慌。仍舊去各幹各的事。衆人很服從我的命令也就去了。巴摩爾問我道：「我們司令何以這樣相信你。我道：「他自有相信的道理。你又何必多問。現在最要緊的事。是趕快開艇前行。我們不必多談閒話。當下我就走到機器旁邊。加足了機力。我雖不常弄這機器。手段却很熟悉。不過半小時的光景。潛艇比先前走得更快。我再看看漢里司已被人扶到別間室內去了。我并且自打羅盤。巴摩爾站在我旁邊。我心中暗算。照這樣速。率大約一句鐘過後。就到那克斯尼海島了。我們在路上。却走得很爲平安。一些沒遇着甚麼。等到看見那海島的時候。却剛正一句鐘。我就拿定羅盤。直向那裏走去。靠近了些。看見那邊有個海口。却很窄狹。兩邊都是高山。我就打算從這海口進去。巴摩爾看了這窄狹的海口。恐怕偶不經心。就得碰着山石。却露出很不安的樣子。我還是安閒自在。慢慢的開了進去。等到了裏面。我又把艇浮出水面。看見這口內的水面。又寬闊了不少。太陽直照在我們艇上。有幾個人就上了岸。我也把艇停下心想。我

已到了這裏。正是我着手進行的時候了。我又走去看看漢里司。見他還是昏迷不省人事。但也沒有性命之危險。我們又把他扛到岸上。安置在一間小屋當中。那屋就在高山的脚下。當潛艇進那海口的時候。我已看見海口裏面停着一只汽船。這只汽船就是恐怖黨人乘着來騙取抹克司歪爾的潛艇的。所以。我一看見就能認出心想。新格萊夫就在這船上。面麼。我問了一問。果然不錯。當下就寫了一張通啓。都用他們黨人的縮寫字。託他們遞到船上。大約五分鐘的工夫。就見有一只無篷的小船向岸划來。這時。巴摩爾本站在我旁邊。就問我道。我們首領。你不是沒見過麼。我道。正是我所以非常想見他。倘能再和他談幾句話。那就更榮幸無比了。巴摩爾道。這個總可辦到。我們必得把路上的事情一一告訴他。擺孛立基。據我看來。你的功勞。總算很大。我又謙虛了幾句。等到了那無篷的小船。我想我已到了這海島以內第一件。事就得設法奪回那潛艇。倘能達到這目的。新格萊夫的計策。仍舊是失敗。不過有一件事。却很爲難。我一個人。那能駕駛這潛艇呢。我在這裏想着。不知不覺。那小船已靠近岸了。新格萊夫就上了岸。身上着的衣服。和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一般。無二。這時。巴摩爾立刻走向他。面前去和他談了一回。新格萊夫就笑着向我說道。擺孛立基。你這一回事。幹得很好。我必得重重賞你。就賞你一百鎊。罷。我道。這不算甚麼。這是我對於恐怖黨應盡的職務。那能格外受賞。新格萊夫又笑道。你也不必客氣。我說出話來。就得做到你做成的事。委實令我歡喜。但可憐漢里司。遇着不幸。你看他還能好麼。我道。據我看來。性命一定可保。大約幾個禮拜後。就可全好。不過成了個殘廢人了。新格萊來道。稍停幾天。我還得親自去看看他。擺孛立基。你現在到了這裏。你又是個很能幹的人。我必得給你個很大的地置。我道。

這個不敢。我委實是個無用的人。新格萊夫道。老實說罷。大凡我們的黨人總有一些能耐。決沒有無用的人。今天晚上。你可到我船上來。你把安哥尼船上的事情。細細說給我聽。這潛艇上面。我還有幾件事。要問你。現在你先去睡着息息。我還有要緊事。不能和你多談了。新格萊夫說完。就返身走。直向那潛艇走去。大約是去察看一番了。新格萊夫叫我去睡着息息。但我睡在那裏呢。再看新格萊夫正和一個潛艇上的水手談天。那水手身材短小。又很活潑。一會就向我走來。向我道。先生。請你到這裏來。我聽他喊我先生。一定是新格萊夫招呼他。須得格外尊重我。當下我就道。你何以這樣客氣。那水手道。是首領吩咐的。首領並教你去睡着息息。今晚九點鐘。再到他船上去。你倘然要睡。就隨着我來。我道。這個再好沒有。但是還有一層。我從昨晚到現在。還沒吃一些食物。你可能再給我些麼。那水手立即答應我。我就隨他走過一條石路。却越走越。高走的時候。他又告訴我許多話。據我聽起來。却很有關係。他笑着向我道。你現在在甚麼地方。你不是不明白麼。這個地方。不是和深山一樣麼。但是你不久就可看見一個炮台。我道。炮台麼。他道。不僅有一個炮台呢。這山石當中。都裝着些機關鎗。你聽了。不格外奇怪麼。我道。這可奇怪極了。他又道。倘然有人來攻擊這島。我們就可開鎗抵敵。就是打上幾天。也不要緊。我們的鎗彈。是不愁缺少。因為這山石下面。還有兵工廠。這海島上面。本有百十個人。我們都搜羅在這廠裏。我聽了他這話。真覺得希罕。我且深信他說的話。一定確實可靠。這時我們已走到許多山石當中。就進了一道很黑暗的山路。路前面的屋頂上。都裝着許多燈。燈光很亮。定是電燈。我們順着這山路走去。却進了一所小屋。屋的頂上也裝着電燈。屋裏面。椅子。桌子和臥牀。都佈置得很齊全。大概是替我預備的。那水手道。

這就是你的臥所了。各式事情都代你預備好了。我又派了一個人。在這裏伏待你。你要甚麼。就和他說好了。不一刻的工夫。你的食物就可送來了。說完他就去了。我一個人坐在這裏。把方纔的事。再想一回。覺得非常奇怪。偷能容我把這海島四圍察看一番。我必能有許多發現呢。我這間房屋。却很舒服。空氣也很流通。牀上鋪着新製的被褥被單。白得和雪一般。不到五分鐘。有人敲門。當即有個衣服很清爽的人。走了進來。手中捧着一個盤子。盤子裏面放着一盆冷肉熱菜麵包之類。他很當心的一樣一樣放在桌上。就退了出去。不一刻。又送進一瓶啤酒來。我就慢慢的進食。覺得這些菜蔬。都烹調得很爲入味。我吃完之後。就睡倒牀上。我把各種心事。一齊拋開。不多一會。就睡去了。等到醒來。已差不多七點鐘了。這時我的精神已經恢復。覺得很爲充足。我就決定辦些事情了。當下我就跳下牀來。點上一枝捲烟。走出屋來。周循着這條山路向前走去。並沒遇見一個人。却時時聽得許多聲音。但也辨不出是甚麼。我走了一會。天色已暗。看見那汽船上。並沒上燈。我又向那些山石走去。據我一眼看出去。這海島上面。却沒有農田。都是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石罷了。我又走了一刻。心想看這種情形。我將怎樣離開這海島。又將怎樣奪回這潛艇呢。這時我已到了海島最高的山石上。四邊的海水都看得很爲清楚。却都沒有一些燈光。我是何等精細。當下也把那捲烟擲去。我說沒一些燈光。這話可錯了。因爲我再向左邊看時。却見那山石當中。露出一些燈光。我又向那裏走去。看清那裏的地勢。恰如一只碗。四面的山石都高起來。當中却低了下去。在這當中的左邊。却有一座木屋。我一眼看上去。就明白他的作用。原來正是座無線電台。

## 第五章 無線電台

這座無線電台却造得很爲得勢。偷從海中看上來一些也不能看見。而且那台的屋頂上都漆着黃白顏色。和四周的山石一般。這時我離開他祇有二百碼的光景。我又看見那燈光。是從一個小窗子裏面射將出來。我想走上去。但立着沈吟着。一回摸着手鎗。還藏在袋中就放胆前進。可是舉步很輕。能夠不被人看見。那就更好。這條路很高低不平。我走的時候。很爲當心。我這樣秘密的行爲。偷然被人識破。我的地位就非常危險。我却不願自己造成這危險的地位。這時天色本漸漸晚了。祇有西方一帶。還有些斜陽的餘光。我走得越近。那無線電台就看得格外清切。見他是一座很小的木屋。只有一道門。一扇小窗。窗子向着這海島。還有二塊木板裝在旁邊。大約遇着風雨的天。就關將起來。這時却兩塊都閉着。裏面的情形。我能看得清楚。我挨進窗口。道我的幸運。還沒離開我呢。我再從這窗口朝裏一看。見裏面佈置得很爲清潔。那張無線電的機器。却正向着我窗的左邊。有一個人坐在安樂椅上。面向門背朝着我。他口中正吸着香煙。手中捧着一本書。在那裏讀。桌上擺着一盞燈。三面都用紗罩着。只空着向這人的一面。所以室中很爲昏黑。我笑着想道。倘然我能用這無線電台拍個無線電出去。想來總有我的熟人。接着就可叫他們放心。但是這室中坐着一個人。我又那能拍這電報呢。除非設法使這人走開方纔可以。然而我這時那能冒險做這種事呢。我這樣立着。有二十分鐘。光景四面也沒一些聲音。祇有那人咳嗽聲和翻書的聲音罷了。一會那人把吸剩的香煙。擲在地板上。還賸有半寸長的光景。我又仗着胆子。挺挺直又看見那人的臉了。他已把那本書放在膝上。眼睛合攏着。雖沒睡着。大約已將近睡着了。我

又等了三分鐘。那人沒一些動靜。我當即得着了主意。像這種機會一個月當中難遇着一次。那麼安能輕易放過。倘然我能個成功。那就更好。即或失敗。最後一步不過是那個死字罷了。難道我怕這個死不成。主意打定。便從衣袋中掏出一個小藥瓶。從當中倒出一些藥。放在手帕上。你道這是迷藥麼。却不是。迷藥因爲迷藥的氣味很香。我這種藥是特製的一些氣味也。沒有而且效力很大。我又走過去輕輕的轉了門環。那門當即開了。本來這間屋造在這秘密海島裏面。外人也不能來。自然用不着防備時。時關上鎖了。我偷偷的走進門。躡着脚步走到那人旁邊。拿出那塊手帕。放在那人的鼻孔下面。約摸距離二寸光景。不多一會。那人的呼吸格外深長。總要半點鐘方纔可以醒轉來。當下我就回轉身來。望着那裝在桌上的無線電機。又把四面的電燈都扭亮了。這屋中的情形。我就看得十分明白。我不用他們黨人發電器。却用普通的發電機。立刻拍出一個電報。據我想來。各海軍港口的無線電台上。一定可以接到。果然不多一刻。就有了回電來了。那機器叮叮的問道。你是誰啊。我答道。我是南爾遜。李。你可是誰。他答道。我們是薩司蘭海岸上海軍處。我聽了。不由得呼了一口氣。薩司蘭海岸距離這裏最近。他首先答覆。這是再好沒有。當下我就把詳細的情形都拍發出去。一會他又答道。我們都已曉得。就依着你罷。我的目的既已達到。就離開那機器。又把電燈都扭熄。那人却仍舊睡着一些也。沒動靜。然而再停一刻。恐怕就要醒轉來。所以我不敢多耽擱。就走了出來。仍舊把門關好。站在窗子口。息了一刻。就走去。一些危險也沒遇着。而且天氣已黑。霧氣也很濃厚。我走了不多幾步。回頭再看。那人已經從椅子上站起。吾聽見他說道。我睡着。一刻好不危險。倘然我們那首領過來。被他看見。恐怕要立刻請我吃手鎗呢。我聽他



這口氣。我方纔的舉動。他自然未嘗曉得了。那人就把窗外的木板放下。於是我也不能再看見他。就循着原路走回。等走到那條山路。正要點一支捲煙吸。却見有兩個人走過來。狠狠的望了我一眼。沒說甚麼。就走過去。我也沒去理會他們。仍舊走我的路。不多一刻。已到了我那所房屋了。我把時表拿出一看。已差不多八點鐘。我出去了。已經一句又十五分鐘了。再等一小時。我就得到那汽船上去。這時先休息一回。于是就睡在牀上一會。還有二十五分鐘。方是九點鐘。却聽得有人敲門。隨即那門就開了。先前送我來的那個水手。就走了進來。道：你醒醒罷。首領正等着你呢。我道：他說是九句鐘。這時還沒到九點鐘。咧。那水手道：是他教我來喊你。大約有甚麼要緊事。說不定是那潛艇要開到海中去了。我當即跳下牀來。道：那麼我就去便了。我們就離開這屋。走到海岸旁。已有一只小船停在那裏。等我們就上了小船。向那汽船開去。不多一會。就到了汽船旁邊。甲板上面有一個穿制服的人。他領我去到大艙。新格萊夫正在那裏。背着手。走來走去。我並看見他手指當中還夾着的一張紙。他見了我。就道：擺孛立基。你把艙門關好。聽我告訴你的話。方纔我接着一個要緊的無線電。立刻就得到實行。一秒鐘也不能耽擱。我道：我可能効勞麼。新格萊夫笑着道：那個無線電是從陸地上我們的無線電台上拍來。說是有一只船叫做斯塔號。這時正航行在外海半夜當中。就可到他的目的地。這目的地距離此地約有一百里的路程。我很懇切的問道：難道那只船上裝着甚麼貴重物品不成。新格萊夫道：是啊。斯塔號船上裝着十萬鎊的金錢。那船上的炮已經被我們設法燬去。我想要去取那許多的金錢來。我道：這是很好的事咧。新格萊夫又走去走來的走了一回。我站着等他。他沈吟了一回。蹙着眉頭道：但是漢里司傷還沒愈。能個駕

駛。那。潛。艇。的。又。祇。有。他。一。人。這。是。很。為。難。的。事。我。道。據。我。想。來。這。到。沒。有。甚。麼。為。難。倘。然。你。信。任。我。我。很。願。去。走。一。過。新。格。萊。夫。道。這。就。很。好。我。就。派。你。去。便。了。待。我。把。這。事。的。詳。情。告。訴。了。你。他。說。得。很。快。而。且。很。為。清。爽。我。一。聽。了。心。想。漢。里。司。受。了。重。傷。却。是。我。的。絕。好。機。會。如。今。那。只。潛。艇。竟。然。歸。我。駕。駛。了。新。格。萊。夫。告。訴。我。之。後。我。就。告。辭。他。離。了。那。汽。船。

## 第六章 奪回潛艇與金錢

天。色。很。為。昏。黑。那。潛。艇。浮。在。水。面。上。走。得。很。快。在。這。昏。黑。的。天。氣。時。候。這。潛。艇。本。不。必。沈。到。水。底。巴。摩。爾。管。着。羅。盤。我。站。在。甲。板。上。四。面。觀。看。心。中。覺。得。很。為。舒。適。第。一。件。事。從。那。安。哥。尼。船。上。劫。來。的。那。筆。金。銀。還。藏。着。這。潛。艇。中。並。沒。搬。上。岸。去。這。是。甚。麼。道。理。我。雖。沒。曉。得。却。猜。得。着。大。約。這。筆。金。銀。不。預。備。藏。着。那。海。島。上。面。還。須。送。到。別。處。交。給。他。們。管。理。銀。錢。的。人。呢。新。格。萊。夫。教。我。帶。領。這。潛。艇。上。的。水。手。都。很。服。從。我。的。命。令。就。是。巴。摩。爾。也。很。有。禮。貌。這。時。已。差。不。多。十。一。點。鐘。了。距。離。我。的。目。的。地。僅。有。五。分。鐘。的。路。程。新。格。萊。夫。本。教。我。停。在。一。個。所。在。等。待。那。斯。塔。號。來。再。為。動。手。這。個。所。在。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一。會。已。到。了。那。裏。我。就。走。到。羅。盤。房。分。咐。停。止。這。潛。艇。就。停。了。我。又。向。巴。摩。爾。道。巴。摩。爾。你。就。坐。在。這。房。內。讓。我。到。甲。板。上。去。用。望。遠。鏡。四。面。望。望。等。到。那。船。來。了。我。們。就。好。動。手。巴。摩。爾。道。這。時。恐。怕。看。不。見。他。呢。我。道。且。待。我。看。個。究。竟。說。着。就。到。了。甲。板。上。見。四。面。都。是。黑。漆。似。的。一。些。也。看。不。出。甚。麼。過。了。二。十。分。鐘。我。再。拿。着。夜。間。用。的。望。遠。鏡。一。看。忽。見。那。邊。天。際。線。上。有。幾。點。燈。光。我。曉。得。那。斯。塔。船。來。了。我。看。清。楚。之。後。就。把。那。望。遠。鏡。藏。在。衣。袋。中。走。到。羅。盤。房。巴。摩。爾。果。然。還。在。那。裏。我。就。吩。咐。他。們。趕。快。預。備。我。仍。舊。回。到。

甲板上。手中拿着一支手鎗。防備着有甚麼危險。再看那斯塔船。却越走越近了。我就從身上掏出一個電炬。向着來船照了一照。彷彿給他一個暗號。正在這個當兒。巴摩爾也走上甲板。望了來船道。那來的不是一只驅逐艦麼。我向他面前走了兩步。拿着手鎗直對他頸項道。你到艙下去。我告訴你。你還是依着我的好。巴摩爾道。你發瘋了麼。我道。你不必多談。你下艙去便了。倘你不依我的話。你莫後悔。這時我的手鎗直向着他的頸項。他無可奈何。祇好從那繩梯到艙中去。但聽他嘖嘖咕咕。不知說些甚麼。我也不去管他。再看那驅逐艦已漸漸行近了。又放出探海燈光來。我這潛艇。却被他照得清清楚楚。恰當這個時候。我忽見有兩個人從繩梯上想爬上甲板。手中還拿着一枝來復鎗。說時遲。那時快。我早揚起手鎗一鎗。放去。那人就受了傷。再也不敢上來。我又高聲道。倘再有人想上甲板。我這手鎗是不能答應你們。不要後悔。你們須曉得我的鎗法是很精準的啊。從艙裏要上甲板。必得爬上這繩梯。如今這繩梯上面被我扼守着。他們無別路可走。也就沒想法了。我握着手鎗。眼睛向下。看着口中。却對驅逐艦上人說道。你們趕快放。只小船過來。我是不能離開這裏。不多一會。那艦上就放下一只小船。頃刻間就到了。潛艇旁邊就有六個着藍色制服的人。跳上艇來。我很歡喜。這次大功又告成了。不但抹克司歪爾的潛艇。仍舊奪回。就連那安哥尼船上的金錢也沒一些損失。新格萊夫雖然奸謀百出。遇着了我也就沒法了。潛艇上的水手等人都轉送到驅逐艦上去。一齊看管起來。我仍舊留在潛艇上面駕駛。我和那驅逐艦員略為談了幾句。所有的情形。我已得着我的無線電報都已曉得。我也不必再說。就各自開船回去。等到了我們國家的海軍港。就把這潛艇停在船塢裏。我就立刻上岸。拍了一個很長的電報給尼柏爾。

好教他放心。等到午後，我就到了倫敦。在車站上面遇見尼柏爾。還有抹克司歪爾也在那裏。尼柏爾見了我，很親密的和我握了手，就道：「主公你可好麼？」我笑着道：「我很好。抹克司歪爾也道：『我的潛艇怎麼樣了？』」我道：「現在很安穩的停在船塢裏。詳細情形我們回去再談罷。」我們到了家中，坐在會客室裏。我就把各種情形告訴他們。尼柏爾聽了，差不多跳起來道：「這一次恐怖黨人算得最大的失敗了。然而我怕不久還得有意外事發生。我點頭道：『正是。如今也不去管他。』」等到那時再說。我必得給巴措特一個信息。告訴他安哥尼船上所損失的。如今也奪了回來。尼柏爾仍舊問道：「主公，我所說的意外事，你可猜着甚麼意外事麼？」我道：「這却不能猜着。總之不發生則已。倘若發生，一定是很重大的罷了。後來我又和尼柏爾密談了一回。我道：『這一回的事，新格萊夫並不曉得。是我所做。總以為是擺亭立基所做。』」擺亭立基自然不敢去見新格萊夫。新格萊夫也不會來尋着我。我也不必怕他。但是安哥尼船上還有一個人，就是那名叫做西克的。說不定他去報告新格萊夫。那麼新格萊夫必定疑心着我。自然就得想出報仇的方法。我却又得和他惡鬥了。尼柏爾道：「這樣說來，怎樣防備着他呢？」我道：「我自有主意。你給我一支紙煙，你不必這樣惶急。現在却還沒有事呢。」

(完)

小說

一零八

(海虞吳雙熱著)

第十四回 閻婆借歡會張三郎 小王爺計擒呼保義

話說孝義三郎及時雨宋江自從盧俊義在柴王府坐了第一把交椅這一氣非同小可千怪萬怪只怪晁蓋欠些主張如何不把這個坐位教俺坐了。他當年被史文恭射了一箭因此致死俺那時卻是滿心歡喜不是晁蓋死了俺怎得在梁山泊忠義堂威威武武做個都頭領。這厮死便罷了偏偏會在地。下相逢偏偏一百單八數中兄弟都和晁蓋要好起來七個人個變了心翻轉眼皮都把俺不瞅不睬不信心腸變得恁快多分晁蓋那厮深通鬼術能把一衆兄弟迷了本心也俺如今瞧不過盧俊義也容不得晁蓋多幸軍師吳用兄弟宋清現在和我裏應外合早晚要在柴王府火併一場教他知道宋江的利害看官聽者宋江要在柴王府裏算計晁蓋盧俊義那知一個所在也有人要算計宋江原來掌管枉死城的閻羅王既被武松殺了自有酆都大帝選賢任能可巧又派了一個姓閻的着他前往枉死城森羅殿走馬上任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訪拿強寇你道這個新閻王是何等出身他嗎他便是閻婆惜生身之父叫做閻世寶。閻公的便是閻世寶當下奉了酆都大帝口諭謝恩已畢回歸府第帶了女兒閻婆惜督領三千鬼卒百十來個家將大排轎直奔枉死城森羅殿大模大樣南面稱王立地畫影圖形要捉晁蓋虧得晁蓋在枉死城做了幾年好好土地衙役三班合城百姓沒個不喜歡他如今聽得新任閻王畫影圖形要捉晁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森羅殿上很有幾個值殿的便在新王閻世寶面前替晁蓋叫起撞天屈來說道大王休錯怪了晁蓋當日大鬧枉死城殺反森羅殿七長八短幾個強徒甚麼情形如何

模樣我等看得清清楚楚數中並無晁蓋在內事後聽得府前人說晁土地囚車過處候地有十來個強人不由分說打開囚車釋放晁蓋晁蓋那里喝阻得住只辦得跌足叫苦如此說來晁蓋可是身不由主沒奈何弄出事來若論罪魁禍首卻是那夥強人不過那夥強人十分利害就中殺上殿來的那幾個一個個都似生龍活虎大王要捉還是捉拿這夥強人閻世寶急忙問道不知這夥強人如今在於何處殺上殿來那幾個又不知姓甚名誰教俺如何捉得這個當兒閻世寶女兒閻婆惜忽從殿後趲將出來問道殺上殿來那幾個數中有個黑漢也否值殿的道不錯當真有個黑漢當先殺上殿來後面一個胖大和尚似乎喚他一聲大哥呢閻婆惜聽了他便別起鵝兒眉圓睜秋波眼看著閻世寶叫聲爹爹這個黑漢多分便是殺害女兒的黑三郎宋江晁蓋當日在梁山泊做強盜時宋江偷偷地和他來往女兒無意中搜出一封書信來欲待告發卻被宋江一刀殺了閻世寶道不錯這個你當日已哭訴於我了只宋江那厮他不是梁山泊做強盜都頭領麼卻如何會到這里來劫救晁蓋殺害前王閻婆惜道這個可問殿前陸判官查看生死簿便知分解閻世寶便教陸判官揭開簿兒看時上面分明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單八個強盜死於刀下閻婆惜道可是嗎那夥強人定是梁山泊一百單八數內的草寇那個黑漢不是宋江倒是誰爹爹如今做了一府之王不替女兒報仇雪恨更待何時閻世寶拍案大怒道那厮宋江殺我女兒之仇如何不報兼且這厮率領一衆強人反下地府強劫晁蓋殺害前王這還了得一朝捉得這厮時你瞧他凌遲處死晁蓋既然做過一任強盜大王便也不是個好人一發捉來殺個乾淨閻婆惜道只是這夥強人十分利害宋官家幾次三番調兵遣將不會上得梁山平得水

泊。爹。爹。要。捉。這。夥。強。人。時。談。何。容。易。照。女。兒。愚。見。只。可。暗。箭。不。可。明。槍。只。可。單。捉。宋。江。一。人。不。可。一。網。打。盡。這。個。叫。做。擒。賊。擒。王。殺。了。蛇。頭。不。怕。蛇。身。不。死。閻。世。寶。道。女。兒。也。說。得。是。只。是。這。枝。暗。箭。如。何。放。法。要。捉。宋。江。怎。地。下。手。閻。婆。惜。道。這。個。並。不。為。難。女。兒。保。薦。一。人。可。以。捉。得。宋。江。這。人。姓。張。名。文。遠。喚。做。小。張。三。宋。江。在。鄆。城。縣。房。做。押。司。時。張。三。和。他。同。房。辦。事。這。個。小。張。三。郎。甚。是。聰。明。伶俐。寫。得。一。手。好。字。此。人。與。宋。江。那。廝。人。熟。面。熟。爹。爹。可。速。派。個。幹。辦。星。夜。前。往。鄆。城。縣。衙。前。押。司。房。喚。得。張。三。到。來。包。管。捉。得。宋。江。雪。得。女。兒。之。恨。(何。不。說。雪。得。女。兒。之。火)閻。世。寶。那。知。就。裏。當。下。便。滿。口。應。承。立。地。喚。過。府。中。兩。個。心。腹。幹。辦。無。非。是。朱。三。王。六。直。投。山。東。鄆。城。縣。尋。取。小。張。三。張。三。未。到。閻。婆。惜。先。在。閻。世。寶。面。前。花。言。巧。語。道。張。三。到。時。父。親。須。要。恩。禮。相。結。若。不。然。時。安。肯。出。力。(在。你。面。上。必。肯。出。力)閻。世。寶。道。這。個。我。理。會。得。(這。個。你。那。里。理。會。得)好。多。天。閻。婆。惜。眼。巴巴。望。着。張。三。也。無。影。響。不。免。犯。了。相。思。之。病。懶。吃。茶。飯。勤。打。呵。欠。卻。說。那。張。三。一。夜。在。鄆。城。縣。押。司。房。裏。睡。覺。忽。見。蠍。蠍。螫。螫。兩。個。人。來。自。稱。是。朱。三。王。六。奉。了。新。任。閻。王。鈞。旨。有。鈞。帖。相。喚。張。三。聽。了。大。驚。那。敢。看。甚。鈞。帖。便。胡。亂。央。告。道。念。張。三。家。裏。有。個。老。母。纏。身。待。他。老。人。家。嗚。呼。哀。哉。了。張。三。纔。得。抽。身。朱。三。笑。道。押。司。原。來。不。知。你。道。新。任。閻。王。是。誰。只。怕。押。司。知。道。他。兀。的。是。誰。時。便。要。跟。著。在。下。如。飛。而。去。顧。不。得。甚。麼。老。娘。死。活。了。不。敢。瞞。押。司。在。下。差。不。多。便。是。順。風。耳。干。里。眼。一。向。知。道。押。司。和。一。個。姓。閻。的。女。娘。有。些。瓜。葛。……話。沒。說。完。張。三。急。忙。陪。笑。道。朱。兄。休。得。取。笑。這。是。和。奸。沒。甚。罪。名。難。道。閻。王。爺。爺。因。此。要。取。小。人。性。命。王。六。插。口。笑。道。恭。喜。押。司。喜。星。坐。命。你。端。的。不。知。新。任。閻。王。是。誰。他。便。是。押。司。和。奸。的。那。一。個。的。生。身。之。父。閻。世。寶。閻。公。的。便。是。張。三。恍。然。道。原。來。倒。是。閻。

婆惜的父親朱三拍手道：「一猜着兩在下明奉着閻世寶大王鈞帖喚你去捉拿宋江，暗奉着閻婆惜大姐密囑喚你去久別重逢，陶情作樂，張三待信不信，喜孜孜地討鈞帖看了，只怕不實不盡，中間有詐。」朱三又從貼內取出一個字簡兒來，把與張三看道：「大姐另有密書在此。」張三連忙接了，走開數步，拆開來看，看得分明，這纔大喜心裏便一陣一陣癢起來，把信趕忙在懷裏一塞，立地開了牀下一個箱子，雙手托出一錠銀子來，送與朱三。王六兩個權做喜封，朱三、王六那里肯受，說押司這一去便是王府裏郡馬爺諸事要仗押司提拔，今夜便請押司收拾收拾一同前去。小張三一口答應，一面收拾連夜急急忙忙跟着朱三、王六趲程前進於路並無阻當，卻也走了十來天，纔到枉死城。朱三、王六直引小張三來到森羅殿上，正值閻世寶升殿，張三見了閻公拜了四拜，閻王急忙下座相扶，瞧那張三時好個清秀，後生益發歡喜，立地賜坐，賜宴裏面閻婆惜聽得張三已到，不由的心花開放，滿面生春，喜孜孜朝着一面鏡子坐了拍粉塗脂，梳頭掠鬢，準備早晚無人和那心上人兒道地相會，只是急切不好出殿廡，看生怕眉來眼去，被閻世寶老子看出破綻來，不當穩便。他既然來了，往後日子正長哩，慢慢地討較也罷，且說閻公飲酒之間不免與張三商議捉拿宋江之計，張三假意躊躇道：「念小人手無縛雞之力，如何捉得宋江？這是一不敢瞞大王小人和宋江做過同房押司論交情，小人不犯著賣友結下挺大冤家，這是二閻世寶道宋江既然做了強盜，你捉得住他，這是爲民除害，還論甚麼交情，孤家聞得你足智多謀，（何不直說道女兒道你聰明伶俐）管情略施小計，那厮手到擒來，這是天大功勞，自有重賞，你休要推辭罷。」張三又故意躊躇道：「小人肚裏有是有條惡計，只是拿不穩也罷。」大王依得小人一件事，這條面便和宋江



拚一拚罷。閻世寶道：「你只要捉得宋江甚麼事，都依你便了。」（可發一笑）張三惶恐道：「小人是個孤兒，大王也沒太子，不是小人放肆，意欲投拜大王，便是小人的父親，小人便是大王的兒子，且住。小張三這幾句說得好突兀。這一來，原來卻是閻婆惜的計較。一封密書裏頭，教導得張三這般如此。張三和閻公果然做了乾子，乾爺張三和自己便是乾兄乾妹，這就可以常時見面，一事稱心，人面前裝着乾兒妹的幌子，人背後卻好不兄不妹不乾不溼（絕倒）可憐。閻世寶到底不，就知裏笑了一笑，便就答應了。張三、張三、納頭便拜，口稱父王在上，孩兒拜見（何不稱岳父在上，子婿拜見）閻世寶哈哈大笑道：「王兒起來，如今你該姓閻，不該姓張了。」小張三道：「孩兒理會得。閻世寶回顧左右道：「可請那主出來。」廝見則個看年紀，王兒比那主大些，兩下兄妹相喚一聲，往後便是骨肉之親了（卻不道以前便是皮肉之親了）這個時候，閻婆惜恰正學著三國志上面的蔡夫人，立在屏風背後，探頭探腦，探聽風聲，巴不得一聲請肚裏叫聲慚愧，早已轉出殿來，楞着一雙水汪汪眼睛，看住張三顛倒慌張，局促起來。閻世寶只道女兒見了生人，有些害羞，便道：「女兒過來，這個正是張三（久違久違，渴想渴想）如今爲父的把他認做乾兒，你從今以後，喚他一聲哥哥，他也喚你一聲妹妹（早已喚過多時了）張三不管死活，伏地更拜，口稱郡王妹妹，納福。愚兄這邊有禮了。」閻婆惜趕在一旁也拜了兩拜，道：「哥哥，納福。愚妹也有一禮相還。」閻世寶看了這個成雙，再拜只是點頭，傻笑。自此之後，小張三也在後殿宿歇，府裏上上下下都喚小張三做小王爺，說也奇怪，自從小張三後殿宿歇以後，不知怎的小張三一天一天瘦將下來，閻婆惜卻是一天一天容光煥發，這且休題。且說小張三一日打聽明白，曉得宋江只在惡狗村柴王府裏存身，聚着梁山泊一

夥強徒不知幹些甚麼。聞世寶幾次三番催迫小張三前往捉拿小張三。只顧搖頭吐舌道：「這個那里使得。若果去時白白送了孩兒一條性命一來呢。」柴王府不是尋常三五兩舍人家。他家有祖傳的丹書鐵券。誰敢冒冒失失到他府裏去捉人。二來呢。柴王府裏窩藏着梁山泊一夥強人。那怕孩兒長出三頭六臂也動不得。宋江一根毫毛依着臣兒愚見要捉宋江。只可暗箭不可明鎗。（與閻婆惜說出一般話來。其事可知他倆那樁事兒。真是只可暗箭不可明鎗。）且容臣兒慢慢地發放這枝道地暗箭。（妙語雙關）管教他痛快淋漓死去活來。沒說並無還兵之力。兼且沒有招架之工。連哼也哼不出一聲來。（細細讀之。句句絕倒。）閻世寶笑逐顏開道：「王兒須要努力。幹去放出渾身本領。擺佈得他力盡精疲。七死八活。這場功勞實是不小。」（承上文細細讀之。又是句句絕倒。）小張三道：「父王只管放心。臣兒自當努力。你看這個小張三。每夜只是快樂睡覺。日間相同府中幹辦悄悄地撒下天羅地網。只等宋江到來。做個飛蛾投火。他自己每改換身裝。騎坐快馬。去到惡狗村東西柴王府左右歇腳。在三瓦兩舍七花八柳人家一邊陶情作樂。一邊想要以逸待勞。與宋江狹路相逢。生擒活捉。那宋江如何曉得。正在柴王府裏偷看風色。萌動殺機。他也不知外面宋清遣派來的那個黑衣刺客自己交付他的一封機密書函。盡都落在他人手裏。倒怪密書傳了出去。如何不見回音。眼巴巴朝夜盼望。好不心焦。一日合該有事。宋江沒精打采溜出府來。去到十里外一個新開酒店裏坐了胡亂呷幾杯悶酒。可知千不該萬不該。這家新開酒店正是小張三的一枝眼綫。上自掌櫃下至酒保都是小張三一路的人。特地領著庫銀做本錢。開了這個酒店。小張三平素深知宋江喜歡在茶坊酒肆走動。所以開著這個酒店。專候宋江光顧。這店一連

三進樓房弄得酒菜整齊。客人雲集。最後那層樓上安頓十來個眼明手快腰輕脚健。打手便是宋江。不到店裏來時。無論路途遠近。只消遇着宋江。單身行走時。到店裏一聲呼喚。這夥打手便一窩風兒上街兜拿。宋江去如此安排。已定宋江果然來到掌櫃的。把他悄悄地上上下下。瞧料一番。曉得這黑廝是了。趕忙喚過伴當。附耳囑咐道。這黑廝管情是了。你須小心在意。一直引他到後面。小王爺一向坐的小閣子裏。坐地卻休放別個客官進去。也不許走漏一些風聲。少待便見分曉。這個伴當點點頭去了。掌櫃又喚過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密密分付道。快給我飛快脚步。分頭去到黑街。臭花娘子行院。大街三寸金柳二嫂房中。村盡頭。蚌殼仙。蕭大姐家裏。後街。豬婆龍。朱五娘。賭窟子。彈唱的。白頸雌鴉。下處。間壁。香粉。嬖。嬖。謝七姑。那里尋得小王爺。密密告訴他。有個黑廝如此模樣。管情是了。便請小王爺快到店裏來。卻再理會四個伴當。一起飛風也似去了。沒多時。小王爺張三來了。趕往閣子後面門縫裏偷覷時。不是宋江。還有誰。小張三這一喜非同小可。連忙躡手躡脚。將出來喚過一個酒保。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這個酒保趕忙到後面。閣子裏去替了。先前那個出來。手裏隨帶着酒鑊兒。笑嘻嘻朝着宋江。斟了一杯熱酒。這酒正是蒙汗藥酒。畢竟宋江垂覺。江湖上一切勾當。無不通曉。他低頭正待吃這杯酒時。猛可裏一陣氣味來。得利害。看那酒不比先前如何。渾得像是酒脚。頓時動了疑心。便推說吃得已經量足。吃不得了。小二哥可到櫃上算一算賬。好待會鈔。這個酒保聽了。不免呆了一呆。三脚兩步退出閣子來。見了張三。訴說如此如此。小張三一時也慌了手脚。肚裏思量道。後面樓上放着一夥打手。那怕捉不得。這廝只怕捉得。這廝時鬧得外面一舖子人。盡皆知曉。把這個信息傳開去。給宋江手下一衆強人聽了。可是大不

穩便難得他自投羅網。遮莫太平。放他去了。不成。小張三一時三刻。虧他想出一個計較來了。他便將計授與酒保。酒保便又趲入閣子裏去。假意動問宋江道。不敢請問客官。可是不是山東及時雨義士宋公明。若果是宋義士。時你便是這裏掌櫃的恩人。重生父母。再造爺娘。卽請上樓相見。宋江躊躇道。這裏掌櫃的。姓甚名誰。酒保道。客官且休問你。若是宋義士。時便請上樓。廝見了。自然認得。你若不是宋義士。時今日。今時便有大難臨身。出去不得。這裏掌櫃的。有意搭救恩人。卻是礙着人多眼雜。不便冒冒失失前來。廝見因此。先教伴傭把你當頓在這裏。此時掌櫃的。覷個方便。悄悄地。上樓專等說話。客官你端的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義士也。否。宋江到此方纔訝然道。小可正是山東宋江。便煩引見你那掌櫃的。酒保聽了。且喜宋江中計。那敢怠慢。應聲曉得。便撥轉身。在前帶路。直引宋江來到後面。咳嗽上樓。這樓便是十來個打手住的。當下早已受了小張三臨時密計。待得宋江上樓。宋江驀地裏打了一個寒噤。滿面都是水花。不知怎地。人便昏過去了。說話的。須要交代明白。原來數中一個打手。端的拳腳了得。兼有一些妖術。他含了一口法水。伏在樓梯口。待宋江上得樓來。猛可裏把水警面噴將過去。且喜滿面飛花。宋江倒地。一夥打手一齊上把宋江四馬攢蹄。繩穿索綁定了。把他口也堵了。眼也扎了。把根粗大麻索。將宋江抽將起來。掛在梁上。果然梁上君子不愧孝義三郎。小張三悄悄分付道。且在梁上掛他好半天。看守的。不要懈怠。也不要你。我開口教他聽。出道路來待今夜。夜深人靜了。這纔解往森羅殿上去。一夥打手。低低笑道。小王爺直恁小心。透頂你瞧這廝。綱做一團。又被法水迷住了。我們在他底下說話。有何妨礙。他就是清醒白醒。教他聽得。我們說話。見得你這個小王爺也怕他。怎地。小張三道。話不是這般。

說我的意思要教這廝身既就擒到底糢糢糊糊不知捉他的是誰豈不有趣一夥打手道那麼也罷索性放他下來把他兩個耳朵也塞了再掛上去教他不見不聞又難開口聲喚這麼一來我們儘自說話不怕他再有第三個耳朵聽了去小張三道如此甚好這廝眼睛不是也扎抹了麼便是我也不怕他有第三隻眼睛看見我們正好在樓上張個慶喜筵席一面看守這廝一面吃酒一面等待時光一夥打手聽了齊齊道好話休絮煩衆人在樓上吃酒說笑約莫到得上燈時候梁上掛的那個山東及時雨保義孝義三郎宋公明宋江（好大銜條）悠悠醒轉耳也不聞眼也不見口裏不知被甚麼東西塞得滿滿的哼也哼不出一聲來手脚被縛疼痛非常只辦得個欵扭狠腰身牽索動那根索子便在梁上一來一往動盪起來衆人那席慶喜酒筵正擺在下面抬頭看着宋江打秋千似不覺大笑這當兒宋江吃的一肚子悶酒滿滿的化了一泡尿一痛一急一泡尿便撒將出來點點滴滴將下去把慶喜筵上的剩酒殘肴洒遍了楊枝甘露衆人直嚷起來笑罵都有只得拖開桌椅把筵撤了各人吐了一陣吐沫漱了口遠遠地重排酒菜再整杯盤直吃到二更打過了這纔收拾了從梁上解下宋江來特地備了一輛囚車原封不動把宋江塞將進去小張三騎了馬在前開路十來個打手各各手執軍器在後擁護急急忙忙向森羅殿進發這一去有分教忠義堂上都頭領變做了森羅殿前待死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梅廬隨筆

(逸 梅)

周梵生內兄一尤室雜記云。親日派某偉人。好製燈謎。然所製往往費解。一日又製費解謎數十則。召所屬示之。所屬知其然。諛之曰。總長。天才。非職員輩能窺萬一。某偉人亦揚揚然有得色。且自詡曰。人謂東洋留學生不學。鄙人殊不謂然。既晚。多備彩物。潛使人懸諸大柵。闌大柵闌者。爲京師前門外最繁鬧之區。路人駐觀。遂爲之塞。巡警惡其無謂。除取悉焚之。僕還告某偉人。偉人大怒。亟召該區警長。往責令賠償。警長無奈。遂鈔陳謎數十。則使人懸諸原處。未半時。盡爲人射中彩物。一空。比某偉人訊悉。祇大呼。負負然亦無如警長何也。

小說情  
綠楊春好錄 (續)

(江都俞膺雲著)

第十五回 羅浮夢三字費人猜 小紅橋二分添月色

驚聲一喚柔風吹滿鏡園但聞一片恭喜聲喧囂於廣寒深處醉翁笑顧夫人曰膝下諸雛賴卿教誨予感極殊無以報亦惟祝卿百歲萬歲萬歲耳夫人亦笑曰萬萬歲耶予猶嫌其短尙須加無疆二字以示長生時沈氏姊妹在側蓋方恭喜韓伯伯母畢也醉翁笑曰汝姊妹聞之韓伯母叫我賀他萬壽無疆我其爲汝父第二矣但不知渠尙能賜我以寓香侯爵否也諸女皆掩口笑笑此一對老鴛鴦猶兀喜鬧趣話也已而諸姪媛邀沈陸二氏姊妹集鬢頭香雪兒來笑祝諸姑姑諸姑姑亦各報之但異口同聲曰雪兒祝汝早早把婆家……雪兒赧顏曰諸姑姑長一歲矣言語何以轉形含混祝婢子出嫁便出嫁耳何以云把婆家衆笑曰然則汝尙不肯把婆家耶雪兒猶絮絮曰謂婢子出嫁可謂婢子把婆家則不可顧嫗在室外笑曰痴鴉頭出嫁與把婆家有何區別雪兒反唇曰然則汝出嫁矣是否一托盤活禮物笑嬉嬉送給婆家耶顧嫗又笑曰否否簇簇新花轎兒一人坐而四人抬我輩窮人一生祇此一番快活耳諸姪媛在旁皆默然無語已而雪兒復顧顧嫗曰你老恕婢子狂言然婢子終不謂女兒可把婆家也設使同時有兩婆家要一女則究竟把誰家耶顧嫗曰汝不信便罷吾亦不暇與汝再辨矣總而言之吾是過來人汝是未來人他日箇中滋味留汝仔細領略也著者曰由嫗言想見其快樂矣顧諸姪媛殊不相信以爲鄉村間婚嫁黑幘黃車已算當行出色簇簇新花轎兒嫗特炫耀於雪兒耳於時碧瑤退而語紫簫曰阿姊鄉人可憐一生以出嫁時坐轎兒爲無上幸福想像其神怡心曠絕無離家之苦也若

夫紅樓嬌女繡閣貴娃。平日一呼數應。出入香車寶輿。一旦適人。遂不覺花轎之樂。而依依不忍舍娘家。去妹嘗聞之花轎愈美麗。則新娘之哭聲愈抑鬱。紫簫笑曰。其哭無他意。哭此後婆家生活恐難。一呼數應。出入香車寶輿耳。碧瑤曰。綠楊春好。即婆家不異娘家。然不能保其一生一世。盡爲曳羅綺御金翠之光陰也。紫簫笑而不答。頓覺身世之感與歲俱增。竟夕不歡。燭三見跋而後寐。明日大小琴姊妹來。循例慶賀。畢集衆赴梅嶺。春深時則梅嶺春深中之仰面。花已皆着蕊。疎密相間。類瓊玉之續。紛幽香裏。裏人窗紗透入。玉壺堂大琴曰。春梅着花。未胡來幽香之縷。縷觸鼻也。韻碧曰。妹真曠曠不愧。一春閨夢裏人。古詩云。十月先開嶺上梅。此雖指粵之大庾嶺而言。然南枝之放在江左。今固正其時也。芳英曰。余輩於初春之月得賞此孤芳。有倚裝浮酒之豪。無雪虐風饕之苦。即作庾嶺觀。亦無不可。大琴曰。梅之開於臘杪。春初者其常也。開於小春之月者其偶也。開於庾嶺以南溫暖之地。雖十月亦常也。非庾嶺則亦偶也。吾揚地當大江以北。氣候之能令梅開於此時。固應爾爾。惟去年慶官諸兄自史公祠探梅歸。云尙未綻蕊。今茲何如。不可知也。而吾園已占百花先放矣。豈天心與人事相應。特布陽和於虬枝鐵幹中。以不虛予輩清狂之興耶。言際指紫簫笑曰。紫姊卻被捲簾人一笑。癩仙今日也。紅妝還記得去年春間事否。紫簫亦報以微顰曰。爲問孤山林處士。紅兒比得雪兒無。琴姊若亦記得去年春間事否。韻碧在側笑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舊事無重提之必要。吾輩還是索笑去。衆默不聲。韻碧起曳吳儂。吳儂搖手曰。儂不去。儂不去。彤雲滿天。朔風嚴厲。室中頗溫。外出必瑟縮。作寒鷄子矣。汝去可。獨去恐梅未必笑。汝殆向梅賣笑耳。韻碧僞怒曰。汝不去。便罷。反戲吾耶。言畢復笑。衆各掩口。方相將出堂。忽爆竹一聲。不啻鳴春。



之雷一時樹上小鳥皆驚散振翼拍拍有聲時衆亦吃驚不小既睹爲慶兄等所爲芳英綺霞乃前詢何事慶官笑曰啼鳥嚶嚶喚不醒此次羅浮夢故轟將爆竹藉作當頭之霹靂耳衆又掩口獨吳儂曳韻碧入室吃吃曰何謂羅浮夢儂不甚解敢請女博士指示韻碧笑曰儂也不解請姊饒恕我我向梅花賣笑去吳儂哀曰姊勿負氣適言戲耳因以手呵其癢處使韻碧笑韻碧笑曰此種夢不是好夢儂卻不便語妹吳儂曰殆如春閨怨婦之遼西夢乎抑紅樓小兒女之癡情夢乎韻碧掩口曰唯唯紫簫疑信參半亞蘭來前詢何事鬼崇崇作怪態吳儂曰唯唯儂思問姊羅浮夢遼西夢紅樓夢一而二二而一者乎亞蘭笑曰儂聞之羅浮夢仙夢也遼西夢情夢也紅樓夢情之癡夢也似同而非同妹問何故吳儂因舉適言以告韻碧在側渠軒弗已芳英等入室睹狀亦均微笑是夕天果降雪氣候益寒吳儂圍爐於黠陽樓下與小眉共閱紅樓夢談晴雯補裘事以取樂陡憶日間事復以羅浮夢三字詢小眉小眉曰羅浮係山名在廣東增城縣東接博羅縣界袤直五百里峯巒四百餘嶽奇靈秀爲粵中名山相傳東晉葛洪得仙術於此南漢唐張嘗建天華宮於山中又元和志有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埠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云云至所謂夢殊莫得而攷也吳儂笑曰信耶小眉斂容曰誰欺妹者吳儂起揖時樓上譁笑聲格格達小眉吳儂耳鼓中吳儂曰留他門嬉笑去我與姊且盡此頁書小眉笑曰書中有酒其味醉人妹宜節飲爲是吳儂亦笑曰否否我看是書始二次耳嘗聞韻碧語諸姊妹紅樓之妙處在宛轉曲折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勢妹欲驗其言恨不能立刻盡之耳姊旣不願屈陪妹亦弗強爰以手推之曰去……去……小眉亦不復戲謔登樓便睡顧腦海中之紅樓影子一時莫能拋棄始則寶

哥。哥。三。字。已。推。之。不。去。繼。而。由。書。中。之。寶。哥。哥。混。雜。眼。前。之。寶。哥。哥。蓋。書。中。之。寶。哥。哥。寶。玉。哥。哥。也。眼。前。之。寶。哥。哥。馨。寶。哥。哥。也。維。時。馨。寶。哥。哥。胸。胸。在。黑。甜。深。處。矣。然。而。夢。裏。荒。唐。亦。幻。非。非。之。想。慶。官。悍。然。爲。情。敵。蹴。馨。寶。醒。翌。日。遇。慶。官。於。玉。壺。堂。裏。遠。覺。其。神。色。大。異。蓋。心。理。然。也。慶。官。曰。馨。哥。大。好。新。春。曾。思。有。以。消。遣。否。馨。寶。率。爾。應。曰。未。也。哥。其。有。以。教。之。慶。官。笑。曰。哥。其。偵。矣。他。事。弟。或。能。相。助。行。樂。顧。安。能。強。哥。從。同。雖。然。光。陰。荏。苒。時。不。我。與。瞬。息。元。宵。屆。矣。燈。市。花。街。萬。人。空。巷。哥。亦。有。動。於。中。乎。馨。寶。笑。曰。我。近。喜。靜。不。欲。鄰。繁。鬧。之。場。他。日。當。勉。隨。君。後。耳。慶。官。不。復。絮。絮。殊。怪。馨。寶。之。落。落。寡。合。遂。托。故。他。去。默。念。元。宵。將。屆。樂。事。翻。奇。最。足。使。予。欣。欣。色。喜。者。卽。從。謎。場。奪。錦。歸。腰。際。纍。纍。盡。香。閨。奩。品。也。於。是。遂。旰。夕。引。領。不。勝。盼。望。矣。已。而。蠻。燭。飛。烟。春。燈。幻。電。滿。城。簫。鼓。鬧。如。雷。正。舉。郡。若。狂。之。候。慶。官。珠。兒。晨。入。市。競。購。玩。品。而。歸。分。半。留。鏡。園。爲。應。時。之。點。綴。藉。以。徘徊。不。去。俟。廣。寒。謎。場。之。開。迨。夫。月。姊。窺。窗。春。城。不。夜。廣。寒。窟。裏。消。息。杳。如。乃。挈。馨。寶。文。棟。設。燈。於。瑩。榭。長。廊。下。各。書。謎。若。干。條。並。自。備。贈。品。號。召。於。諸。姮。娥。前。馨。寶。文。棟。不。知。其。作。用。也。則。唯。唯。諾。諾。殿。其。後。慶。官。出。謎。三。條。曰。扁。舟。一。葉。度。流。年。曰。小。丑。說。白。曰。髮。逆。不。撫。皆。打。俗。語。一。自。謂。以。俗。語。謎。最。擅。長。諸。姮。娥。如。韻。碧。如。小。青。如。亞。蘭。吳。儂。皆。來。一。顧。小。青。中。第。三。條。曰。順。著。毛。兒。抹。韻。碧。中。其。第。一。條。曰。西。瓜。皮。上。過。日。子。第。二。條。久。無。中。者。卒。被。文。棟。打。去。馨。寶。僅。出。一。條。曰。走。馬。燈。射。中。庸。二。句。衆。皆。沈。思。不。得。綺。霞。來。恍。然。曰。得。之。矣。非。著。則。明。明。則。動。乎。馨。寶。復。出。子。龍。老。矣。一。條。射。花。名。一。旋。又。爲。文。棟。中。得。慶。官。笑。語。衆。曰。予。又。來。俗。語。謎。矣。衆。爭。視。之。條。二。一。爹。字。一。曰。雙。眠。馨。寶。搖。首。曰。不。佳。不。佳。似。近。俚。矣。慶。官。曰。否。否。鬪。角。鈎。心。平。生。製。謎。以。此。二。條。爲。最。妙。君。試。猜。之。萬。一。中。巧。者。則。覺。百。趣。

橫生矣。諸姮娥皆默然不置。一辭亦無應射者。慶官又笑曰：難乎！姑存之。復張二條於燈。曰：走陰。差曰：半牆。明月十分明。各射字。一小青笑顧綺霞曰：將之一字，非得牆之半，而月有一寸之光乎？一寸十分也。因以將字射果中矣。馨寶亦出山從人面起射字。一綺霞脫口曰：仙字。衆僉謂其太易而走陰。差一條固久懸雙眠與爹字，亦竟無人顧問。嗣爲碧韻中走陰。差條曰：魏衆有謂其妙，有謂其不妥者。慶官又以蘇白二字粘諸燈上。衆視之，係射鏡園人名。諸姮娥不覺笑指吳儂曰：他……他……吳儂……吳儂。赧然低聲罵慶哥哥無賴。慶官亦笑曰：此予臨時所得。聊博諸人一粲。助餘興耳。顧餘興轉因此而渙散。蓋吳儂俯仰若不可容。曳韻碧小青去。亞蘭與綺霞皆隨之。謎場既散，雙眠與爹字二條遂擱無人問。而慶官如箭在弦頭，不得不發，則私告馨寶曰：爹字射雜種雙眠射對不起。佳乎？馨寶笑曰：佳則佳矣。顧予終覺其近俚也。慶官亦笑退，整頓煞尾。餘光又包書上學矣。是時也，蓮花塘忽出一意外之事。顧嫗龍鍾，原不勝事。韓夫人憐其孤獨，坐食之間，令供奔走役。某夕受命於小青，往小蓬萊。索絲線蓋鶯，雖有玉燕投懷之好，消息諸姮娥方碌碌忙備禮品也。時小蓬萊與鏡園往返，非舟莫渡。故宿備三五艘，艤綠柳陰下，形似畫舫者，爲兩家眷屬。駕形似瓜皮者，爲兩家僕輩。用諸鬟婢皆善使船。一篙撥浪，雙眼流波，飄遙而過。丰趣別饒。方鏡園初成時，醉翁曾商寓香侯有築橋相通之議。其後因循既久而衆，又樂此不疲。遂擱置不提。是時所謂意外事者，卽顧嫗失足溺死也。醉翁厚葬之，因仍舊議。卽日鳩工，兩閱月而始竣。點綴湖山，亘虹腰於邗水，主持風月，攬蟾魄於江都。豆山以斗大字題其上，曰：小紅橋。蓋朱欄跨岸，綠柳盈隄，不讓吳綺揚州鼓吹詞序中所謂大紅橋也。况值春水不波，春花競媚，招豔魄兮魚沈，壓清流兮鴛睡，譜成麗曲，鬪

簫聲於銀漢。三千鎖任東風。得扇影於雕欄。十二美景良辰。可謂適逢。其會雖曲水流觴。修禊已過。上已而三五月滿。春色溶溶。諸老夜興。忽濃杖履畢集。動唱酬於詞客。永夜迢遙。聞笑語於姮娥。臨風恍惚。所謂花神月仙。此夜又與諸老握手矣。銀燭高燒。紅牙低唱。聲色之娛。魄消骨醉。於是寓香侯起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月姊多情。厚光我邑。自簫聲歇。而月色減矣。今日之月。唐時之月也。隋時之月也。唐時揚州之人。隋時揚州之人。不見今時月也。今月固曾照古人矣。試問廿四橋頭十三樓畔。是否如今日之花殘。莽野雨嘯。秋蘿乎。諸老聞言不禁。皆有所感。擊觴而嘯。似歌非歌。錄之計得十首。

醉翁曰。繁華豔說舊紅橋。橫斷淮南第一腰。歌扇鴛鴦和月墮。舞裙胡蝶被雲邀。春風楊柳笛秋水。木蘭機楊柳笛。木蘭撓吹盡春風。搖盡水迢迢。粉黛曾相照。珠簾十里月輪高。

寓香侯曰。簫聲回首不知處。秋水殘梁古石柱。簷牙碎玉化為土。屋角垂金盡成腐。錦石迷離。澁有無。綠苔深淺分。今古。今古。月色照徹燕城。燕問歌聲舞態待黃鶯啼。斷春雨。

豆山曰。如此亭臺無邊風月。誰能爭勝於揚州。亦自品題於松雪。

素書曰。仙人倒騎桃花駒。天漿狂醉醜顏朱。洪厓拍肩逞遊戲。寶帶一撒朝霞鋪。占盡二分明月色。烟花整頓古江都。

陶農曰。豔雲綺麗芳魂妬。沈沈翠黛埋烟霧。零香墮粉不成春。行人愁訪雷塘路。雷塘路接紅橋西。紫簫羅扇總淒淒。迷短笛一聲銀漢遠。斜懸素魄掛簷低。

東湖曰。芊芊草色裙腰綠。猶記當年虹一束。瓊花壁女何處尋。今月不如古月白。

智鍾曰。廿四橋頭笙歌罷。青娥零落蟲沙。化鏡裏頭顛。枉自憐。宮中風月空無價。便留雁齒印。寒波終恐。蟾光愁。永夜橋邊。賸有野棠花。一年一度開還謝。

劍庵曰。十里揚州三生杜牧。珠簾香夢醒難復。蟾胎夜皎吐珠光。是處却當頭。夢裏簫聲燒盡。隋宮燭石倫曰。一樣湖山橋比從前。小指點紅牆院裏人。放跑簾捲春光好。原來那杜書記舊恨匆匆。蘇太守新詩草草。綺懷綺人抱香夢。憑顛倒。

屏光曰。筆花飛處。雲霓競效。昇仙司馬題他日。珠鞍過橋下。卻疑雲路引丹梯。

著者曰。陶陶哉。諸老也不必珠圍翠繞。但得墨舞筆歌。是可謂紛叢中之文蜂。且探香且噙。噉作讀書聲。焉夜深矣。諸姬各姍姍。抱琵琶去。豆山起徘徊。四顧玻璃世界。地白於霜。水明于鏡。誦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句不覺愴然。復有感。再歌曰。

竹西亭畔。月分明。莽莽城頭鶴有聲。畫舫初歸。吟月客。珠簾不見。惜花人。

玉鈎斜畔。雷塘左。紫泉宮殿烟霞鎖。夜深敲出落花鐘。小紅橋頭立。箇我。我有懷兮懷古人。燕城一賦。不勝情。邦指籐蘿。悲帝子。草埋烟雨。哭王孫。

吁嗟乎。曾是玉人歌。舞地當年空博狂人醉。紫苑一朝沒。三千紅橋何處。數廿四。吁嗟乎。君不見。鹿覆蕉空。鴻歸雪掃。吟邊鏡匣已生塵。鏡裏頭顛空自好。阿塵一去不復還。興亡又感唐天寶。

### 第十六回 紅瘦綠肥葬花人去 衣香扇形撲蝶蠶來

春歸柳上矣。鶯聲如雨之時。蝶夢成烟之候。在昔錢春廳內。社設茶糜。諸姝娥正馳騁文壇。作送春詞。茲

忽寂然無響。其中固非無因。蓋今日之桃花庵。尼卽當日之瀟湘館。裏人也。麗珠賦性孤僻。而又慈靜喜譚。禪悅者。平日對于生物。備極愛護。未嘗無故死一蟬一蟻。蘇姨姨最敬之。謂麗姑姑。天人也。諸姮娥若小青。若紫簫。若慧鞠。吳儂。秋聲室學侶。若小眉。若玉瓶。倩梅。若大小琴。姊妹及沈氏諸婢。娟多喜插花。鬢上裝綴爲容。麗珠雖亦有時未能免俗。然惜花本自天心。學佛無非愛物。麗珠嘗曰。水陸草木之花。靡非世界之美。神或麗而莊。或輕而纖。或澹雅而香清。或峻嶒而骨傲。無弗極大地自然之美。仙骨非世人修到一笑。嫣然靈根自天。女散來三生。如是吾輩俗骨。敢以生非薄命。而不爲花十分珍惜乎。吾愛花。吾尤愛花之美。……或笑曰。他日將遣姊赴衆香國。爲花神之王。麗珠亦笑曰。固所願也。惟王殊不敢當耳。吾嘗作夢想。此世界能變爲燦爛之花世界。則衆生芸芸。盡陶善類。從此世界無戰爭。永永慶和。平矣。蓋花美之神也。天下美之極者。無弗善。惟善乃能美也。世人多不求美。求美而又不。至故莠類充塞。花神無色。苟得人人坐綠圍紅繞中。則美之環境。必能造出善性人類也。衆聞言皆大笑。笑其言之不甚解也。旣逢春老。則麗珠必挈諸姮娥。聚饒春廳。拈毫作送春詞。洋洋洒洒。似古非古。諸姮爭娥閱之。皆自嘆弗如也。當時秋聲室前。豔陽樓下。落紅成陣。春夢如烟。麗珠每以拂集而塚之。笑謂衆曰。美神死矣。其靈魂已過返衆香國。裏遺此粉骨瓊肌。不可不使之同歸淨土也。或曰。然則子之葬花。有別於瀟湘妃子乎。麗珠笑曰。然瀟湘妃子之葬花。所謂傷春光陰。驅使之也。光陰者。所由使世人成過去。現在來未者也。雖輪迴一體。何嘗生滅。顧肉眼莫能洞見。以爲過去難得。現在未來。須經現在。花一開謝。猶人一生死。葬之哭之。哀其同病。然我相人相。萬物相。三界以色塵之受應構之。色塵如舞臺。日夜扮演。其悲劇喜劇。恨劇怨劇。又

如五都之市。陳種種色。種種聲。種種香。嗅美味。遊者不覺覺之迷也。花落矣。春老矣。悲劇之景色。佈矣。於是女兒家之情。淚墮于埋香塚畔矣。我不然也。視花爲美神。美神不死。春來春去。歲一現色。相於人間。欲勾引人類之靈魂入善道耳。故得逃出乎悲情劇外。讀彼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有誰知。句言之痛耳。悟猶未也。衆聞言又大笑笑。其言之仍不甚解也。今年麗珠去矣。不復絮絮作虛無幽渺之語。諸姮娥不無寂寞。則相引小步。指秋聲室前之假山石。下曰。此麗姊宿昔之葬花處也。又指豔陽樓下之薔薇花架。下曰。此亦麗珠姊宿昔葬花處也。幾易寒暑。花骨寒矣。舍此以外。多聚曉春樓中。伴亞蘭病榻之岑寂。亞蘭之病。得自清明掃墓之風寒。一榻纏綿。與春俱深矣。是時也。麗珠常自桃花庵歸。鏡園撫亞蘭疾。藉與諸姮娥聯舊好。兼以省大父母之晨昏。袈裟一領。居然作青燈古佛前之小沙彌。裝諸姮娥相顧竊嘆而已。衆問庵中桃花多是時已綠。珠樓墜亦曾有埋香之舉否。麗珠笑曰。蕭寺青燈。拓花影於短垣。以爲花也。花影自影。亦以爲花也。風至矣。燈燄豆小花影。迷離不可復辨。夜深月上。地白於霜。花影婆娑而舞。又以爲醉人也。雲起矣。月姊姍姍匿廣寒宮裏去。此花此醉人。寂然沒矣。大地萬物。衆生目界耳界鼻界舌界心意界中之背景也。如揚花飛泊空中。兒童捉之以爲得矣。展指而視空空如也。我昔葬花哀美神之色相。消而吾輩精神上之伴侶失。今不葬花。蓋並美神之色相而淡視之矣。但聽鐘聲百八一聲。一花落。仰視我佛嬉嬉笑不止也。亞蘭臥病在牀。聞言笑曰。姊姊近來談話幾無處弗涉禪機。其如我輩門外漢。不易領會。何小青亦曰。麗珠姊近來不特言語超脫。卽舉止亦飄飄欲仙矣。麗珠曰。青姊戲言。不敢妄答。蘭姊所問。我亦自覺他日養成開口便阿彌陀佛之佛婆。積習殊令人生憎。以後當自勉。改但姊姊之

病迄今延綿不治殊非康健前途之福妹意不必召醫診視但每日默誦多心經十數遍足矣麗珠爲是言蓋聞諸姘娥言其病挾有心理作用大概當日掃墓時于陌頭惑一美少年云信否尙不能確而諸姘娥勸之試用麗珠言不旬日亞蘭果霍然愈再閱浹旬且攜書隨諸姘娥赴秋聲室上課矣麗珠密戒諸學侶日後不可道亞蘭病中事事果不虛渠必頽顏而死灰或不免再燃也諸學侶均唯唯一夕衆聚小紅橋上亞蘭初次離鏡園逐衆游散殊覺神怡心曠語韻碧曰大好春光竟在病中虛度想諸姊妹鸞聽晉客蝶捕唐宮韻事當不勝枚舉韻碧曰今歲以麗珠姊出嬉春大減興味益以姊妹病更恍惚若有所失故一春佳遣殊屬寥寥妹曾有小詞記述之得暇當呈一閱亞蘭唯唯事後已忘之矣閱日復聚小紅橋豔陽時候朱霞抹天半不啻碧玻璃上加胭脂色乃奇麗衆爲徘徊小青且沈思有畫意韻碧曰着墨不必多但小舟一人一樹二岸一餘則以胭脂水寫水色天光當是一幅夕陽晚景妙畫稿也小青曰此詩意也畫殊無從着筆亞蘭笑曰碧姊固詩中有畫青姊亦畫中有詩各造其境不必謙遜今日之事碧姊以詩青姊以畫萬勿辜負此美風景也衆咸同意青應而碧不許亞蘭促之碧曰青姊善空諾非能實踐者今春茶蘼社公推予以詞或詩記園中瑣碎事青姊則以畫寫應時點綴之景今予之詩詞已成一小冊子雖不敢自謂佳然一春園中所歷已略誌其大概青姊之畫僅一幅耳時易境遷更阿誰向渠追索耶是言也遂觸起亞蘭隔夕之約夜歸豔陽樓韻碧特囑雪兒自秋聲室中取小冊子來給亞蘭覽焉亞蘭以事實未附泥韻碧就詞略述因誦第一首曰

柳柔燕巧江北江南好十里珠簾都入夢人被東風薰俏  
梨雲院裏鶯嬌菱花湖上蜂邀隔着一重



粉壁阿誰戲把磚拋（調寄清平樂）

韻碧注曰某日之夕衆聚曉春樓下柳樹陰中小琴戲拋磚打黃鶯兒磚落垣外初固闕其無人也俄忽有以石卵相報者衆大驚亟避登曉春樓啓窗視之乃無賴三五也

鶯喚上紅樓回首春風舊不盡楊花醉樹頭此景誰能受 製就隻風箏捲起雙羅袖縱爾天宮叩玉皇好護花長壽（調寄卜算子）

韻碧注曰陸氏姊妹於清明後數日製美人風箏放于鶯聲院倩梅牽絲遠引美人遂冲霄直上姍姍於烟雲縹緲中軒軒然作天魔舞衆咸大快以後常引爲樂事云

鳶魚潑躍鶯花嬌笑處處詩人詩料游絲着意嫁東風漾不定閨情飄裊 油車式美弓鞋樣好拾翠人人爭道嬋娟偏不踏青來眼福欠五陵年少（調寄鵲橋仙）

亞蘭晒曰末語何爲其然也

韻碧注曰鶯雛來約踏青衆辭予獨露尤意渠笑曰緊緊地關着滿園春色不將餓煞裘馬輩之眼福耶衆咸責其謔予私取鶯語入詞怒諸姊妹之不能從予意也

亞蘭曰鶯姊固諱汝尤無賴矣

羅帳外好夢被鶯啼壞忽覺春光了宿債杏花遠巷賣 風急粉凋蝶癩花落綠肥徑隘拋卻傷春痕迹去羅巾樓上晒（調寄謁金門）

韻碧注曰春暮矣碧瑤觸景生情似鬱鬱不樂偶晒帕樓頭衆咸謂其所洗者悉傷春之淚痕也

鶯鶯隊裏胭脂虎不屑輕盈掌上舞脫下薄春衫飛身上玉環  
打過廊簷口炫我好身手鞋着風頭

尖尖欲刺天(調寄菩薩蠻)

韻碧注曰小琴近最活潑既從玉瓶學打鞦韆數日而成屢屢試之校玉瓶似尤敏捷焉

一柄王家渡口搖桃花葉底暗鶯巢乞來不寫蘭亭序卻把仙緣着意描

癡心欲拜畫中人寫出天台一段春掃却秋風班氏怨墮懷明月細温存

韻碧注曰鶯雛攜團扇囑小青繪畫且以劉阮入天台之寫真請小青唯唯予問鶯雛何意鶯雛初

不答固強之始言係鄰家王姓婦所轉乞者然拘拘寫仙家春色者是何意耶小青畫既就復戲題

其上曰一滴瓊漿賺得裴桃花劉阮魅天台人間多少情緣事都是仙家惹出來

一曲唱陽關離別應難送春人轉送人還飛絮撲人花墮酒何必江南 兩字祝平安早寄書緘霎時

分秋意何堪揚子江頭春雨裏夢斷湘帆(調寄浪淘沙)

韻碧注曰鶯雛匆匆歸矣謂係移家渡江蓋夫婿方就事京江也

女兒慣染傷春病掃起殘紅埋玉井不是武陵溪差高涵濁泥 白頭翁碌碌還向枝頭哭遮莫是南

朝。臙。脂。恨。未。銷。(調寄菩薩蠻)

韻碧注曰今年葬花人去諸姊妹無步後塵者惟紫簫掃落花棄井中耳

苔。砌。繡。軟。芳。塵。膩。一。庭。暖。日。浮。花。氣。花。擁。小。樓。高。錦。屏。春。夢。遙。東。風。吹。不。綠。柳。葉。雙。蛾。盛。檢。點。縷。金

箱。舊。時。羅。帶。長。(調寄菩薩蠻)

韻碧注曰：諸姝娥曝書庭前，獨慧鞠出錦衣晒之，衆爭傳衣，慧鞠笑不可仰，謂儂體素胖，諸姊姊鮮能着之，稱身云。

花落燕歸無紗窗人影，孤銀牀春困任鸚呼，牆外柳絲牆內草，牽好夢上春湖。不是漢宮圖，風光應淡如動人情處，莫輕摹簾捲斜陽紅一院，替他高燭吟蘇。（調寄南樓令）

韻碧注曰：紫簫午睡小青，意存輕薄，見而寫之，然一春閨中之畫圖，點綴品祇此一幅而已。

錦樣韶華水樣流，一春記得幾憑樓，眉方嫌柳隨時改，腰又爭蜂別樣柔。拋奩鏡掛簾鈎，烏衣也解替春愁，香巢不鎖呢喃語，欲抵傷春無算謳。（調寄鷓鴣天）

韻碧注曰：紫燕一雙，鎖日雙棲，畫梁間情話喃喃，一似惜春光之不我留者，小眉作燕語送春歌，衆悉呼爲女公冶長云云。詞曰：喃喃復喃喃，芳草滿江南，小樓人坐獨深巷，夢痕單不關主意，薄爲甚。

放春還飛飛何處去，桃雨一肩擔，擔到紅橋三月路，酒旗風裏絮，慘慘。

喃喃復喃喃，捲簾又要待春還，巢尙未營深幕裏，途方初識畫樓間，無情淮水流，花恨有約，盧家隔歲寒，吁嗟乎喃喃復喃喃，烏衣巷口夕陽殷，哥哥不逐鷓鴣喚，春是哥哥今不還。

二分無賴卻今朝，銀漢無邊玉鏡高，紫笛一聲欄外起，大紅橋接小紅橋。

韻碧注曰：三五之夕，月色甚高，碧瑤好事，挈小青大琴玉瓶等五六人，聚小紅橋上，各手紫笛一枝，臨風弄之一曲，梅花落，其聲接湖上笙歌焉。

落花人倦，東風瘦，芳草天涯帶夢繡，小院流鶯不止啼，錯被丫鬟拋紅豆。

緣楊春好錄

韻碧注曰。雪兒好事。每喜逐諸姊妹。嬉嘗以紅豆打中流。鶯而自詡。畫舫涯居。不是舟小池。春水碧油油。臨流憎煞桃花片。釣得魚兒不上鉤。

韻碧注曰。小眉今年忽添垂釣癖。每日課餘必坐白玉石上垂綸。以為樂。然錦鱗經大逐浪。暖波面。食每一花落。即逸而避烟波深處。故小眉從未釣得一鱗半尾也。

細雨垂楊玉埒。驕春愁撩亂。玉樓嬌枕邊。燈下伏心潮。遮莫是關杏未關桃。病態畫難描。眉心展不盡。雨中蕉一春。瘦損忒苗條。旁人說愛舞學纖腰。調寄小重山。

亞蘭三復是詞。韻碧笑而無語。亞蘭乃起疑竇。問阿誰亦曾病否。韻碧曰。除姊外誰病者。亞蘭笑曰。然則此詞何所指。韻碧亦笑曰。聊為眼前人寫照耳。亞蘭偽怒曰。汝不得予同意。遽向予饒風花舌耶。何謂關杏未關桃。何謂愛舞學纖腰。然則儂一春病臥。乃值得此一首輕薄詞耶。韻碧曰。此春閨詞煞尾聲也。亞蘭要求將此詞刪去。並已作一首。屬入其詞曰。

百花生日是今朝。庭院遽霞燒。衣香扇影。鶯聲亂。正唐宮樂事。陶陶欲得春光長。好護花先逐玉腰。東風無賴。蝶魂消寄語。莫道遙東牆。桃李西牆。杏別家春休再。窺瞧若到阿巢。扇底紅絲繫起。雙翹。

調寄風入松

亞蘭且曰。虧汝記春閨影事。詞耶據儂觀之。不知遺失幾多韻事矣。即此花朝日之撲蝶。會在曩日儂尙未病。隨諸姊妹。熙熙擾擾。極一時之快樂。猶記雪兒揮團扇。出沒花叢中。撲蝶最冠諸姊妹。儂爭縱之。姊不謂假惺惺。佛婆面孔。又步滿口阿彌陀佛之麗。姊後塵耶。言猶在耳。汝竟忘之。韻碧笑曰。此事予何嘗。

忘。卻。不。過。因。艱。于。措。詞。故。未。齒。及。姊。固。以。慈。悲。心。勝。而。反。對。摧。殘。生。物。者。予。若。涉。筆。及。此。跡。近。諛。美。則。他。人。見。之。必。曰。蘭。姑。姑。洵。廣。寒。窟。中。之。生。佛。矣。吾。輩。之。顏。面。何。在。亞。蘭。鼓。掌。大。笑。曰。然。則。此。册。子。非。實。錄。矣。若。諸。姊。姊。之。拒。絕。踏。青。而。曰。眼。福。餓。五。陵。年。少。碧。瑤。晒。帕。而。曰。拋。卻。傷。春。痕。迹。去。小。青。之。畫。扇。而。曰。卻。把。仙。緣。着。意。描。紫。簫。之。午。睡。而。曰。替。他。高。燭。吟。蘇。皆。係。汝。暗。中。諧。謔。之。詞。至。於。愛。舞。學。纖。腰。則。于。儂。尤。爲。刻。毒。汝。好。儂。必。不。承。認。小。重。山。一。首。詞。並。轉。告。諸。姊。妹。凡。遇。有。被。汝。戲。謔。者。悉。行。刪。去。汝。誌。之。鳴。鼓。而。攻。衆。怒。殊。不。易。犯。也。韻。碧。起。笑。曰。梁。夫。人。率。娘。子。軍。桴。鼓。而。攻。耶。我。其。退。避。三。舍。矣。亞。蘭。亟。甚。雪。兒。從。外。來。兩。手。盡。攬。小。白。蝶。謂。適。從。草。際。捕。來。晚。間。飛。力。弱。不。藉。團。團。扇。正。如。囊。中。探。物。也。亞。蘭。因。藉。以。洩。憤。曰。賤。鬻。誰。教。汝。躑。躑。生。物。者。一。個。蝶。有。一。個。生。命。不。可。因。其。力。弱。而。侮。之。雪。兒。識。其。怒。僞。笑。釋。蝶。散。室。中。去。

(未完)

●杜工部五言詩集聯疊字類

薛建吾

|        |        |        |        |        |        |        |        |        |        |        |        |
|--------|--------|--------|--------|--------|--------|--------|--------|--------|--------|--------|--------|
| 簷影微微落。 | 樵聲個個聞。 | 轉篷憂悄悄。 | 回首興滔滔。 | 蕭蕭見白日。 | 熠熠迸流星。 | 冉冉柳絲碧。 | 輕輕花絮飛。 | 寂寂夏先晚。 | 欣欣物自私。 | 孤舟增鬱鬱。 | 寒雨下霏霏。 |
| 漠漠舊京遠。 | 蕭蕭夜色淒。 | 悠悠邊月破。 | 慘慘暮雲多。 | 江市戎戎暗。 | 春流岸岸深。 | 飄飄何所似。 | 處處總能移。 | 鬱鬱流年度。 | 泔泔塞雨繁。 | 松風肅冷冷。 | 竹日淨暉暉。 |
| 風吹花片片。 | 江白草纖纖。 | 云云逆素浪。 | 浩浩略蒼梧。 | 人人傷白首。 | 處處是窮途。 | 入空纔漠漠。 | 告別莫匆匆。 | 戚戚去故里。 | 迢迢滯遠方。 | 花遠重重樹。 | 風吹細細香。 |
| 風色蕭蕭暮。 | 津流脈脈斜。 | 迢迢隔河水。 | 悄悄憶京華。 | 汀烟輕冉冉。 | 涼月白蕭蕭。 | 淅淅風生砌。 | 輝輝星近樓。 | 雲溪花淡淡。 | 江漢月娟娟。 | 翳翳月沈沈。 | 團團日隱牆。 |

譚

海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藝蘭秘訣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欲使明春花復發

▲秋冬兩季費心機

種花不易而藝蘭為尤難乾則枯濕則腐不識此中奧妙弊病立致是書于培植澆灌護養等秘訣多所發明摘繁發隱暢論無遺救急補偏用術皆妙熟讀按行則蘭無不花花無不茂年年開放愈香可謂極盡藝蘭能事矣有香草癖者不可不備

## 盆栽花木實驗法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種木栽花雅人雅事顧不得其術每致枯槁而以盆栽為尤難花好廬主人為淞城雅客自幼嗜花成癖迄今四十餘年雅興未衰老而彌篤所有經驗心得積稿三十年始成是書為一生盆栽寫實故語皆有據論不虛浮按術栽培立見功效并附瓶花護養法蓋是書之作非為利而為名迥非坊間投機書籍可比世有雅人敢請移玉

## 武俠異聞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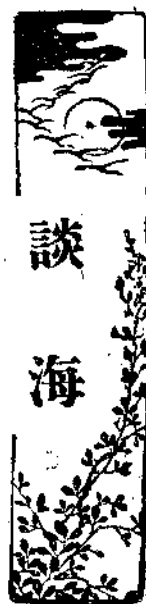
武俠叢刊之一  
本書專紀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靡靡之翊衛山林之際賢無不一列入而於清雍正一朝所謂雍正劍俠者誌之尤詳撰者為文學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峭潔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躍紙上讀之真可揚眉吐氣撫劍挺身即不然取為茶餘酒後之消遣品駭聞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出書以來極荷社會歡迎初版早經售完現已二版於此益見本書價值之高全書精印洋裝二冊上卷封面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面係荆軻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尚武悉心經營之意

## 塵海英雄傳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二  
外交風雲日益緊急不國之慘近在目前凡屬國民時無血氣忍見錦繡神州豆剖瓜分乎故本局大聲疾呼提倡尚武救弱即所以救國強身即所以強國本書專記武俠以提倡尚武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昆陵李定夷先生總其成紀古今來英雄百數十人二十餘萬言最著者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興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尚劉淑英翠雲娘柳影憐等之軼事每人一篇每篇有每篇之精彩讀之生氣勃勃足令人拔劍而起登高長嘯可為國民之警鐘亦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著起見裝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田橫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





# 清史備考

## ●紀紀河間事

予生平讀前人筆記。可百有餘種。而百讀不厭者。厥惟河間先生之閱微草堂筆記。世人盡謂蒲氏聊齋誌異。為筆記中最佳之本。予則以為聊齋多脂粉氣。多斧鑿痕。若寓意之深邃。說理之透闢。文字之挺拔。則聊齋不逮閱微。艸堂遠矣。近人每以弄臣譏河間。其實河間先生學問文章。確足彪炳當世。而多不可磨滅之處。至比之謂弄臣。則專制帝王之視文學侍從之臣。本如豪貴家之門客。河間以文學結乾嘉兩朝之主。知其恩眷。自當異於尋常。且河間既貴。極好嘉惠士林。士子之陰受其福者不少。乾隆某年某科考試。紀為主司。案未揭曉。外有宣布前十人姓名詩句者。御史密以奏聞。上召河間詢之。河間對曰。臣即洩漏之人。上詫問故。河間從容奏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臣閱卷時。或憶其句出而欲訪為何人。手筆則不免洩漏矣。上笑頷之。其事遂寢。士林隱頌其德不止。又嘉慶某年。實錄館奏請議敘。有以過優為言者。上召河間論其事。河間但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親友情。臣為其先代題主。或作墓誌銘。雖厚幣無不受者。上悟。驪然曰。然則朕為先帝施恩。臣工有何異言。遂置不議。河間以善論諫稱著。即此二事。有足述已。



## ●同善局

中興名臣曾湘鄉左湘陰李合肥輩。近人頗譏其爲虎俵。余獨以爲時代不同。論人亦當因時而斷。前哲先烈。並當推重。褊執之論。君子不取。以曾左諸人之學問經濟政績三者言之。今有一人能及之乎。今之位封圻而稱人傑者。誰足比擬。前清中興時之名臣。但知贖貨肥己。擁兵攘權。固無一人知爲國爲民也。吁。可歎矣。偶檢陳篋。得左湘陰創設同善局之作。時當浙局初平之後。湘陰戮力戎行。戡定大難。兵事略定。卽孱孱焉以救死撫傷爲政。不敢或事偷息。同善局之四大綱。爲卹政之規模。尤足以垂永久。其制府縣各設一局。紳衿董之分局。徧於鄉村。並無定額。錄其四綱以存掌故。兼示今人。(一)收養幼孩。遇有被難幼孩。自數齡以至十五歲者。卽收入局立冊。註明年歲籍貫居址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存亡。及有無宗族親戚。每口日給米半觔。鹽菜錢八文。兩人共絮被一牀。如有親族來領。須經幼孩自行認明。方准給領。以防冒詐。有拐賣者。事發斬首。或舖戶願領出學習手藝。取具領字黏卷備案。姿性穎異者。送入義學讀書。日後長大。聽其歸家。其有無家可歸。無親屬可依。本地人民願收留作義子者。援照道光間兩淮奏准成案。由官給與執照。作爲嗣子。收入族譜。宗族不得以異姓阻撓。(二)收養婦女。凡遇被難婦女。問明年歲籍貫居址翁姑丈夫父母伯叔兄弟存亡。及有無內外親屬。詳細註冊。由局發棉麻。課令紡績。織成布疋。歸局發售。以充經費。十歲以下。如無可依歸。本地人民願收留作女作媳者。官給執照爲憑。以免異時爭訟。其餘與幼孩同。(三)恤養孤寡殘廢。城鄉市鎮。遇有孤寡殘廢。報局施賑。並准在該地寫立緣簿。沿門乞食。(四)收埋骨骸屍骸。暴露慘不忍觀。且污穢熏蒸。易成疫癘。急宜收埋掩葬。凡收埋一尸。掘深四

尺者。給錢二百文。每日由局雇人巡視。遇有暴露。不問有無親屬。卽予收埋。插立竹標。暫爲誌識。又申禁令。四端云。首禁。擄。擄。亂離之後。民間父母妻子。均不相顧。其因窮苦難度。將子女妻媳。轉鬻與人者。原難一概禁止。倘匪徒因此販賣人口。乘機拐騙。或恃強擄搶。法所不容。事發立予斬決。次禁。擾。索。賊前踞各縣。徧設鄉官。其中固有甘心從賊之人。亦有因家屬累重。脅迫不堪。勉受僞職者。若一律查辦。無以昭法外之仁。所在官司宜苦心分別。妥爲辦理。倘書差營兵及地方棍徒。藉端嚇詐。擾索事發。先科索詐之罪。三禁。欺。凌。兵勇殺賊。原以安民。團練禦暴。非以爲暴。敢有恃強恃衆。擾害閭閻。欺壓良善。擅違軍令者。官司訪查得實。卽通稟本部院分別治罪。如係游勇。立予斬決。末禁。屠。宰。耕。牛。稼穡爲民生之本。耕牛乃農務之要。亂後田土多荒。牛力缺乏。宜禁宰殺。以裕耕稼之用。倘有販賣耕牛。售與屠戶。或自行宰殺。事發究懲。此禁令。尤注重於軍律。足以羞當世之統兵者也。

### ●洪秀全二將

洪秀全樛櫟庸材。本非大器。自入金陵。卽縱情聲色。固爲必敗之徵。而其部下之缺乏人才。實爲最大原因。茲舉一事以實之。聽王陳炳文榮王王廖發。皆洪氏從龍之臣。二王由蘇入浙。據秀州。甫得一弓之地。卽大興土木。建造王府。幾有終老之志。拆祠廟。梁柱以供材。開嘉善。千蜜以供陶。攬蘇州梓匠以供役。盤龍翔鳳。窮極華靡。且殿陛朝房。儼然比於帝王。迄至清軍收復之日。其工程猶未及半。而耗費民力。剝削民脂。數已不資。夫當軍書旁午之日。方枕戈臥薪之不暇。而乃以宮室爲先。似此鄙夫。寧有遠志。安足以與共創業乎。

### 翁文恭遺詩

虞山翁松禪相國。為清德宗師傅。道德文章。卓絕一時。戊戌之役。以附和保皇。幾罹不測。乃放歸故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當翁居官時。書名震朝右。一時公卿先生。莫與京者。偶於庖丁治膳時。用粗劣之紙。作日用賬目。字極草率。而亦有人以重價購之。以此類推。其他可知。放歸之後。常熟縣令某。極慕中堂入法之精。願翁雖當待罪之年。而倔強猶昔。令不敢以此請。乃假名奏報相國起居乞翁日草日記。翁以交縣看管。故則亦從之。固不稔。令之狡計。積時既久。令所得之墨寶多且盈帙。價亦不資矣。翁居官素清廉。比被譴。益貧困。有一篋中圖畫。皆捐靈賣到。長江萬里圖一之句。自注云。一石谷畫。余所尊。近亦付常賣家。一於此可想見清德。或以驚字相勸。翁不可。後令取其日記。出求善價。每幅輒市百金。蓋翁恐令以原作入奏。故文字皆極經營。甲辰翁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五。時正朔已更。清廷未廢尊號。優旨開復原官。予諡文恭。其門人陸某捐金刊遺集。未果而沒。邵某繼之梓瓶廬詩稿八卷行世。其詩宗法宋人。得其簡勁。其西山題壁云。遊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袞袞中朝彥。何人第一流。蒼茫萬言疏。此句疑有訛字。悱惻。五湖舟直諫。吾終敬長貧。爾豈愁何時。楓葉下同醉。萬山秋。又題潘文恭看海棠圖。步原韻云。西南郊外寺。不到十三年。義榦久埋雪。瘦花難補天。幽人長發唱。仙子得高眠。畫燈猶頻看。知余夙好偏。

### 涇上村

光緒末。孝欽德宗同時。賓天。朝局猝變。滿族毓朗鐵良輩。與袁項城有隙。譖於攝政載灃。立罷其官。項城倉猝歸田。當時甚至有賜帛之謠。以原籍故居褊小。不足供棲息。乃購田千畝於安陽縣屬之涇水上。鳩

工。庀。材。築。室。闢。園。名。其。村。曰。洹。上。村。自。戊。甲。以。至。辛。亥。四。年。之。間。項。城。憂。讒。畏。讒。未。嘗。出。村。一。步。比。辛。亥。政。變。出。山。督。師。以。迄。丙。辰。薨。逝。則。又。未。得。一。履。舊。地。泊。乎。遺。榘。南。歸。卽。其。地。爲。邱。墓。今。所。謂。袁。林。者。卽。當。年。之。洹。上。村。也。十。年。前。曾。有。項。城。草。笠。蓑。衣。作。撐。船。狀。之。小。影。流。行。於。市。蓋。卽。攝。於。洹。上。隱。居。時。借。以。自。明。心。迹。耳。村。有。養。壽。園。爲。項。城。起。居。之。所。所。懸。諸。聯。皆。有。寓。意。正。廳。聯。云。君。恩。毅。向。漁。樵。說。身。世。無。如。屠。釣。寬。臨。洹。閣。聯。云。怪。明。酬。報。期。兒。輩。風。月。婆。娑。讓。老。夫。水。榭。聯。云。心。似。南。湖。常。澹。定。身。依。北。斗。覺。高。寒。又。云。虛。室。十。弓。皆。悟。境。明。漪。一。曲。是。恩。波。今。從。數。聯。觀。之。可。知。項。城。當。日。處。境。之。危。顧。項。城。雄。才。大。略。外。雖。極。表。恭。順。內。則。收。養。死。士。靜。待。時。變。同。盟。會。中。人。亦。多。與。之。通。款。項。城。一。生。毀。譽。參。半。予。獨。以。爲。近。二。十。年。來。之。政。局。實。項。城。一。人。左。右。之。李。文。忠。遺。摺。謂。環。顧。海。內。人。才。惟。有。袁。某。今。項。城。死。四。年。矣。後。起。人。才。何。如。緬。想。英。雄。能。毋。慨。嘆。洹。上。村。者。謂。爲。清。室。蛻。化。民。國。鼎。興。之。秘。密。策。源。地。可。也。

### ●陳伯平中丞

善化陳伯平中丞。繼陳小石制軍巡撫吾蘇。卒於官舍。中丞由開藩以迄晉撫。雖無豐功偉業。而循良之聲。頗著於時。中丞尤以道學著。言信行謹。絲毫無苟。故屬員無不憚之。瞿文慎（鴻禔）當國時。與中丞爲同鄉。兼有姻婭之好。許中丞升權浙督。索苞苴。若干代賄。同列中丞愕然。卒不成議。袁項城與中丞爲兒女姻。親項城自北洋被召入綰。外交兼領樞要。一時聲勢之隆。莫之與京。中丞獨貽書相規。以臨深履薄。保泰持盈。爲言。項城亦不以爲忤。中丞以身羸故。染阿芙蓉癖。迨禁烟令下。中丞卽奏請給假戒烟。項城恐中丞獲譴。在兩宮前爲之進言。兩宮遂不置議。而中丞則謂不可欺君。決意戒絕。後竟因此得病。以至

不起病革時家人請以烟具進中丞堅不許固知其戒烟之志雖至死不悔也

### 塞上清聲

清末周少樸繼程雪樓開府雞林樸老好詩詞嘗集同僚和唱文采風流照耀遼北其望江樓感懷兩律當時徵和頗多提學某亦詞林耆宿和章尤工句云問將捧日回天手著意綢繆建此亭萬里而今供睥睨十年何事忍伶俜江涵秋色等閒白山近邊城分外青悵望龍沙南復北狂吟高遏塞雲停秋色分明到蓼洲八鷗雲擁大江頭同舟舊雨春明話倒峽詞源活水流早識文章驚海內還看鸞筆寫邊憂學荒陸氏久焚硯得句羞難記勝遊

奉天民政司張遵午在職時頗著循聲以遼東偏處強鄰感時局之多艱傷民生之憔悴有所感觸輒寄諸吟咏間其登龍首山詩云北去風沙撲碼頭一杯聊此弔殘秋座中各有新亭淚迸入遼河水下流感喟蒼涼殊不減嗣宗登廣武意興也

### 鬻道人

光宣之際京師有鬻道人者以風鑑餬口設攤長安市上其言有中不中有時且奇中坐是信者頗多德宗崩幼帝踐祚改元宣統道人聞之愀然曰清運終矣國門之南向者凡三中日正陽東曰崇文西曰宣武而元之亡也年號至正明之亡也年號崇禎正也崇也已有前驗今年號宣統宣字已應其數也乎其理甚辨惑者頗多後為言官所聞將具摺入告請警署捕拿造謠之人道人懼揚言曰此問將為瓦礫場當避地東遊後竟不復見實則懼禍而遁耳然清祚之移果在宣統其言竟驗也

# 花萼樓紀俠

(民哀)

## 高晚華

高晚華。俠女也。忘其里居。隨兄某。竄走流寓於江陰之黃山。港晚華性沈靜不苟言笑。精柔術。金頭蜈蚣吞火赤練(單刀解數名)尤爲其特擅。乃兄亦有技擊名。生而驍健。貌極惡劣。賦性剛直。善代人直不平事。每白日強借富翁金錢。而於黑夜投貧乏之家。人盡惡其橫暴。勒索安知其濟困周急也。或加以強盜之名。亦順受而不較。惟晚華意不謂然。數諫其兄曰。柔術一道。造詣既深。宜珍惜。不求人知。如兄之劫富濟貧。徒負惡劣之名。竊爲不取。以妹愚見。兄宜洗手不爲。不則將有弋者之跡。兄後焉。某不聽行之。如故久之。遠近守財虜。咸恨之。徹骨欲得而甘心。以去後。患聞常州天寧寺僧化杲。有奇勇。釀集重金。往聘之。化杲毅然應命曰。當往試之。財虜懇其速往。化杲乃喬爲募化僧。狀至高門口。喃喃誦佛號。晚華見之。耳語兄曰。此有道者也。吾輩出入不可不留意。其兄遽以小錢一枚。自遠處擲入僧木魚中。且高聲曰。速去。毋再喋喋。僧從容取錢。出擲還之。亦應曰。區區一錢。何足重輕。值得如此面紅氣急。度量何若是褊淺耶。掉頭竟去。兄欲追與角力。晚華力勸乃止。且曰。僧此來於兄之技術。雖未能窺全豹。然此一錢之擲。已爲其略悉底蘊。兄其慎之。於後。化杲既離去。急竄告衆財虜曰。高某技藝過人。非方外人一身所可敵。鄙意誣以某案。請兵會剿。爲上策。衆然之。乃告密於里陵守。守昏庸不問真相。遂即派兵守要道。化杲則率捕頭十餘人。往擒之。與高遇於途。途次有深溝。水可八尺許。高恐衆寡不敵。卽一躍入河中。化杲隨之下。

衆捕相顧愕然不敢輕試。俄頃波濤大作，水聲隆隆。化杲擒高，出矣。送之官，一再訊鞫，無供可認。諸貧民受高恩者，咸爲之辯白。數四而府尹卒以黃白物味其天良，嚴刑酷答，鍛鍊成獄。解省定讞，斷頭臺固早已高築矣。晚華聞信，悲不自勝。思至行刑日，劫之則一時恐難得手，孤身無助，徒冒不韙之名，不劫則兄不白之冤，又何由伸洩？籌思至再，忽厲聲曰：「誤矣！有僧在有衆財虜，在何患仇之不可復耶？」迨京詳至，省晚華詣兄處，訣別午砲一鳴，兄竟身首異處。晚華哭之慟，哀懇於監刑吏，得全尸殮殮，喪葬既竟，遂返棹。至常挾短刀入天寧寺，匿於佛櫃中。入暮，覘化杲至樓上禪定，乃一躍上屋，越樓窗而進。化杲猶未之覺，繼覺腦後寒氣凜凜，逼人骨肌，知有異，急捲身竄檣下。晚華一擊，未中，然晚華手持利刃，化杲手無寸鐵，成敗利鈍已可逆料。一轉瞬間，晚華竟畢化杲之命，而醢其身。星夜越屋，出至府署上房，斷守四肢，越城走翌日黎明，已至澄邑。凡醢金禍其兄之財虜，或挖其目，或去其鼻，皆爲殘廢矣。事成，不知所之。當道雖大索十日，無所得。後有人去杭禮佛於五雲山陰之茅庵中，見一少年尼靜修，養志狀頗可憐。歸後言其神情有白於官吏者，曰：「此卽高晚華也，急往捕之，又不稔，何往矣。」

龍 楣

北里非相攸之地，勾欄無立節之媛，然亦有未可以一概論者。光緒末葉，津沽有胡氏女，貌絕豔，携一婢一媪，賃宅於法界同安里。自云年祇十五，出多金，啗市司街卒，遂得安堵。而開錦泥窠，嘗簪花傅粉，乘車往。下天仙觀劇，雖紅氍毹上之有名歌郎，亦爲之色沮。其容之豔麗，可知於是游蕩兒歸之如流。問其鄉貫，游踪均葫蘆，以對叩其芳名，則曰：「胡娣行。」一侍者亦呼之爲一姐。問夜合需資多寡，則伸玉臂露守宮。



砂曰六歲時遇吾師以丹藥點作貞臉至今身猶處子不願作夜度娘焉或曰若是必工吟咏如西蜀校  
 書薛濤然曰非所長曰其爲唱鷓鴣舞柘枝如謝家姬乎曰不能也曰然則必能刺鴛鴦錦如夜來號針  
 神者曰不善也衆撫掌曰果如卿言究以何術博纏頭費女含笑呼婢捧磁甌出中列骰子六供几中央  
 再拜安置訖揚言曰妾名雖倚門實則求偶請以相思之骨代風月之媒是亦遵吾師命也來者以白金  
 十兩作孤注無論齒高下貌妍媸苟一擲成六紅者卽適之爲婦無食言惟十兩僅一擲再擲須再納金  
 如例妾堅守信公等毋吝財也衆曰妙哉是真別樹豔幟而另繫赤繩者於是咸競呼僮僕取白鏹至博  
 竟人皆色沮去黠者檢視其骰子並無弊病遠近譁諫多謂何物粉頭新翻花樣喝求牡之雉呼守雌之  
 盧花骨頭豈眞可作冰人阿堵物則漸漸入女橐女郎狡哉蕩子愚矣然戀其色者輒難忘情於是馬繫  
 於場犬迎於戶上至冠裳下及胥役無不聞香畢集垂涎而至作幾希想又因一娘不以伎名覩其平時  
 喜着青羅衫咸戲呼之爲碧螺春一日有某員勒之愛子某携百金來與之博博盡負明日復來仍不勝  
 末次視甌中已列五紅其一旋轉不止公子大聲呼紅比走盤珠定則依然墨黑公子痴立若木鷄女笑  
 曰險哉何一紅之難也女貌雖極妍而天性驕硬客至略寒暄卽請入局局終卽下逐客令鮮有少事敷  
 延得逗留片刻者公子失金事細而因受女奚落大悲怒退後陰喉無賴子三四輩給以金使詣女所博  
 金盡則使武力窘辱之所以報愧慙焉及至女室女已盡窺來意待金入囊卽揮手令去無賴子大闔曰  
 一鬢肉竟若是昂貴耶彼博場尙有閒酒菜爲吾輩解飢渴言已攬袖欲侮女女聲色不動略拂纖指紛  
 跌庭外數十步女從容呼婢出縛而施夏楚婢亦驍健過男子凡三蹶三蹴無賴悉跪而呼饒命女笑釋

之。乃。盡。鼠。竄。去。後。踵。者。皆。知。彼。姝。勇。而。豔。無。敢。瀆。褻。博。負。快。快。去。不。復。聞。有。作。恃。勢。言。者。首。尾。將。三。載。女。始。終。落。落。從。不。侑。一。歌。陪。一。宴。或。假。一。顰。笑。而。其。香。奩。中。纍。纍。黃。白。物。已。蓄。有。五。萬。餘。矣。嘗。語。客。曰。曩。得。采。僅。娶。妾。一。身。今。則。并。得。吾。財。客。又。何。樂。不。爲。哉。有。此。一。語。受。愚。者。較。前。尤。甚。門。前。車。馬。竟。無。日。不。喧。闐。如。市。井。矣。會。有。湘。人。蔣。益。崇。爲。蔣。益。禮。之。族。弟。年。少。未。娶。謀。事。走。燕。邯。往。依。其。姊。丈。益。崇。落。拓。甚。遭。姊。丈。白眼。憤。而。出。京。寄。旅。七。十。二。沽。間。守。囊。之。銀。日。漸。匱。乏。焦。灼。異。常。逆。旅。主。人。偶。舉。碧。螺。春。事。告。益。崇。自。忖。何。不。與。之。一。戰。勝。則。白。地。成。家。苟。負。則。還。謀。女。嬖。籌。川。資。返。里。計。良。得。於。是。捫。擋。得。十。金。往。女。所。女。見。益。崇。貌。清。俊。而。衣。襤。褸。心。憐。之。曰。此。非。榜。蒲。戲。乃。秦。晉。卜。也。登。場。一。擲。無。後。言。觀。子。十。金。得。來。不。易。盍。自。珍。重。益。崇。笑。曰。卿。亦。過。小。覷。人。矣。書。生。雖。貧。然。決。不。因。此。區。區。露。乞。兒。態。言。時。氣。字。軒。昂。神。態。慷。慨。女。已。心。折。及。鏘。然。一。鳴。旁。觀。者。同。聲。喝。采。蓋。甌。中。燦。燦。者。已。成。滿。堂。紅。女。亦。色。喜。嚶。嚶。一。聲。塔。下。嗥。應。立。時。結。彩。燃。雙。紅。燭。如。椽。氈。氈。鋪。地。音。樂。雜。奏。婢。子。引。益。崇。入。曲。室。爲。之。沐。浴。更。新。衣。女。亦。靚。妝。盛。服。偕。之。交。拜。益。崇。煩。逆。旅。主。人。爲。僮。贊。至。漏。雙。轉。始。竣。事。及。婦。洞。房。女。檢。衽。告。曰。妾。爲。胡。文。忠。公。庶。女。名。龍。楣。身。已。從。君。願。聞。郎。志。益。崇。嘖。嘖。曰。半。生。落。魄。去。就。頗。難。爲。買。則。素。惡。銅。臭。爲。儒。則。久。困。氈。寒。屢。思。以。身。許。國。特。恐。一。行。作。更。爲。流。俗。所。污。龍。楣。喜。曰。是。不。愧。爲。我。夫。也。苟。欲。出。山。清。慎。自。勉。世。途。不。足。畏。也。旋。以。臂。紅。示。益。崇。曰。妾。尙。是。女。兒。身。毋。以。路。柳。墻。花。賤。視。妾。受。惠。多。多。益。崇。拭。之。以。唾。不。去。欣。然。曰。鰥。生。初。疑。卿。爲。章。臺。柳。殊。不。知。實。係。佛。池。蓮。鰥。生。心。醉。矣。是。夕。且。愛。且。憐。明。晨。視。臂。則。紅。褪。如。洗。彌。月。龍。楣。出。資。代。益。崇。納。粟。爲。縣。令。銓。發。陝。省。出。都。時。龍。楣。與。婢。均。易。男。子。裝。纓。曼。胡。靴。吉。莫。負。弓。佩。箭。儼。然。俠。少。年。至。晉。陝。交。界。之。所。

猝遇響馬賊益崇面灰死身戰慄龍楣命婢護益崇已則縱轡逐賊發連珠箭如秋風摧葉百發百中賊呼嘯遁益崇大駭幾墮騎至前站私詢其何勇敢乃爾龍楣笑曰措大尙藐視巾幗耶隱娘紅線自在人間不過肉眼人不識耳益崇默然既至任所龍楣助夫捕盜甚力偶有奇獄亦盡力贊襄一邑稱感惟益崇欲禁倡則龍楣百計勸阻不聽則繼以哀泣以故棠疆百里桃花門巷無慮百餘家此中人捧盤匱爲縣君祀千秋者統計千人光復之際益崇已年過知非遂與龍楣棄官隱湖上至今猶在此事寒雲爲余言。

### ●毛淑貞

毛女士淑貞不詳其里居伊洛大俠王天縱之夫人也初遊學東瀛有相人術天縱之俠名久布於中州某年東渡遇女士於神戶相談懽甚傾心吐胆交誼日深女士奇其相以終身託之結縭於青島旋來海上賃屋於河南路爲天縱介紹入同盟會復助之購槍砲辦軍裝由滬而漢而洛往還十餘次從未一露痕迹迨後天縱據伏牛山號召豪士修寨練勇女士亦與也日募有心腹壯健六十人甘苦相共自擬爲金山擊桴之梁夫人以韓蕪王期天縱一日督率部下正練習槍礮有飛鳥過雲端女士笑謂天縱曰君號稱神槍手然妾亦不弱請看妾擊中第四鳥來作下酒物槍聲響處第四鳥果墜地賢伉儷相視而笑一軍鼓掌歎服鄰近所居之村嫗鄉婦女士時就之話家常有饋以菜蔬者女士必報之以布匹丁未年春荒女士首創賑米訂期一六發給附近老幼婦女歡聲載道途爲之塞每屆冬寒必施棉衣褲且督婢媪縫紉不少儉省故伏牛山一帶咸尊女士爲活觀音蓋頌其善政也歲辛亥武漢起義女士憤然曰此

吾民有作有爲之時不可失也。遂慙天縱，遙爲響應。樹扶漢，倒滿之幟。志士多歸之，陝潼之戰，女士主謀，獲大捷。後因援兵不至，及餉糈匱乏，不得已退保。州部下某，忽萌異志，女士察其舉動，知有異，告密。天縱欲殺之，以徇女士。堅謂不可，曰：「毋開罪於人，自古帝王之搖動江山，莫不因離士心而始。君殺一某，不足示威，亦知士心將從此失乎？」卒以好言慰某，厚贖遣之。嗣後天縱轉戰宛洛，軍事布置，皆與女士謀劃而行。語所謂諸葛之智多出於婦人者，共和既成，袁世凱詔天縱入京，女士期謂不可，勸天縱至武昌，謁黎黃陂，浼爲先容。天縱從之，至鄂，黎相待甚優，派兵護送至京。袁亦納黎言，對於天縱破格優容。屬段香兒特別招待，卽下榻於小段私第。時有餽贈，當天縱入京之時，女士臨別贈言，謂君性爽直，居官不宜功成身退，求爲國民足矣。天縱始終不以干祿請求，因不忘女士所囑也。天縱入京之後，女士遵陸入洛，遊龍門，登香山，抵河南府，擬舍陸就水道，適與北軍相遇。（時駐豫軍隊，卽近今敗績於湘之陸軍第七師）北軍聞女士名，蜂擁而至，要於歧路，欲瞻容。止女士落落大方，挺身而前，詎軍士蠻橫無禮，初則嬉笑，繼而出污辱之詞，護勇大憤，欲開槍。女士急搖手止之，笑謂北軍曰：「彼此均是同胞，拙夫與君等爲兄弟，行小叔見嫂，原無不可。惟如此情形，有失軍人資格，誰無妻女，易地以處，其能甘乎？」一兵欲犯之，女士從容揮之仆丈，餘於是相顧愕然，不敢犯。蓋女士曾從嵩山僧無戒習柔術，善楊家十八手跌法也。既至開封，宿女友謝士蓮家，旋得天縱書，謂將來豫剿匪，女士憂之，默付衆，怒難犯中州。綠林中，人皆爲當時同盟兄弟，應以游說解散，萬不可加以武力。故卽北上，阻之。天縱信其說，留京不赴。剿匪督辦任道後，國民捐之議起，女士又奔波京豫間，頗出力。然卒因之成弱，燕及洪憲事，生女士絕口不談政治，肆力

於。社。會。平。民。生。計。偶。與。人。談。軍。旅。女。士。曰。戰。陣。譬。之。賭。博。勝。負。乃。常。事。孟。內。六。瓊。眼。前。八。陣。知。人。知。彼。目。無。全。牛。自。不。致。敗。績。或。詢。女。士。師。承。何。人。曰。吾。自。有。有。師。師。自。有。法。不。足。爲。若。輩。告。也。女。士。有。鉄。布。衫。工。盛。暑。不。揮。扇。嚴。寒。不。御。裘。無。傷。也。友。人。大。覺。余。子。知。余。有。紀。俠。之。輯。舉。此。以。告。亟。錄。之。以。爲。我。稿。光。大。覺。曾。目。親。女。士。在。謝。家。時。謝。氏。親。族。堅。欲。請。女。士。一。顯。身。手。女。士。命。地。上。遍。列。入。土。深。三。尺。之。木。椿。十。餘。式。如。梅。花。先。躍。立。其。上。自。左。而。右。捷。若。獼。猴。往。還。廿。餘。次。無。倦。容。繼。攜。一。鉄。錘。從。三。丈。外。擲。之。中。一。木。椿。此。椿。倒。向。他。椿。他。椿。亦。倒。是。如。者。三。擲。十。餘。椿。盡。倒。矣。女。士。曰。此。卽。鉄。布。衫。中。之。梅。花。椿。法。焉。

● 紙帳銅餅室剩學

(逸 梅)

虞山徐枕亞先生工詩善書名重大江南北近蒙贈予冊頁錄其金陵雜詠云山温水輓  
秣陵秋載酒重爲攬勝游。招悵豔情銷歇盡遺踪。莫問十三樓狎客名猶記小張。舊家沙  
頓亦滄桑。憑誰消息勾闌事。活水無言又夕陽。錦瑟酣眠笑汝癡。篋篋倚亦堪嗤。天生  
別有消魂種。只憶揚州杜牧之。

寒雲主人(抱存)風流跌宕詩頁盛名爲當年宣南七子之首。予嘗於內兄周元任(梵  
生)處索得數首以入剩墨。虎丘云。登高還載酒。一劍且相羈。大地悲吳沼。斜陽冷晉祠。  
欺窮山徑遠。不管世途歧。倚棹歸來晚。天涯獨憶誰。飲瀟湘館云。妝成猶見舊丰神。月扇  
雲衣卅載春。話到開天真太息。不殊重見舊宮人。游焦山夜歸舟中云。乘風真快絕。天地  
一袈裟。雙槳剪江疾。孤峯橫月斜。星疏前渡火。笛亂遠林鴉。蒼莽人歸去。投身願獨賒。蘇  
門道上云。野色橫幽徑。鞭絲幾度過。過吟情懷古瘦。畫意入山多。峭壁懸樵跡。空林響牧歌。  
又逢春事了。麥浪接青莎。循洄河吟歸村舍云。風高秋已老。紅樹夾圭塘。野徑浮霜白。寒  
林映柳黃。道旁餘塚壘。眼底任滄桑。洄水流休急。灤澗要戀卿。美人云。美人窗下立。掠鬢  
似凝思。臨水惜青眼。折花低翠眉。相看渾不盡。欲去却還遲。對影成無賴。芳心強自支。

## 寧靜軒碎墨

(朱鴻富)

### ●清帝后蒙塵時軼事

華清古宮。在陝西臨潼縣西南驪山之麓。宮之內外有溫泉三。宮內之池。其大小較浴盆不過二倍。宮外另有一池。則無遮無欄。池上蓬蓬然。終日有熱氣上升。車夫乞丐。常洗澡於此。又有太子池。方二丈許。水甚清潔。溫度益較他池爲高。四圍砌以石欄。浴於其中。殊形不便。惟士大夫之患癬疥疾者。常浴於此。蓋水內含琉璜蒸氣。利于醫濕病故也。庚子拳亂時。西后與光緒帝倉卒出奔。至陝境。乃始粗安。鑾駕儀衛。卽駐臨潼。無事時。西后嘗浴於華清宮。而光緒帝則常浴於太子池也。夫以帝后之尊。出奔萬里。得此溫泉。一洗積塵。亦不幸中之大幸。昔之來此。憑弔者。但爲楊玉環耳。今日添此一段故事。則後之來此者。且兼弔勝清之帝后也。蓋亦大可感慨者矣。

### ●劉文清公軼事兩則

劉文清爲江蘇學政。將行。其妻戚氏謂之曰。妾之朝服。已陳舊不堪。江南以產綢緞著名。乞購一疋歸。公曰。若婦人。何知大事。吾爲學政。但知錄取士子耳。焉有餘暇。爲汝購綢緞。汝朝服。卽使陳舊。人皆知爲劉某妻。不爲他人妻也。何害其時。世宗適遣俠士竊聽於其旁。而公不知也。翌日味爽。卽宣召公入宮。公奇之。世宗一見公。卽笑曰。卿真清廉哉。誠百僚所弗及。夫人旣乏綢緞。朕賞汝庫緞十疋。綢緞二十疋。當已足矣。公卽叩領而出。及歸。公顧夫人而笑。夫人亦顧公而笑。

又劉公晚年京中有名妓。嬌娘者。家本吳中。色麗而通文墨。性極巧慧。能博人歡。王公大臣之拜倒於石榴裙下者。不勝僂指。計一日公之弟子蘇某。宴公於某貝子花園。先期言於公曰。師相素惡挾妓飲酒。人皆知之。屆時可否破一戒。因彼妓非尋常者。比大足博人歡。故命之佐酒。公許之。有某學士私謂嬌娘曰。汝屆時能令劉相國笑乎。能令之笑。當贈汝百金爲衣飾資。嬌娘曰。何難。是日嬌娘故意遲遲而至。衆俟之久。無不憤懣異常。公乃斥曰。汝不過一妓耳。身價乃若是其高耶。究以何事稽遲。可從實說來。嬌娘以看書對公問。何書。嬌娘以列女傳對公。乃仰天笑曰。母狗敢污闈賢女耶。嬌娘曰。妾誠母狗。各位皆是公。猴公復大笑。稱以妙人。某學士亦在座。亦曰。妙人妙人。合座聞之。無不喧傳其妙。

●狂生竊豬之笑話

合肥虞生家小康。性狂蕩。讀古人書。二遍而熟。應童子試。常列前茅。人咸以大才期之。而生則曰。世間最拘束者。莫如讀書人。此生決不作泮宮鄉闈遊矣。父雖嚴斥之。終不從。其後每遇試期。則僞稱病。父不之省。則延醫治之。既而父年老。生以狂蕩不事事。家道漸落。生之行檢。益不可問。一日窺得鄰村某氏猪。牢可徑入也。瞰其猪肥且大。垂涎者久。後思得一計。以高粱酒拌麥飯。以引之。猪見麥飯。欣然就食。俄頃間已醉。眠無聲矣。生乃以單被裹其身。巾蒙其首。負之而行。有相識者。迎面來。見生狀。乃問曰。君所負者爲何人耶。生應之曰。家嚴也。其人問尊翁何以至此。生乃曰。吾父向不能飲。願喜與人賭酒。遂大醉至此。吾今鼻之還家也。其人見其態度從容。不之疑。翌日。喧傳某氏失去肥猪一頭。其人固與某氏爲素識。乃以途遇虞生事告某氏。曰。其父臥病經旬矣。焉有與人賭酒之理。生之所負。或卽吾家之猪也。令人探之。果



不謬。此光緒二十八年事。皖南張生顯武告余者。後閱杰堂消夏記背猪一則。與此大同小異。張生所述。或卽此歟。

### ●淳郡王之豪俠

淳郡王弈諒。爲人玩世不恭。亦滑稽。亦豪俠。慈禧后居恆喜聽說書。尤喜聽金瓶梅等淫詞。言官莫敢諫。淳王深以爲不然。乃偵知說書時闖入宮中。卽手揪說書者。而謂之曰。汝何人。竟敢以淫詞瀆我聖后。耶。不速去。大刑將至。其人猶不肯去。淳王乃呼校尉執之。以出。后見狀。無如何。但曰。彼今醉矣。可扶之以出。自是遂不敢再聽淫詞矣。又其弟恭王。性貪。所受賄賂。不可以數計。又故爲清廉。不敢顯受金銀。是以行賄者常貯金銀於酒甕中。以進。淳王默識之。一日。踵至恭王宅。恭王欸以酒。不飲。留以膳。不食。但仰天長嘆。恭王詢以故。乃曰。吾今貴爲天子。叔貧窘不能謀。一醉是以嘆耳。恭王不知其故。乃曰。是亦小事。亦值得嘆息耶。從今後。弟月供十甕。何如。淳王曰。難得有此好兄弟。今日卽能與我十甕乎。恭王曰。可。淳王曰。既如是。須兄自擇焉。恭王不敢違。卽擇所識者。命人舁歸。啓之。非酒。實皆黃白物。遂盡散於宗室之貧者。未嘗私匿一甕。恭王雖怒。亦無如何。是以宗室咸賢淳王云。

### ●內監之忌諱

有清一代。惟紀曉嵐屢犯內監忌諱。以其功高望重。又爲帝所寵信。莫敢與較。紀公而外。未聞敢有犯內監諱者。庚子六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兩宮西狩。回鑾日。道經洛陽。大吏檄知縣鄭祖僑預備行宮。鄭固以能吏稱。年亦六十餘。承命後。敬慎將事。終日督率工役。無少怠。而內監數輩。則奉兩宮命。來任指揮。鄭

恐或有得罪。凡內監有言。必順從之。不敢違。某日適以無事。互談於辦事室中。鄭偶自捋其鬚。內監卽引爲大辱。欲與爲難。贈以金。不允。直至再三請罪。始已。又某日令工役懸掛帷幙。因竹竿太長。來前請示。鄭曰。是亦非難。截去一段。卽適用矣。時內監在旁。憤不可遏。卽力批鄭頰。兩下。曰。汝爲縣令。何無禮若此。窘辱吾等。一次。猶嫌不足乎。若不向我等叩首者。執汝見老佛爺去。鄭不敢與較。但向之叩首而已。

### ● 遇見死兄

民國六年八月某日。余因公赴南京。住中正街某大旅社。是夕館中出一趣事。時衆客方聚餐。有郵差持函而呼茶房曰。十八號之布商黃某在館耶。茶房以外出對。郵差卽交茶房代收。而旅客中有某甲聽此。黃某名覺有特殊之感。觸姑詢之。茶房亦不甚知其底細。但云黃某爲江西鉅商。營布業。常來是間。其他歷史。則不能言也。而某甲終以爲疑。未幾又詢曰。彼十八號之客。已回耶。茶房曰。幸承提及。否則余幾忘之。彼客來已半時矣。言時。卽持函交客。甲則跟隨茶房後。一覘其究竟。行至門次。果見黃某接書。諦視之。則其已死之兄也。不覺喜極而涕。蓋某甲實爲黃某弟。世居鴨窩沙。光緒三十年因水災。失散。兄疑弟已死。弟疑兄已死。彼此均不通問。而是日某甲適因事來江寧。乃得骨肉重逢。非天假之緣。烏能致此。合館旅客深以爲異。咸謂某甲友愛一念所致云。

### ● 寧靜王死節之烈

寧靜王朱術桂。爲明太祖十三世孫。明社墟後。乃往依鄭成功。功能武豁達。而有。大度。鄭氏子弟。及將帥。咸敬禮之。後成功卒。經繼位。國勢遂蹙。及經卒。而鬪牆之爭。又起。施琅乘機攻之。遂有劉國軒澎湖之

敗。克塽大懼。因肉袒迎降。王乃閉門大哭。望北叩別。二祖列宗。起則援筆書曰。余自壬午流賊破荊州。卽携家南下。甲申避亂泉州。總爲幾根頭髮。保全遺體。遠潛海外。四十餘載。今年六十有二。時逢大難。全髮毀裳歸報。高皇生事畢矣。書畢。謂其妻羅氏曰。汝爲吾之正室。宜同死節。又謂妾袁氏。蔡氏。婢荷姑梅姐。秀姑曰。汝等無須死節。可自擇配。而婢妾等亦誓死。不適人。王曰。死節大事也。豈可飾言。而作一時之豪態。妾與婢皆曰。王如不信。請先死。殿下前各入房。自縊。王與羅氏見婢妾等已死。乃大笑曰。國變以來。全家死節者。惟陝西劉狀元。我今爲第二人矣。夫婦乃亦對縊於堂。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陳繩武。不知其已死。踵門謁候。見王夫婦對縊狀。各咨嗟而去。

### ●威爾遜

美利堅自一千九百六年以來。已進而爲世界第一等國。而威爾遜因對德宣戰。奏凱後。亦已進而爲世界第一等偉人。吾等須知威爾遜既爲世界第一等偉人。其學術政治。當非碌碌者比。當其未任總統時。國人已深加欽敬。咸稱之爲大學問家。大政治家。自幼喜讀書。以故博極羣書。尤喜讀中國之四書。一生不嗜酒。而樂聞善言。嘗告人曰。此余師禹。惡旨酒。而好善言之意也。所交者大半爲忠厚樸實之平民。卽任總統後。仍樂與往還。或詢以民間疾苦。或曰總統如此。得毋勞乎。則曰。此余法孔文子之不恥下問也。其至友某笑問曰。論事每動引中國之四書。君竟自謂無過乎。則曰。惡。是何言。余之嗜睡。卽一生之大過。而違晝寢之戒也。總統如此。宜乎朝野翕然而國勢日臻強盛矣。

●紙帳銅瓶室剩墨

(逸梅)

石予師不恒填詞。近忽承示豔詞數闕。亟錄入贈墨。蓋少見可貴也。浣溪紗。  
集韓致光句云。鶯啄含桃欲咽時。背人勻却淚臙脂。收裙整髻故遲遲。曾把  
禪機銷此病。託身須是萬年枝。清歌休著斷腸詞。又柳葉眉長易覺愁。夜深  
無伴倚南樓。悶時應弄玉搔頭。此意別人應未覺。野花和雨冷修修。滿溪紅  
片向東流。菩薩蠻。集韓句云。風鏡有影隨籠轉。此時欲別魂。俱斷酒發臉邊  
春。紅絲拭鏡塵。兩情含眷戀。羞澀伴牽伴。亦畫兩鴛鴦。春眉忍更長。又池塘  
夜歇清明雨。畫眉今日空留語。默默又依依。無言攏鬢時。海棠花在否。慳意  
憑闌久。平遠一樓春。紅簾不受塵。憶江南。集韓句云。長相憶。幽恨更誰知。正  
是落花寒食夜。夜來風雨葬西施。應有鬢如絲。

艷

灑

#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電話九百廿一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原料藥材經理各藥廠各藥房著名藥品自製各種家用良藥丸散膏丹花露香粉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價廉物美伏乞賜顧下列哈蘭士醫生五種良藥各埠藥房均有經售如無從購買請向本藥房函購即班寄呈

##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癰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均有神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治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

##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服此最宜每大瓶洋二元小小瓶一元二角

##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携帶便利凡行旅軍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翠寶曲蘇姚方羊原韻卽塵醒獨

(鸚哥)

金閨柳色鸚鵡曉花草三生幽徑繞吳語絲蠻水所胎試晴風日知多少春聲簾捲綺羅家蟬玉籠煙彈  
 碧鴉錦帶明瓊端可念簾香宛宛恰開瓜脂敷圓鬢差生小名實偶同秦吉了無緒慵波嬌旒痕流蘇閃  
 月游膏窈悽磨壓線爲誰傷瑟瑟繡囊貯黑香撥捍柔荑痠粉頸怪來莎暖日初長欲興雲雨介推妹  
 記玉蕊妝台風影醉解透纏頭一片心春嬌玉豔然青黛由來慧眼識姚襄同命誓盟鴛與鴛口嚼紅霞  
 嬌欲病烏絲細界寫江娘翠寶江娘搗塵慣自捧心腹枕印銀蕤釧寬肉蚨蜨飛殘楊柳曠鸚鵡啄破櫻桃熟  
 秋心鬱親便成愁舊話肉糜逐水流火裏青蓮無力渡六萌依復繞眉樓吹烟抱月陽臺夢郎願桐花妾  
 么鳳鬢雲小住奈何天豔鮓步出元殊衆山香裏裏最難持桃李春深初嫁時夜奏綠章陰乞借情移瀾  
 瀾欲何之鳳凰桐上枝棲老半面琵琶歎別抱此恨絲絲滄海深娟娟省識連城寶

江南感春詞八闋

關寄鷓鴣天

(東園)

惆悵江南二月天落花如雨柳如煙烏衣門巷今何處燕子新巢野樹邊  
 桃葉渡木蘭船傷春傷別一年年多情只有秦淮水打槳聲中月正圓

離 蕩

二

日暮東風翠袖寒。綠陰深處一凭欄。鳩啼南向鶻啼北。帶著春聲度遠山。  
山隱隱路漫漫。白雲何處是鄉關。柳眠棠睡春將晚。九十韶光到牡丹。

一片閒情託六么。紅腔紫韻玉人簫。二分明月揚州夜。煙水荒寒廿四橋。  
停畫舫挂詩瓢。與誰同看廣陵潮。珠簾誤被春風捲。嫩綠初生豆蔻梢。

自檢新詞課小紅。茶煙輕颺鬢絲風。東山裙屐薔薇洞。一局棋枰賭謝公。  
金絡索玉玲瓏。詩成燈影雨聲中。綠珠笛譜飄零盡。梓澤無人唱懊儂。

一樹梨花一樹雲。詩中眷屬夢中身。流鶯飛入江南路。咫尺天涯若比鄰。  
新匣粉舊羅裙。化為蝴蝶也銷魂。司春青鳥情何限。只解留春不送春。

一笑拈花問且排。幾人今日到銀臺。桃花開後三千歲。見慣東方曼倩來。  
笙磬協瑟簧諧。瑤池阿母綺窗開。迢迢萬里崑崙遠。八駿西行不復回。

罷酒花前問碧翁。一春消息忒匆匆。洗塵易借茶靡雨。破塊難禁芍藥風。  
浮白墮泛黃封。金迷紙醉藥珠宮。靈飛篇目無人識。手扶仙雲萬朵紅。

繭帕金丹幾粒藏。感深知己杜蘭香。萱支侍左松支右。偕大壺天日月長。  
青玉案綠紗窗。衆仙同日詠霓裳。歌衫舞袖分班列。酒進延齡萬壽觴。

醒獨先生索豔詞因舊有感春之作抄以就正不值同社諸公一笑

東園自註

無題八首

(真州問山)



門外湖千唱采蓮。鴛鴦生愛水中眠。花如解語常如笑。月不因人尙不圓。一顧定教三日醉。千金難買十分憐。嬌癡豈獨增惆悵。只覺當時更惘然。  
來是匆匆去又驚。寸心終覺未分明。事經屬意關憂樂。人到多情重死生。千里山河空有夢。五更風露不勝情。斷腸花上相思淚。灑向秋階水撲清。  
滿面妝啼慘綠蛾。鏡前流暎送橫波。枉將碧玉憐卿小。悔把黃金鑄恨多。兩地有心原不隔。三生無命待如何。願卿傳我雙飛翼。辛苦同巢誓靡佗。  
挑盡殘燈懶下帷。紅蘭花發夜葳蕤。狐疑未免沙含蠅。鳳卜難諧筮逆龜。情果能真休更錯。影原無用枉相隨。詩成莫當尋常讀一字。酸辛一淚垂。  
千里亭皋客夢殘。秋風落葉滿征鞍。關河北去無消息。鳩鵲南飛倦羽翰。珠淚濺烟紅燭冷。玉簫吹雨碧城寒。思君不及芙蓉鏡。猶得朝朝對面看。  
鏡裏飄蕭綠髮疎。愁多翻仗酒驅除。精魂化險山頭石。蜜語頭忘袖底書。風雨半天人散後。江湖滿地雁來初。從知眠食應如我。相別何由慰索居。  
憔悴朱顏鏡裏過。青衫紅袖兩蹉跎。花能解語愁難訴。石縱成灰恨不磨。往事捫心猶有淚。此生知我更無佗。匆匆一覺游仙夢。留與人間說爛柯。  
相望盈盈水通玉。瑤絨札訴深衷。蛾眉蹙損三分翠。蠟淚燒殘一寸紅。蓮子有心啼夜雨。柳絲無力綰東風。劉郎已恨蓬山遠。贏得愁中復病中。

雙 藻

● 詠花二絕

(醒 獨)

惜花心事訴知音。珍重奇葩未許簪。贏得暗香襲肌理。盈盈和月上衣襟。  
檀心一點絢鵝黃。婀娜含嬌意自芳。兩鬢燕支添嫵媚。好燒高燭照紅妝。  
(白蘭花)  
(秋海棠)

● 聞歌有作

(雪 痕)

執扇秋風冷。薄羅樽前解唱懊儂歌。阿誰領略消魂句。司馬青衫淚最多。  
偏從花底聽春鶯。噤噤珠喉宛轉聲。唱到黃河遠。上句行雲流水不勝情。  
無那哀箏故。故催冰絃心事怕人猜。樊川去後秋娘老。夢覺揚州第幾回。  
欲憑絮果問蘭因。孽海茫茫幾度春。如此風華如此調。彩雲明月認前身。  
幾度臨風喚奈何。哀絲豪竹感蹉跎。不應故作淒涼調。腸斷江南子夜歌。  
玉樹新聲譜後庭。低徊商女暗傷神。欲將亡國千秋恨。訴與紅燈綠酒人。

齋

齋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國色天香傳

是書出版料得諸君一定歡迎因爲書中有男女愛情照片七十多張用銅版精印說不盡許多媚態還有中國絕世美人傳廿餘篇香艷風流說不盡許多妙處夕日國色天香傳名實相副也略摘要目如下

- ▲花爭人豔人比花嬌 ▲連理枝頭花正好
  - ▲春意透酥胸 ▲露水好如絲 ▲昨宵
  - ▲夢魂都醉 ▲香月風光 ▲蝶戀花 ▲詞
  - ▲仙眷屬 ▲兒女情懷化鶴難 ▲溫語慰相思
  - ▲花香才及美人香 ▲這豔福幾生消
  - ▲受 ▲並肩細濕有 ▲歡喜冤家 ▲芳心
  - ▲嬌怯輕薄難消受 ▲軟玉濕香抱滿懷 ▲
  - 撥雨揀雲 ▲又恨又愛 ▲郎情如醉妾情
  - 癡 ▲不銷魂也費銷魂 ▲宵牙滋味定何
  - 何 ▲今夜夢魂何處 ▲未曾真作也銷魂
  - ▲歡天喜地 ▲把臂話深情 ▲並頭前
  - 密約 ▲快把心事傳 ▲風竹鴛鴦不羨仙
  - ▲面龐兒要人消受 ▲破題兒第一選
  - ▲夢在巫山十二重 ▲脈脈含情 ▲芳情
  - 盡在不言中 ▲一天好事今宵定 ▲滴滴
  - 嬌 ▲花枝招展 ▲心心相印 ▲纖腰喜
  - 在抱 ▲細膩風光 ▲拜倒石榴裙 ▲羞
  - 答答不肯把頭抬 ▲檀口搵香腮 ▲滋味
  - 在心頭 ▲軟語溫言 ▲佳期酒起 ▲相
  - 見歡 ▲醉倒綺羅香 ▲半推半就又驚又
  - 喜 ▲一點靈犀暗渡
- 名目繁多不能備載特價大洋五角六分外埠加郵費七分半郵票代洋九五折扣

## 鴉鳳緣彈詞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彈詞本夥矣然非說白近俚即韻文失調欲求無此二病者實

屬罕觀吳興包醒獨先生才識不凡夙長音韻之學前主

民權報筆政時每日必有撰著駢散兼擅亦非亦諧閱者靡不

交口稱譽蓋以先生學有根柢而又富新思想故其所撰文字

迥非尋常小說家所可比擬是書爲先生得意之作中述巨姓

女郎因誤於媒妁致有彩鳳隨鴉之歎全書三十六回計八

萬餘言描寫舊家庭情形曲折細微惟妙惟肖說白則

淺顯而不俗韻文則清麗而不佻聲調鏗鏘意義純正洵彈詞之善本導世之良箴凡注重兒

女婚嫁者不可不讀封面畫爲名畫家陳真蓮女史翎毛花卉

尤屬名貴

## 武俠叢刊之三 方外奇談

定價一元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

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喜非獨資

爲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夷女冠子

術士劍俠賣解之流偶露頭角奇妙絕人此編踵武俠異聞塵

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譯著片鱗隻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由本局編輯部許指嚴先生編次包醒獨先生校訂書凡十萬言精裝兩冊



游戲文章

●米蛀蟲傳

(潁川秋水)

米蛀蟲者米田共之肖子也。初米田共出身微賤，性又卑污齷齪，不得廁於搢紳先生之列，而專與下流爲伍，人皆惡之。甚至與遇時，或掩鼻而過焉。幸爲名士唐伯虎所垂憐，挈以共載（見三笑彈詞），遂入於無錫之東亭鎮，事爲文祝諸公所知。以唐與米有同舟之誼，傳爲笑談。一日設文虎壇，以糞船兩字爲面，而射尙書臭厥載三字，亦一時雅謔也。田共聞其事，深引爲恥。及蛀蟲生，其父以曾與伯虎相善，伯虎雅人而有書獸氣，可謂之書蠹。冀乃郎或亦得六如氣味，遂亦以蠹爲名，而字之曰蛀蟲。期望不可謂不高尙矣。然蠹實鈍甚，六七齡時垂涕念方塊字，至愛育黎首之「愛」與推位讓國之「國」，雖經伊師提撕警覺，教千百遍，仍不一識。而於百家姓趙錢孫李之「錢」字，則不學而知焉。父以其頑鈍，卽命輟學，習爲農。蛀蟲之於田事也，雖亦犁雲鋤雨，倍極辛勞，然收穫以後，輒避其父之耳目，竊以嚮之鄰人未幾爲父所覺，嘆曰：此真田家之螟螣蠹賊也。操杖逐之，蛀蟲亟逃入市肆間，饑餓垂斃，將如蟲豸之樞焉。有

米顛者。雖非同族。因每歲收租下鄉。與之相識。至是遇諸塗。詰得其故。乃大不忍。謂之曰。余有米肆在禾中。若能為余助手乎。漫應之曰。能。又謂之曰。余雖業米。然出小進大。刻剝小民。不忍為也。若願從我命乎。曰。願。願則延入米肆。於是蛙蟲遂以餓李資格居。然為米業中人矣。至是厥性益狡。顛在肆時。輒順顛旨。出入一若甚公平者。及顛不在。則販賤鬻貴。任所欲為。有時且以顛性風雅。酷好書畫。輒竊借米家書畫。舫乘風破浪。不知所之。而顛不之問也。未三年。腰纏萬貫。遂向米顛辭職。自設一肆。以作販運機關。一時米價因之大貴。識者羣起詰之。蛙蟲充耳不聞。且佯作愁態。改擊壤之歌。扣升斗而狂歌曰。日出而作。日入不息。孳孳為利。休顧民食。饑民何涉於我哉。未幾。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後餓死鬼控之閻摩。閻摩怒甚。指米蛙蟲論諸餓鬼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彼既恃米生財。今姑聚米為山。將伊置之其中。賚肉糜以餉。若輩於是諸餓鬼崩角有聲。而牛頭馬面已叉米蛙蟲入巨甌。與米同煮。及熟各分食之。帶錢臭氣不覺。大嘔。投其骨於地。狗彘又不食焉。

●書秋水米蛙蟲傳後 仿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醒 獨)

蛙蟲居米肆之中。操贏奇之算。為奸宄之經營。而資產之所出。蓋通國皆賤之人也。米價若不昂則已。或昂則蛙蟲必大發財。予故嘗曰。蛙蟲之貧富。米價低昂之候也。當暮春初夏之間。玉粒金穰。山堆邱積。於市廛者。斗不逾千錢。及其困閉。繼以出洋之弊。吾食力小民。生計窘困。流而為餓李。婦人稚子。哀嗷待哺。迫而為災黎。與時俱進。而益艱。無寧日矣。予故嘗曰。斯民之樂苦。蛙蟲貧富之候也。且米價之低昂。候於蛙蟲之貧富。而知蛙蟲之貧富。候於斯民之樂苦。而得則米蠹傳之作。又豈徒然哉。嗚呼。運輸巨舶。賚糧。

於仇放乎。一己之利自爲之。而忘同胞之生命。欲免速死。得乎。盡之獲譴。宜已。

### ●雙十節戲擬逢蒙致某師長書

(東園)

師長。戲下。去年。雙十節。戍守。湘衡。其對。南軍。也。如。陸抗。之。交。羊祜。今年。雙十節。安居。幽薊。如。阿瞞。之。破。本。初。以。去年。論。何其。勞。也。以。今日。論。何其。逸。也。當。仁。不。讓。耀。德。不。觀。與。蒙。同。志。故。馳。賀。節。之。函。後。生。可。畏。不。敢。以。前。輩。自。居。蒙。有。殺。羿。后。之。事。四。千。年。後。竟。有。象。賢。之。後。賢。蒙。之。所。以。殺。羿。者。爲。其。愈。已。也。私。也。公。之。所。以。破。敵。者。爲。其。異。已。也。公。乎。否。乎。揆。之。當。仁。不。讓。師。出。無。名。耀。德。不。觀。兵。行。有。制。是。以。一。成。一。敗。一。得。一。喪。也。以。今。思。昔。昔。之。雙。十。節。某。公。遵。道。而。行。今。之。雙。十。節。某。公。閉。門。不。納。惟。將。軍。於。庚。申。之。雙。十。節。位。尊。而。多。金。有。如。蘇。秦。不。似。已。未。之。雙。十。節。戎。行。而。捧。檄。有。若。高。克。倫。某。公。信。諸。君。子。之。諫。不。爲。部。下。所。愚。將。軍。固。無。所。謂。優。某。公。亦。無。所。謂。劣。也。總。之。某。公。之。勢。力。等。於。后。羿。恃。有。善。射。之。能。力。日。既。易。射。天。不。難。登。不。知。蒙。挾。弓。於。後。置。矢。於。弦。一。舉。手。而。強。有。力。者。殂。矣。將。軍。之。在。今。年。得。無。類。是。羿。后。死。無。人。出。蒙。之。右。蒙。固。稱。爲。一。世。之。雄。也。某。公。敗。有。人。在。君。之。上。將。軍。其。微。幸。一。時。之。勝。乎。其。智。似。不。及。蒙。其。勇。似。不。及。蒙。惟。以。弟。抗。師。後。先。一。轍。尹。公。佗。雖。有。端。人。之。譽。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然。以。私。廢。公。君。子。猶。或。非。之。如。蒙。之。於。羿。后。將。軍。之。於。某。公。毅。然。行。之。顧。影。顧。衾。羌。無。愧。怍。古。無。所。謂。雙。十。節。也。古。而。有。雙。十。節。也。亦。將。以。逢。蒙。殺。羿。附。於。國。慶。日。爲。一。段。歷。史。佳。話。今。年。雙。十。節。逢。蒙。之。箭。上。有。金。將。軍。之。囊。中。有。金。可。否。於。雙。十。節。一。賽。蒙。之。無。貝。才。較。將。軍。則。多。蒙。之。有。貝。才。較。將。軍。則。少。不。知。將。軍。果。操。何。術。而。能。操。縱。如。是。乎。今。年。雙。十。節。設。天。有。十。日。並。出。蒙。雖。不。敏。亦。能。效。羿。而。射。之。雖。不。得。九。得。兩。三。紅。丸。當。國。民。大。會。時。與。

諸 藪

四

將軍戲下將以弟殺師。歷史一討論之。何如雙十節後十日為重九戲下。王詩幸勿為催租者。敗興如潘大年。然即軍餉欠有二千餘萬之多。重陽節有避債臺戲下。不妨追周赧王之後。塵匿迹其間也。敬剖寸丹。敢投尺素。趁茲佳節。敬請崇安。逢蒙叩頭。

●庚申雙十節戲擬豫讓致某旅長書

(東園)

旅長戲下。去年雙十節將軍在邊陲。其采烈如彼。今年雙十節將軍在絕島。其沈鬱如此。一消一長。一盛一衰。天為之也。非人力之所能強求也。雖然將軍國士也。豫讓亦國士也。古今人自有定評。自有公論。幸勿沮喪。昔智伯雖亡。有豫讓在。當有報仇之一日。今安香雖敗。有將軍在。必有報仇之一日。今年雙十節將軍局促如轅下駒。明年雙十節安知將軍不大呼策陣前馬耶。耶發憤自雄。遵養時晦。倘一旦安香之死。灰復燃。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將軍破悶撥而書字時。得一塊炭不妨效豫讓之吞。遇有橋梁。匿迹於其下。俟仇人馬至。殺之以雪其恨。否則生擒之。援勒贖之。舊例將若輩賺得之二千餘萬之銀幣。分半始準將仇人放回。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是也。以暴易暴。古今同揆。彼此同情。想國民大會時。一般有智識者。必不為若人諱。必以將軍附豫讓之列。同聲贊歎。謂今天下第一流人物。尊而重之。曰國士。國士彼庸耳俗目者。則以成敗論人矣。噫。世無英雄。讓也。豎子成名。將軍他日登廣武城。觀楚漢鑿兵處。乃知孰為豎子。孰為英雄。將軍其勉為國士。豫讓雖尸居餘氣。塚中枯骨。雖死猶生。雖亡猶存。生則為英。死則為靈。當引為同志。願助一臂之力。再漆身執鞭。以從其後也。願勉旃。豫讓叩頭叩頭。

●哀時賦 集俗語不限韻

(少芹)



窩裏搗竈門內爭鋒手段太很氣勢真雄待小百姓如奴隸把外國人當祖宗沒有良心慣叫野鬼欺家  
鬼張開巨嘴專門大蟲吃小蟲」滿天雲雨平地風波真正不了無可奈何嘴說為國為民何異狸貓哭  
老鼠心想爭權爭利好像蝦蟆食天鵝撈摸錢的模樣吼吼神看來那願心腸很恭維人的本領刮刮叫  
只差舐着痔瘡呵」苦壞了百姓便宜了強徒歎袞袞諸公只顧保全飯碗辦樁樁事體總是依樣葫蘆  
有意欺人自謂十分週到存心搗亂鬧得一塌糊塗似這等情形真夠可怕可怕看將來結局不知何如  
何如

### 滑稽偶句

#### 諧聯

(少芹)

蜀呂近謀反攻渝矣堪笑桀犬吠堯能解得湘人治湘鄂人治鄂的宗旨  
奉張何事再入關乎似為雲鵬傳翼直行其怨家相怨親家相親之主張  
根據舊約法召集新議員民選也欽選也換湯勿換藥到底莫非金錢亦莫非黨系  
裁併五軍區統治八巡閱分權乎集權乎聯盟異聯邦結果不利各省更不利中央  
西洋史鐵血終東洋史風潮惡自西自東交鄰贖贖談親善  
南通州模範縣北通州瓦礫場不南不北中立悠悠笑苟安  
水深火熱見諸實行寄語嶽麓山中宜用湖南法以為湖南法

諧 叢

暮。楚。朝。秦。急。何。能。擇。誰。信。潮。汕。道。上。永。矢。廣。東。人。勿。打。廣。東。人。  
策。進。國。民。大。會。團。體。一。百。零。七。導。於。先。慕。義。溯。春。申。任。俠。潮。流。今。似。昔。  
見。好。非。法。議。員。歲。費。四。十。萬。元。允。其。撥。齊。聲。歡。夏。屋。交。通。嫡。派。比。爲。周。

博

陶



齋

可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惡社會

萬惡社會魍魎橫行光天化日之下正不知有多少喪良心事被詐此虞機械自逞嗟我良民受害非淺願欲識破奸邪談何容易爰就聞見所及乘筆直書搜塵寰之隱秘怪怪奇奇極人類之大觀形形色色揭開罪惡暗幕堪為孽海慈航誠關係世道人心之作也茲略述內容如左

- 甲編 盜匪世界 怪誕慘毒得未曾有
- 乙編 拐騙世界 愚人惑衆可惡可笑
- 丙編 色慾世界 風流秘史罪過不少
- 丁編 烟賭世界 秘密離奇黑幕重重
- 戊編 迷信世界 與妖作怪神祕莫測
- 己編 惡官 僚喪心病狂暗無天日
- 庚編 惡家 庭人倫喪棄綱紀淪亡
- 辛編 惡僧 道佛門淨地穢德昭彰
- 壬編 惡巫 醫作惡多端笑話百出
- 癸編 惡風 俗亦趣亦奇煞是好看

全書洋裝兩冊定價大洋捌角外埠酌加郵費一成郵票代洋九五折實

## 遊藝雜誌 百樣錦

讀紅樓夢祇一種小說耳讀聊齋祇一種筆記耳讀長生殿祇一種傳奇耳讀鳳雙飛祇一種彈詞耳向來訪問所出之書除月刊雜誌而外每一部祇一種文字若能 **奄有衆長包羅羣籍** 於一編者實所罕觀本書共有種類凡百無論何種小品文字 **無所不備** 讀者要看什麼就有什麼洵夏夏獨造別開生面之巨著也其中有外傳合傳豔史秘記劇評花譜史料筆記趣談異聞等不及詳載著者如 **定夷東園寶甫琴南樊山** 等皆是當代名流讀者手此一編反覆細玩直欲愛不忍釋洋裝四冊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加贈錦匣郵費一成郵票九五折實



傳奇

花茵俠傳奇

(續)

(歙縣東園氏填詞)



滬回 第九齣

旦引丑上(旦)

爲。郎。憔悴。卻。羞。郎。(丑)醜。狀。(旦)江。流。曲。似。九。回。腸。(丑)那。樣。(旦)五。雲。遙。指。海。中。央。(丑)歎。望。(旦)身。前。身。後。事。茫。茫。(丑)幻。想。(旦)

(雙調武陵花) 太上無情看似無情情較深

江郎連次信來催我進京我細想來

你青鸞雖有信我紅鸞難照命一腔熱血苦分明一腔熱血苦分明算將來洒出無人省何事輕離別一笑指雙星

卽如天上女牛尙且離別何況人生

神交只要貫精誠無用隨形問影兩字功名不圖三載成已慰區區一片心一片心非比天寒凝結冰壺冷香柔玉温金迷紙醉花前蜨夢醒莫怪我心忒很也麼哥莫怪我心太忍也麼哥我今文君怕作

白頭吟。你司馬休彈綠綺琴。(丑下)

我花月嬌。凡事皆有見地。卽如女俠的界限。第一要分得清。辨得明。那馬伏波誠兒子書。非是看輕。俠烈的。是刻鵠不成。反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男界尙易於誤會。何況女界中。我因抱一片熱腸。善遇江郎。並非戀色。實係憐才。無知者。以爲我貪牀第間之歡娛。有識者。以爲我有巾幗中之俠氣。

(丑勿上) 恭喜女兒好福氣哩。(旦) 母親呀。喜從何來。福從何來。(丑) 嘆。江郎已放浙江主考。放榜後。欽加三品卿銜。將來女兒做夫人。豈不是喜。豈不是福。(旦) 甚的夫人。(丑) 嘆。他同你。你共他。意合情投。盟誓密只。座夫人誰占你呢。(貼暗上)(丑回見介) 啐。你這小丫頭。倒會做鬼呢。(貼) 娘

呀。是誰。夫人好福氣。(丑) 啐。你是夫人。是你的好福氣。(怒介) 哇。我們母女談心。要你來悄悄聽什麼。(貼羞介)(丑) 好笑不好笑。明朝把你跟江郎去。做二房夫人。好享福。你這模樣。怕羞不怕羞。

(貼下)(丑) 豔秋被我一頓搶白。他生氣走開了。女兒呀。(旦) 母親呀。(丑) 江郎屢次催你進京。你又裝魔做怪。這也奇了。(旦) 咳。母親有所不知。大凡共患難的人。不必再共富貴。(丑) 我恰不解。(丑下)(旦歎介) 只留肝膽照。自率性情真。(下)(生上)

(雙紅豆) 蘇公隄。白公隄。秋色滿湖黃。葉飛段橋流水西。夕陽低。暮雲低。滿帽霜。風出棘園。飄然一

棹歸。

我江海春。兩年勞碌。三品超升。聖眷獨隆。文章吐氣。日前奏請假旋。已蒙俞允。正好便道。滬江帶同月姐。先回漢皋祭墓。然後全家人都再行供職。不知月姐樂從否。(喚介) 差官收拾起程。前往申浦。

(外扮差官上)輪舟已抵馬頭。請大人登舟。(老生扮浙江巡撫淨扮杭州府知府末扮錢塘縣知縣丑扮仁和縣知縣帶衆旂蓋上)(相見介)(衆拱手介揖介)送大人登程。(生同揖介)(繞台介)

(合)

(前腔)典試登程。一片旌旗紅日明。人海人山擁擠兩行鼓。吹高響低鳴。一遞一聲。又一遞一聲。又一聲。這衣冠禮樂文明盛。(老生淨末丑引衆下)(生)

開船。(丑扮輪船大副上作引舟行介)(生)

前面崑山近。回首越山平。一船琴鶴伴。孤吟風落吳江淒。冷紅葉。霜經曉。來天氣。清明日。花叢會柳。卿會柳。卿料酒先藏。合歡杯帶笑。迎兩娉婷。相將早晚赴燕京。怎的我不快心也麼。哥怎的我不稱心也麼。哥旁枝更青綺羅叢裏。訴衷情。雙宿雙飛過一生。(外)

真大人。船抵上海了。有上海文武官員迎接。(生)擋駕罷。(外向內介)擋諸位老爺駕。(內答介)(生)(尾聲)阮郎又入天台境。花明柳暗總關心。料今夕。訴不盡纏綿別後情。(急下)(外)

咦。你看我的大人。急匆匆上岸去了。連跟隨也不要人。忒奇忒奇。我且追蹤前去則個。(內吟詩介)

要向情河問淺深。美人另有一般心。

但吹別鵲風前笛。休弄求凰月下琴。

仙洞花嬌難再折。大陸柳豔易相尋。

桃根無復追桃葉。團扇歌殘感不禁。

絳珠評

傳 奇

滬回一折。正江郎得意之時。自謂車笠聯歡。釵鈿好合。良朋嘉會。美眷佳期。亦意中事也。而抑知不然。

四



剽

本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世界富豪奇譚

定價 四角

現在之世界黃金萬能之世界也故世界中最有勢力者厥唯富豪而萬惡之淵源亦惟富豪是書記載悉為世界富豪之奇聞軼事其驕奢淫佚之舉止雖南面王不能比擬其卑鄙醜齷之行為雖寡人子亦所不屑實可謂描摹盡致者全書共四十餘篇篇篇驚絕句句傳神欲知世界富豪之黑幕者不可不讀研究社會主義者尤不可不讀洋裝一巨冊

## 恐怖黨

洋裝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恐怖黨為倫敦最可怕之黨其出沒沒常視亞森羅利且過名偵探鬪智角力之怖恍迷離驚心動魄確乎靈神妙如怪名刺新速記法李代

桃僵交換條件等若有神龍天矯令人不能

外而又確有福爾摩斯少見者也譯述者為小說名家

周瘦鵬先生名家譯名著價值可知

## 中外花柳風俗史

定價 七角

妓院之制我國仿自管子女閭三百迄今已數千年東西各國妓院之制雖各不同然其由來則莫不有數千年之歷史故花柳社會之沿革及風俗為古今中外文學家所樂為紀述亦為研究社會學及歷史學者不可缺之資料也是書所載悉為中外各國花柳社會沿革及其奇風異俗文人韻士荷能手此一編則於酒後茶餘為消遣之資當較說部諸書更有趣味洵為空前絕後之大奇書也洋裝一巨冊

## 陶齋書例

堂匾 十元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齋匾 五元五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直幅 八尺五元 六尺以下二元  
橫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屏條 八尺每幅四元 六尺以下一元  
楹聯 (與屏條同)  
扇頁 一元尺寸過小者不書  
名刺 一元

碑版卷冊圍屏招額撰文題咏另議  
泥金加倍楷書同劣紙不書潤先惠  
外埠來件每加郵費七分半

總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新家庭劇

# 日初出



劇本

(半・梅)

登場人物

京都報館主

嚴小淵

其後妻

綺琴

其前妻妹

英姑

其姪女

潔珠

妓女五人

女賓三人

婢

阿桂

大聲報館記者

桑東生

嚴氏書記

馬惠卿

時代

現在

場所

都城附近之郊外

劇本

季節 冬

第一場

臺上作洋房內部。正面火爐上。懸前妻淑珍之照。右面長窗開放。隔庭可見他室之窗。遮有窗簾。右壁懸字畫。其下爲置食器之櫥。稍離。爲達廊下之門。門旁有書架。

左面窗外。可見樹林。窗前有屏風。屏風旁爲鋼琴。其左爲通客室之門。

牆壁下脚。全塗異色花紋。

火爐前有。大桌一。椅二三。兩旁有花瓶。書架

前有圓桌與長椅。左面亦有圓桌與椅五六。

其他裝飾具。俱不甚奪目。主人嚴小淵。年三

十七八。乃京都報館主人。夫人淑珍。已於三

年前去世。後妻綺琴。娶纔一年。曾入平康。年

二十五六。

此別墅中。向由淑珍之妹英姑看守。姪女潔

珠纔由女學畢業來此。

開幕。小淵看報畢，即投入火爐中。

(小淵)載些什麼胡鬧的話。

英姑(年廿七八)上。

(英姑)不要倒杯茶來喝喝麼。

(小淵)不用。躊躇什麼時候了。

(英姑)纔打三點鐘，日短得很，像是快夜了……

……要出去麼。

(小淵)並不出去。館中打發人來了麼。

(英姑)沒有……來了信我就拏進來。

(小淵)好的。徐步今天論說不用罷。

(英姑)今天又是用麼。

(小淵)做不出什麼。本打算做幾篇文章，和內人

商量了。如旅行一般的趕到此地來。那知頭腦

很亂。

(英姑)前天到此以來，我就覺得你面有憂色，偷

使我做事有不到之處，不妨對我直說。

(小淵)那裏有這種事，仍徐步。

(英姑)但是我很擔心我姊姊。若在這種時候，一

定可以安慰你咧。我雖有心要想安慰，也不知

道怎麼辦纔好。

(小淵)是啊。他若活着……或者也差不多……

……不然大概總可以幫助些。

(英姑)你真愛我姊姊。姊姊雖死也是幸福。現在

你還掛念着咧。此話倘被現在的夫人聽得，不

知他怎樣生氣了。

(小淵)綺琴麼。這些話一到他耳中，自然激烈不

堪。然而他雖沒有教育，毫無知識，到底是個好

人。

(英姑)是隨意答應。

(小淵)不過他總是個妓女出身，究竟比不上人

家人。一切望你教教他，留些心纔是其實。他心

地很好的。

(英姑)我這種人那裏能夠教育他人自己還不  
夠咧。

(小淵)笑你也就拋棄處女生活如何。

(英姑)面紅怎麼說起這種話來。

(小淵)愕然你還沒有忘掉那件事麼。

(英姑)你當我是個健忘的人麼。

(小淵)這是我不是。然而此乃淑珍任意定奪  
的。

(英姑)是啊。姊姊在臨終之際。

(小淵)他要叫我娶你爲後妻。其實我並無此心。

(英姑)我都曉得。所以我願一生獨身。

(小淵)這不是譏諷人麼。實在我在淑珍死的時  
候精神糊塗。不知天下有何物把你的事我的  
事一齊忘却。於是狎妓飲酒無所不至。一回兒  
就把綺琴做了後妻了。我做成自己的家庭並

未。想。前。想。後。老。實。說。起。來。我。娶。後。妻。恐。怕。綺。琴  
也。好。你。也。好。別。的。女。子。也。好。只。因。綺。琴。自。己。一  
步。步。前。進。早。把。我。捉。住。了。那。時。我。心。中。無。一。定  
的。意。思。最。容。易。聽。人。家。的。話。

(英姑)這些話別提罷。

(小淵)我見你永久獨身心中非常難過。所以必  
須要說將出來。我看你還是早些與人定婚的  
好。

(英姑)不然。我自。有。道。理。我。未。實。行。姊。姊。的。遺。言。  
只。管。要。在。此。地。討。厭。咧。所。以。我。求。你。將。姊。姊。的  
照。片。永。遠。掛。在。這。室。內。

(小淵)你說實行遺囑我與你……

(英姑)不然。你與我。不是。要。做。成。什。麼。關。係。我。姊  
姊。與。你。吃。盡。千。辛。萬。苦。做。成。的。這。家。庭。決。不。願  
賣。淫。的。人。踏。入。請。你。別。生。氣。

(小淵)你又何必如此呢……

(英姑)我也不是有意與人爲難。乃是我對於姊姊應盡之道。所以潔珠現從校中畢業回來也。由我來管理。決不放他在妓女旁邊。

(小淵)這倒不錯。此法很好。我哥哥只有這一個女兒。并且繼續我後代的。也只有他。我的家庭。可謂是個奇妙的集合體。你是我前妻之妹。承繼人。乃是我哥哥之女……

(英姑)現在的夫人。又是妓女。

(小淵)住宅與別墅。又將做抵押品了。哈哈。

潔珠(年十九)手持草花。唱歌而入。

(潔珠)叔父早啊。

(小淵)日暮時分。還說是早。豈不可笑。

(潔珠)但是今天一次也沒見過咧。這花好不好。把舊的換去罷。取去照片前之花。冬天沒有紅花。真無味。叔父。我每天將這花更換。嬌母更覺美麗了。今天是特地去買來的。

(英姑)好極了。你能如此。照片上的人。不知怎樣喜歡咧。

小淵默思。

(英姑)你彈鋼琴給叔父聽罷。

(潔珠)我彈得不好。叔父不妨麼。

(小淵)很好。聽了琴聲。或者可以暢快些。

潔珠奏琴。英姑收拾小淵寫信。

右門突然啓。夫人綺琴出現。見此情形。呆立

不動。

(英姑)嗶。綺琴姊。

(綺琴)可以進來麼。

(英姑)請啊……潔珠夠了。

(潔珠)好了麼。以下更有趣咧。回頭。嬌母久遠了。

(綺琴)久遠了。微笑。今天有你最喜歡的東西送你。

(潔珠)不是檸檬糖麼。

(綺琴)不是。

(潔珠)一定是牛奶糕。

(綺琴)不對。

(潔珠)那麼什麼。

(綺琴)你猜啊。會出烟的。

(潔珠)烟窗。

(綺琴)烟窗可以吃的麼。

(潔珠)既能出烟又可以吃麼。明白了。恐怕打閉

來。變了。一縷烟了。

(綺琴)已命婢女擊來。你去看罷。

(潔珠)多謝。

急去。

(英姑)我去關照他們端茶來罷。

(小淵)館中打發人來。就來通知我。

(英姑)是了。退。

劇 本

(綺琴)擊寫字之小淵手腕。你正在尋樂。我不該闖進來呢。

(小淵)什麼話。

(綺琴)你要做什麼文章。已完了麼。

(小淵)心還不能定咧。

(綺琴)是啊。脫去大衣。獨語我原曉得有這種事的什麼文章。不文章。叫小姑娘奏奏琴。二人不知做些何事。你昨夜睡在那一間屋中的。

(小淵)不是在那臥室中麼。

(綺琴)前夜呢。

(小淵)別胡纏。蠢東西。

(綺琴)對啊。我是蠢東西。聰明人在那裏呢。人家更不可不防。你也是個太容易犯事的人。貓與魚本不能擺在一處。忽作柔聲。你說要做文章。嫌家中太鬧。特地趕到這裏。在鋼琴旁邊。倒也很靜。可恨。可恨。所以弄得我兩三夜獨自寂。

五

寞。不。堪。了。小淵皺眉徐步爲何不開口。何不說幾句呢。我不應該來的麼。那麼回去了。小淵坐長椅上。綺琴欲坐其旁。小淵卽立起爲什麼如此恨我呢。

(小淵)人家看見了。像什麼樣。

(綺琴)我與你是這樣的關係。同坐着不能給人家看見的麼。

(小淵)好了。好了。所以我要趕到這裏來。那知來了。還是信也寫不成。

至大桌前坐下執筆。

(綺琴)你把我也討厭得夠了。又不知你寫些什麼信。我特地過來。你就與我敷衍一兩句話。也未始不可。

(小淵)你倒很快樂。我是已臨極危險的地位。今天。不。把。他。辦。好。便。萬。事。齊。休。請。你。靜。些。罷。

(綺琴)是了。不動小淵寫信。我還有話與你談。

小淵不答。我還有話與你談。小淵仍不答。我今日遇見那北山的。

(小淵)北方麼。

(綺琴)嘎。好容易回過頭來了。吃醋麼。

(小淵)什麼。

(綺琴)遇見的北山。

(小淵)那個北山。

(綺琴)別裝做不知。

(小淵)莫非是民國銀行總理鍾北山麼。

(綺琴)是啊。我從前的丈夫。

(小淵)他怎麼樣。

(綺琴)在路上遇見的。他帶着我們的舊姊妹六人。到這裏的暢敘館去的。我聽說回去時何不

到我家來坐坐。

(小淵)大家都要來麼。

(綺琴)不會來的。并且同着北山呢。



(小淵)你說話必須當心些。你從前有丈夫。沒有丈夫。這些話都不可提。非葬在過去之中。不可。你在我面前說出來。實是侮辱我。

(綺琴)如此麼。我還當是你的名譽。咧。我拋棄許多男子。特地嫁給你。你豈不是很有面子麼。

(小淵)這有什麼意思。總之。你須忘却從前是個妓女。要曉得。現在是規規矩矩做了紳士的夫人了。否則你的妓女根性。一世不會消滅。你不是個正大光明的報館主人之夫人麼。

(綺琴)話雖如此。

桌上電話忽响。小淵接之。

(小淵)是啊。夫人麼。在此在此。

向夫人。

(小淵)你有電話來了。

(綺琴)什麼人。

(小淵)像是女人。

(綺琴)誰呢。

接電話機。

(綺琴)那一位……嗚。小梅麼。在什麼地方……

……暢敘館麼……那麼不來了……！你們人多熱鬧得很……我都聽得……唱

的是誰……北山還在麼……別取笑人。

我不答應的……你真太沒有意思……

再會罷。

電話搖斷。

(綺琴)只是戲弄人家。

(小淵)什麼事。

(綺琴)小梅也不應該做著北山的走狗。他想把

北山與我接近。咧。北山更不應該平常不是裝

做老長輩似的麼。

(小淵)北山對你決無他意。此人很有俠氣。

(綺琴)俠氣麼。全是騙人。裝得寬容大量。我將要

嫁與你的時候。也是如此。他說好。嚴小淵與我。雖如仇敵。此人很有希望。我把你當做妹妹。送與小淵。他裝做老長輩一般。其實已後悔了。

(小淵)是那樣的人麼。

(綺琴)男人大概如此的。

小淵按呼鈴。

(小淵)你從前的事。總離不掉麼。

婢上。

(婢)什麼事。

(小淵)挈冰囊來。

(婢)是了。

(小淵)頭痛得很。

(綺琴)我與你同去散步罷。或者去喝些酒。

(小淵)又來了。你怎麼一點不會改變的呢。

(綺琴)喝酒不行麼。

英姑捧冰囊至。

(英姑)什麼事。

(綺琴)我來弄罷。

奪冰囊載丈夫頭上。

(小淵)要如此的。

仰面而載額上。英姑欲去。

(綺琴)且慢。

(英姑)何事。

(綺琴)我先關照你。潔珠。今夜由我帶回宅中去。

回顧良人。你看好不好。

(小淵)爲什麼。

(綺琴)你且別問。

(英姑)別驚動姊夫。我二人在那邊細談罷。

二人互在桌旁坐下。

(英姑)潔珠是嚴氏的承繼人。在未得贅壻以前。

應當由我管理。

(綺琴)那我曉得。既是承繼人。我自然是母親應。

當我來教育他

(英姑)母親教育女兒却很應當。但是你未嫁到這裏之前潔珠的事一向由我担任。我實有受委托之權利。他小的時候本由我姊姊養育。姊姊把他交給我的。我不能給你

(綺琴)那麼潔珠不能做我的女兒麼？我不是主人的夫人麼？

(英姑)你不能如此解釋的。總之必須替嚴氏打算。在你手下教育好呢？還是在我手下教育好？是個很明白的問題。

(綺琴)如此說來我不會教育潔珠麼？我是毫無知識的人麼？

(英姑)你別生氣。潔珠近來纔從學校寄宿舍出來。世上的事一切不知。就把他引到社會上去。未免可憐。

(綺琴)我一兩個女孩子總會教育的呢。

劇 本

潔珠唱歌上

(潔珠)嬌母多謝。叔父身體怎麼樣？

(英姑)潔珠過來。綺琴姊我二人爭也無益。不如聽本人的意思罷。如此雖是一定我占勝利。這是最正當的方法。

(小淵)是啊。此法最佳。

(綺琴)你也如此說。就照辦罷。潔珠必定心向母親的。只好對不起英姑了。潔珠

(潔珠)嬌母何事？

(綺琴)你願意冷靜的別墅中與姨母一同度日呢？還是願到我那熱鬧的地方去呢？你且把這問題決定。

(英姑)潔珠你從小時我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姊姊你的姨母你的母親。所以你與我最熟。你從此非練習英語音樂縫紉不可。這順序我已排定了。

九

(綺琴)做些學校的功課。中什麼用。你必須到我裏。學些絲竹歌唱。有暇儘不妨去看戲聽書。要與學校時全然兩樣。

(英姑)與我的方針。完全反對。絲竹歌唱。有何用處。從此語學。最爲要緊。

(綺琴)你只是引誘潔珠。我明白了。你打算把潔珠。留在旁邊。趕我出去。你可以得我的位置。麼。你當我肯上你當的麼。我會被你奪去丈夫的麼。

(英姑)越說越不像話。就談不下去了。我更不能將潔珠放給你。我必須要提高潔珠人格。使他成個天女咧。

(小淵)取去冰糞好了。好了。談是咧。

(綺琴)潔珠與其在這種古板的人旁邊。還是在我身旁。可以置身社會。前途很有關係。

(潔珠)媼母給我看社會麼。什麼叫社會。

(綺琴)你在寄宿舍中要看也看不見的事。還多着咧。

(潔珠)有趣麼。

(英姑)與其瞧黑暗的社會。還是在光明的理想上。生活何等的純潔。何等的優美。

(潔珠)這倒也不錯。

(小淵)你看那一面好。潔珠。

(潔珠)兩面都好。

(淵小)總要決定一面纔是。

(潔珠)難了。我還有事咧。打算再回寄宿舍去。入補修科咧。

(小淵)這也很好。

(潔珠)到媼母處。可以吃好的。看好的。到姨母處。可以修習學問。在寄宿舍中。天天總是一樣的事。實在乏味。……

(小淵)你把吃的看的與學問技藝同樣看待着。

要決定一樣纔好啊。

(潔珠)我來老實說罷。不可生氣。我在姨母處。實在太乾燥無味。

(綺琴)起立。是啊。是啊。所以是我一面好。

(潔珠)不是的。我也不願在姨母處。雖想在社會上去見識見識。但是不願住姨母處。

(綺琴)爲何。

(潔珠)這個……難說得很。躊躇姨母是個妓女。

(綺琴)哎喲……妓女爲何不好。

(潔珠)要問我。是回答不出的。學校中都是這麼說。大家道。妓女是女人中最不好的東西。我也以爲如此。

以爲如此。

(綺琴)如此麼。坐下。

(潔珠)姨母不要見氣。

(小淵)這些話後日再談罷。

(英姑)潔珠。我們上那邊去罷。

英姑潔珠退。

綺琴默然咬手巾。小淵不安。徘徊室內。綺琴忽投小淵懷中大哭。

(綺琴)你千萬不可拋撇我。

(小淵)什麼話。

(綺琴)我一切都不要了。我本打算只消把潔珠弄熟。就是你變心。也不怕什麼了。那知我竟錯了。念頭。啊。我只要能在你身旁。比什麼都安心。什麼。潔珠不潔珠。我一切不要。你必須永遠照顧我。纔是。

(小淵)自然。你是我的妻。終身之妻。無論到那裏。總是嚴小淵之夫人。這不是證據麼。

(綺琴)恐怕你安安我的心。另外在那裏計畫什麼。咧。

(小淵)笑胡說。計畫什麼呢。

(綺琴)話雖如此。不知怎樣。近來我很疑惑你的。

心。

劇 本

(小淵)什麼緣故。

(綺琴)自己也不明白。你到了這別墅中來。我便覺不安。

(小淵)你疑着英姑麼。凡事一生疑念。便無邊際。說謊也覺得像事實了。

(綺琴)也不獨是英姑。見了這別墅。也不願意。不知什麼緣故。看火爐之上。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爲他。

指照片。

(小淵)爲他麼。

(綺琴)他是你從前的夫人。他在那裏。使我二人不和。在二人之間。隔一重籬。你爲何不把這照片取去。

(小淵)英姑掛的。

(綺琴)快把他取去。你與我已被這照片在那裏。

作崇。真是個討厭的照片。這別墅不是英姑住着麼。英姑這人也是靠着這照片的關係。由你照顧着他們姊妹二人。捉住了你的心。一點也不肯放。你不是從沒忘掉已死的夫人麼。

(小淵)那是自然。

(綺琴)你既有了我。還是從前的夫人……

(小淵)那是時時想起的。我也很累。他吃過苦。

(綺琴)突然就是這句話。永遠纏繞在你身上了。

(小淵)我想起前妻。也不會因此待虧你的淑珍。是我書生時代之妻。他衣上染着油污。每天出去買物。在一張三脚的破桌子上。幫我磨寫稿子。於是。我方出人頭地。到現在。做了一個報館的主人。正可享福。他忽然死去。我無法酬報。只好照顧照顧他的妹妹。

(綺琴)照顧英姑。本來不妨。不過。我想到你胸中。那可愛的夫人。永遠存在。實在覺得生氣。現在。

你已出人頭地我也不能幫你吃苦如此看來  
你還是想着前妻死雖死你一定想着

(小淵)你活着自然更好了。

(綺琴)我活着無人想我倒不如他死了你時常  
想着的好他既死了叫我好不生氣偷使活着  
與你爲了什麼緣故分離的那就不妨即使搬  
到你隔壁來我也不担心可以與他武力解決  
武力解決我必能取勝怕他什麼然而現在他  
是死人我怎能與他對敵……望你快些忘  
却昔日之事忘却他一個人的事。

(小淵)難題目來了皮肉上生過外症的痕跡那  
裏拏得掉。

(綺琴)是啊所以我沒法了那麼你從前的外症  
之上又生了更大的外症你將怎樣。

(小淵)後來的外症之痕一定留着。

(綺琴)我若比淑珍更賢你愛我比淑珍更甚麼。

劇 本

(小淵)那或者如此哈哈這些話說他做甚我對  
於外面的苦楚已把我頭都要劈開來家裏還  
要如此胡鬧實在活不長久咧必須吸些新空  
氣。

小淵自左戶去綺琴凝視照片。

(綺琴)我竟沒有留心到此。

立椅上欲取照片潔珠持信立。

(潔珠)這花不可動。

綺琴躊躇。

(潔珠)阻之不行不行。

(綺琴)爲何不可。

(潔珠)我裝飾得很好的。

(綺琴)這屋中之物都是我的你那裏曉得。

二人爭奪信落地綺琴拾之。

(綺琴)這是什麼。

(潔珠)姨母叫我給叔父的信。

(綺琴) 嘎。英姑。交給你。叫你。送與。叔父的。麼。

(潔珠) 是。

(綺琴) 英姑的信麼。

欲取之。潔珠阻擋。

(潔珠) 他要我當面交去的。

(綺琴) 叔父的事。我可以代理。

奪取。潔珠去。綺琴茫然。

(綺琴) 又來了。不知是什麼信。不可粗忽交與他。

一定是英姑的什麼計畫。

小淵慌張入。

(小淵) 不是有信來了麼。在那裏。

(綺琴) 不知道。

(小淵) 你又是誤解了。這信是我。今天。等候。了一。

天了。此乃館中會計趙君之信。急得很快。掣出。

來看。

(綺琴) 你快把這照片。掣去。然後。我還你信。

(小淵) 別再胡纏。快掣出來。

(綺琴) 速將照片。除去。我不願。默默替英姑。遞送。

書信給你。

(小淵) 憤然。不掣出來麼。

取出書信。小淵觀之。

(小淵) 呀。無用了。我已破產。鄉書信。綺琴。男人。怎。

樣的。吃。苦。你。看了。此信。就明白。咧。

急去。綺琴拾之。

(綺琴) 字寫得太難識。我不認得。

英姑入。

(英姑) 趙先生的信呢。慌張取讀。彌縫。負債業已。

無望。唯一之敵人。為大聲報館。該館在各方面。

妨害本館營業。且教唆有本館債權之各銀行。

各銀行。以今夜十二時為限。過時。則將本館全。

部封鎖。明日市中。恐不能見。京都報矣。……

呀。原來如此。



(綺琴)報館倒閉了麼。

(英姑)是啊，想不到負債如此之多。姊夫也擔心極了。且看他下面寫些什麼……大聲報館之陋劣手段，實令人憤慨。銀行方面攻擊最猛烈者，爲民國銀行之鍾北山一派。

(綺琴)什麼。

(英姑)攻擊最猛烈者，爲民國銀行之鍾北山一派。

(綺琴)噢。北山麼。

(英姑)將信折好，要有補救法纔行。電話忽鳴，英姑接之。

(英姑)是的……是啊……你呢……小

梅……且慢……綺琴姊有一位叫小梅的，要討方纔的回音咧。

(綺琴)方纔的回音麼。略思瞬間，你說曉得了。立刻就來。英姑即依話回答，綺琴頓時有喜色。英

姊你放心罷。報館的事由我担任。

(英姑)什麼。

(綺琴)我與你感情雖不好，從此應當和睦。此事未了之前，且把這照片留着。我要出去，請你將我後面之髮整理整理。

英姑遂爲綺琴整髮。

(閉幕)

●紙帳銅瓶室贍墨

(逸 梅)

胡師石予詩。前一再錄之。今又得數首。以入贍墨。蓋詩好不嫌多也。題張景雲遺詩云。才華豔發自天生。十載江關更老成。身世蕭寒秋在骨。海天寥廓鶴留聲。孤吟自惜芬芳抱。百劫難銷悲惻情。四十年來追舊夢。雪牕殘燭聽雞鳴。別後寄惟一南通云。亂撲楊花春已深。畫闌風暖一開襟。兩人恨隔江南北。萬事難言日醉吟。奚翅君才十倍我。深悲世變百年心。艸橋今日閒無語。獨聽樓頭好鳥音。除夕云。十年作歸客。風塵又一年。詩寒除夜雪。酒暖故鄉天。亦既無多事。因之得早眠。來朝有春意。消息問臞仙。次惟一韻云。天地與時新。相期惜此辰。稍廉一世取。倘補百年春。語雪燈前涕。詩留劫後塵。(述景雲事)遲遲樓外月。來照故鄉人。自關云。自關一天地。所慚余未能。老傭三寸管。孤客十年燈。無夢卽成佛。有家亦可僧。萬壘同寂寞。霜氣夜稜稜。老去云。老去慕閒逸。所宜村野家。酒顏醉霜葉。詩骨冷梅花。秋後澄寒澗。晴初散綺緞。買山百年願。事業問桑麻。

報

餘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新上海現形記

洋裝兩冊  
定價七角

上海繁華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未週或知之而有所顧忌致其他種種絕大暗幕有非世人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是書專搜報紙外之遺聞就老上海而探問探微索隱秉筆直書內幕揭開真相畢露為上海近年來確實事情妖形怪狀刻畫入微隱事秘聞包羅至富筆誅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斯可見况撰述者為小說名家李定夷先生文章聲價薄海咸知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版寄費七分半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人生一世苦多樂少可樂之事又屬有限最足樂者其惟享受豔福乎花晨月夕你愛我憐誓作連理枝願為比翼鳥說不盡千般恩愛萬種纏綿可謂極盡人生樂事矣享盡人間豔福矣但是豔福亦非容易消受者見色就迷用情欠當自以為樂而適受其殃更何豔福之有哉是書本此宗旨演為小說作情場寶鑑開豔福正途纏綿處神情俱醉提醒處心地光明為近來出版界中罕見之佳構愛觀小說者當必先觀為快

千金一笑錄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摹終覺淡而無味名家則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風雅與否也是書特請當代文學巨子定夷指嚴少芹秋水隔雲明道逸梅季子左丹等廿餘人共同撰著聚數年心血僅得四百餘則無一則不語妙天下已覺名貴本局意猶未滿復刪廢存新摘取精華一百七十餘則始敢刊行問世有言皆趣無意不新道人所不能道洵足為大庭廣衆間談笑新資料因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妙人兒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蘇海若先生著婦女之美豔動人名曰妙人兒則是書之妙處當可相像而得和尙用情三生冤孽美人垂愛半世糊塗祇因春色難關曾經選夢但看秋波臨去却好參禪妙人也妙事也妙筆也妙文也妙不可言妙成小說欲知其妙速購為妙



#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課題)

人字柳

(碎錦格)

(郭蔭葵)

碎錦格應以題字不連不對方合碎字之義來卷有不合格者概行割愛諸希 諒之

甲等二十六名

人。生。富。貴。誇。蘇。季。  
植。柳。唐。宮。添。兩。宿。  
字。蝕。帶。名。符。柳。葉。  
才。女。新。詩。吟。柳。絮。  
歌。唱。柳。陰。閒。艇。子。  
檣。獄。殺。人。三。字。定。  
侍。妾。柳。枝。題。小。字。

文。字。窮。愁。感。柳。州。(嚴伯亮)  
持。禾。秦。字。識。三。人。(宗子威)  
門。尋。人。面。恨。桃。花。(宗子威)  
道。人。奇。字。畫。榴。皮。(屏南)  
字。題。葉。上。怨。宮。人。(范良心)  
柳。丸。課。子。一。經。披。(壽鶴)  
夫。人。花。蕊。著。新。詞。(平兒)

報 餘

報  
餘

柳子銘題韓吏部  
詞唱柳枝名士句  
字寫芭蕉傳釋子  
才女吟詩誇柳絮  
一字拔人山簡重  
折柳歌聲催客子  
說作捕蛇人羨柳  
人靜畫摹蘇叔黨  
字法宜摹蘇玉局  
字法共摹王逸少  
號借柳傳陶處士  
詩吟柳絮誇才女  
衣香人影風情豔  
人家插柳春將老  
才女新詩誇柳絮  
宋代字臨蘇米帖

右軍字學衛夫人(范良心)  
字題蕉葉上人書(任柏軒)  
詩歌楊柳憶征人(盧登巍)  
仙人畫字壁榴皮(芝 厂)  
十年謫官柳州悲(楊雙漁)  
簪花字體學夫人(任柏軒)  
字如舞鶴帝稱鍾(姜桂辛)  
僧問字學柳公權(程少澥)  
詞人當作柳耆卿(張峯石)  
詞人合數柳耆卿(高月秋)  
字教荻畫鄭夫人(范良心)  
字寫蕉書學上人(盧墨弧)  
柳骨顏筋字體奇(幸冰如)  
官閣吟梅字亦香(楓江漁父)  
美人小字喚桃根(還家馴)  
唐人集誦柳韓文(吳鶴霄)

唱柳詞評蘇學士  
折柳詩吟楊少尹  
折柳詩吟雍刺史

乙等二十八名

宋代詞人推柳永  
苔賦碑殘迷字脚  
詩吟柳絮誇才女  
天題雁字蘆江雪  
人懷陶令門垂柳  
桃符客寫宜春字  
夫人芳字題花蕊  
芋字笑人還識未  
人誇錦字憐蘇蕙  
顏柳字鈞唐代帖  
字識一丁誇小子  
張緒手標人比柳

簪花字仿衛夫人(宗子威)  
簪花字學衛夫人(潘定思)  
簪花字寫衛夫人(艾亞通)

魏碑字體仿鍾繇(范良心)  
柳疏人瘦淡詩魂(艾亞通)  
字寫花箋寄故人(瓶隱居士)  
人惱鶯歌柳岸春(壽鶴)  
我笑劉郎字窟糕(范良心)  
柳醒人吟聽雨詩(幸冰如)  
刺史高文訪柳州(宋朝倫)  
柳絲纏我煞多情(張峯石)  
妓乞新詩愛柳枝(幸冰如)  
歐蘇集校宋人文(鹿門小隱)  
傳披五柳羨高人(楊巖漁)  
江淹文字筆生花(盧聳雲)

報餘

客盼梓鄉傳雁字  
報餘

字古誰來摹柳葉

文摹韓柳追唐代

小字妾憐桃葉喚

荻畫字承慈母教

客書柳葉文猶古

學士字推蘇玉局

夫人喜作簪花字

美女簪花嬌字格

開府詩才蘇軾字

柳量眉痕人對鏡

柳下鍛金高士躑

好奇客問揚雄字

花下携樽人問字

蘭園女織邇文字

正字官推蕭穎士

人來柳院聽鶯歌(邵質人)

詩清人好詠梅花(艾亞通)

字學鍾王逼晉人(馮鏡芙)

壯遊人羨柳枝隨(范良心)

柳牽絲綰遠人行(幸冰如)

人詠梅花字亦香(程少澗)

驢人詞唱柳屯田(程少澗)

客子愁聽折柳吟(冷公)

離人折柳悵吟懷(范良心)

念臺人譜柳州文(艾亞通)

蘭茨心字婢添香(任柏軒)

花間問字美人來(邵質人)

乘醉人歌柳永詞(范良心)

柳邊擲笛客填詞(瓶隱居士)

柳驛人歌送別詞(吳鶴簪)

清詞人唱柳耆卿(艾亞通)



丙等三十一名

詞家柳永更三變。

種蕉學字欽禪老。

愚溪一集人傳柳。

字奇我欲窮揚子。

橋上客來題字去。

傳書柳毅添佳話。

字寫紅桃人薄命。

柳營壯士從軍日。

柳翠凝妝愁少婦。

騷客題蕉書細字。

詩人一代推元白。

年未破瓜人待字。

小字桃符非太子。

人如張緒當年柳。

字成泣鬼傳蒼聖。

王字苗君第四人。(宗子威)

折柳題詩問故人。(西湖雛鶴)

忍字連書族聚張。(范良心)

筆諫人皆仰柳公。(楊璧漁)

柳邊人歇待船歸。(楊璧漁)

賭字僧虔屬雅人。(盧聳雲)

袂摩綠柳客銷魂。(張峯石)

芸閣佳人待字年。(邵哲人)

葉紅題字怨宮人。(高月秋)

行人折柳唱高歌。(吳鶴霄)

字格千秋重柳顏。(范良心)

時剛插柳客思家。(幸冰如)

尺書柳毅是鄉人。(宗子威)

地訪秦皇沒字碑。(宗子威)

檢失爲人惜柳州。(范良心)

柳汁染衣人及第。

詩吟柳絮人爭和。

改裝幸獲荆人助。

字帖世稱顏柳法。

柳母和丸成令子。

書字種蕉供逸客。

衣彈柳汁人懷固。

人鏡芙蓉題四字。

春日梅花人寄字。

柳小鶯隣人忍折。

香焚心字芸窗客。

竹葉日摹千个字。

草起流入更配字。

一窗人靜梅花瘦。

處士閒題桃板字。

柳館題襟無俗客。

松烟作字客題箋。(艾亞通)

字寫花箋客未歸。(程少灝)

寄字權招柳氏歸。(平兒)

史書人羨馬班才。(盧墨弧)

蘇姬織字寄良人。(盧崙嶼)

吟詩擊柳送行人。(珊 郎)

字學窗塵史紀鋒。(范良心)

女墳楊柳現雙行。(崎 史)

曉風楊柳客填詞。(范良心)

瓜更馬字帝多疑。(宗子威)

愁鎖眉痕柳陌人。(馮鏡芙)

柳絲風裊萬人形。(盧墨弧)

柳哀前婦痛遊春。(宗子威)

八字眉橫柳葉新。(跛 生)

宮人競唱柳枝詞。(邵質人)

蘭閨待字有佳人。(張有吾)

柳陰客訪同文館

花徑人停問字車(程少澗)

### 燈市謎壇

#### ●枕霞閣文虎

陋巷有名賢。

曾子所長。

鞦韆捧心腰比柳。畫圖有美盡娟娟。

身欲奮飛病在牀。

今夕霞飛鳥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

聞狐仙皆國色。

仲子惡能廉。

雌蝶認前身。

前驅已赴玉門關。

申生知有父耳。

功成銅雀已亡吳。

霸業誤鴻溝。

學庸一 (捲簾) (雙解)

學庸一 (係鈴)

學庸一 (燕尾)

魯論二

魯論一 (升冠)

魯論一 (卷簾)

孟子一

孟子一 (係鈴)

孟子一 (解鈴)

孟子一

孟子一

詩經一 (係鈴)

(枕 亞)

好人之所惡。

唯聖者能之。

施及蠻貊。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巫馬期以告。

赤爾何如。

不知足而為屨。

是為馮婦也。

則茅塞之矣。

共為子職而已矣。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差池其羽。

玄鳥生契

塾課已畢魯論一部

趙雲窘迫中負阿斗而行

臧孫爲季孫立幼

雪殘反映敵袍寒

失節鑽蒙叟而今尙有邨

亂臣

霜葉紅於二月花

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鏡湖一曲贈何人

若非成佛或成僊

非樓亦非亭

解圍再設陳平計

詩經一 (登樓)

用物二 (徐妃)

藥名三 (雙係)

崑目三

字一

字一

聊目一 (碎錦)

春秋人名二

春秋人名一

六才一

六才一 (卷簾)

六才一

六才一 (移鈴)(卷簾)

實始蕝商

蝶幢 辨鱗

常山 薄荷 使君子

計代 請酒 遺鉏

寶

豎

古瓶

丹木 宛春

苑何忌

當酬賀

天生是敢

這不是黃鶴醉翁

問行又困

臨風寫韻

小小廬詩選

吳興醒獨

●揚州曲

(真州問山)

箏。琶。出。水。閣。燈。火。明。高。樓。黃。昏。月。初。上。十。里。起。清。謳。清。謳。斷。復。續。長。夜。來。悠。悠。二。十。四。橋。畔。紅。欄。亞。清。流。衣。香。與。人。影。一。一。皆。溫。柔。城。中。起。官。鼓。金。尊。還。唱。酬。滿。城。如。畫。裏。杜。牧。三。生。愁。繁。華。夢。不。醒。千。古。豔。揚。州。

●秋夜不寐露坐作歌

(真州問山)

雲。華。窈。窕。秋。月。明。空。潭。澄。碧。秋。水。清。涼。颯。一。夜。起。天。末。千。山。萬。壑。皆。商。聲。愁。人。此。時。不。成。寐。篝。燈。明。滅。搖。紅。穗。海。棠。棲。露。泣。纖。紅。薜。荔。籠。烟。拖。晚。翠。出。門。起。視。天。宇。闊。檝。葉。紛。飛。山。果。落。驚。寒。一。雁。遠。橫。空。永。夜。悲。笳。起。江。郭。江。郭。重。來。更。惘。然。寒。鴉。疎。柳。晚。秋。天。相。思。人。去。空。愁。絕。風。景。依。稀。似。往。年。兩。地。悠。悠。夢。魂。隔。塞。帷。弔。影。空。房。夕。五。更。殘。月。下。平。臯。荒。鷄。啼。破。東。方。白。

●金山寺觀東坡玉帶和吹萬居士韻

(華觀復)

東。坡。風。節。曠。千。載。謫。向。南。州。官。屢。改。遂。與。山。僧。時。往。還。解。組。風。流。今。尚。在。荔。支。飽。啖。思。江。瑤。錦。袍。不。着。須。寬。腰。虛。堂。一。夜。燭。虹。氣。衆。靈。拱。衛。諸。天。朝。山。門。何。事。須。永。鎮。未。能。解。脫。笑。佛。印。空。中。如。聞。玉。鐺。鳴。坡。仙。不。見。同。誰。論。

●金山寺觀東坡玉帶和吹萬居士韻

(朱遜庸)

我。遊。金。山。逾。十。載。今。尚。憶。之。雙。鬢。改。山。門。玉。帶。幾。摩。挲。猶。道。東。坡。無。恙。在。何。年。何。月。琢。珉。瑤。結。束。曾。圍。學。士。腰。金。蓮。院。照。宮。門。炬。忽。掛。黨。碑。元。祐。朝。老。僧。一。喝。山。長。鎮。禪。機。今。古。還。心。印。君。詩。定。付。碧。紗。籠。合。與。此。帶。同。年。論。

●焦山和吹萬居士韻

(葉觀復)

想見登臨興。高吟壓浪驕。海門開跌蕩。京口鬱嵯嶢。江樹歸雲擁。樓臺倒影搖。蓬萊不可到。此逕許相招。  
絕頂吟眸豁。重城繞樹烟。下游狼福控。一水蜀吳連。鼎峙三分國。江流萬古年。登茲增百感。鬱氣蕩胸前。  
修竹何年種。東坡詩焦山何有有修竹清風引滿山。撫松知寺古。訪跡遇僧閒。潮落聲仍壯。沙黃石轉殷。焦公棲隱處。  
髣髴此深灣。

先生真好古。瘞鶴喜銘留。名想華陽誤。書應宋拓收。焦山下瘞鶴銘梁天監時華陽真逸撰而顧况陶弘

陶弘景碑沒於水朱淳熙間嘗挽出之雷驚石不破。碑墮水難浮。欲祝山神護。江風忽滿樓。

長老當年壁。題留學士尊。東坡詩有書焦山綸長老壁談巴奇思發。東坡遊焦山詩迎笑喜作巴人談參佛道心存。僧粥木魚動。樵歸

山鳥喧。坡仙結茆想。佳處又何言。

終古江心立。連雲走遠峯。蒜山斜日淡。瓜步片帆通。塔勢凌浮玉。浮玉山卽金山巒光蕩晚風。歸舟趨北固。燈火

萬家紅。

●葉君觀復惠示和高君吹萬游焦山詩六章。焦山吾舊地也。當時却未詠一詩。今借元韻補之。

(朱遜庸)

憶放焦山棹。微風浪不驕。一舟容舴艋。雙屐踏岩嶢。密竹江流抱。疏鐘塔外搖。寺門剛躑躅。點首一僧招。  
六朝存古樹。突兀翠藏烟。孤倚石欄迥。迴看沙岸連。金山浮對面。銅鼓鎮遙年。聽說兵氛遠。桃源魏晉前。

清咸豐時  
緒寇未到

吾意欲訪古鶴銘聞此山沈淪偏復出摩榻不教閒逸氣洪流盪仙蹤亂石殷未妨擊漫漶攜出大江灣  
得瘞鶴銘本可辨者無多幾字

焦仙殊寂寂姓氏此山留祠宇依然好風帆到處收熊羆應許夢鷗鷺笑同浮長嘯江天裏題詩滿竹樓

焦仙祠聞可求子弟五句故云

茲遊太匆促跌宕未開尊忽已鶴髮滿曾無鴻爪存好山猶夢遍佳思誤塵喧屈指十年事滄桑未可言  
吹萬今健者高吟江山峯君詩摩壘對吾道置郵通率意談巴里君詩注引東坡句迎笑喜作巴人談操音晒土風何年重到此猶認梵門紅

●北固山已未春暮和吹萬居士韻

(葉觀復)

大江俯瞰繞城根滾滾洪濤日夜奔帆影際天風力飽車聲動地市烟昏名更北顧樓危聳勢控南徐石  
怒蹲想見吟詩最高頂魚龍驚起漲潮痕

●北固山和吹萬居士韻

(朱遜庸)

大江裾勢裹山根鐵甕城邊濁浪奔帆轉蒜峯橫夕照燈繁瓜步入黃昏何年改朔魏樓築梁武帝名京口城樓曰北顧因名有客尋詩絕頂蹲曾記再游鴻雪印吳琚題勝認苔痕光緒丁亥省試同錢夢淞師黃天河學博遊此戊申年同門人朱生贊臣重游

醉月飛觴

●守拙廬酒令

(守拙)

▲詞牌名令

集詞牌爲酒令。見於蘭花夢說部。中秋日多暇。做爲十則。寄海上醒獨。聊博一粲。

庚申重九日蘇臺逸民識

漁家傲。垂絲釣子夜。歌清平調。  
 佳人醉。紅腮睡。柳腰輕。秋波媚。  
 柳初新。集賢賓。貂裘換酒醉游春。  
 虞美人。睿恩新。宮中調笑點絳脣。  
 月華清。醉花陰。聲聲慢。法曲獻仙音。  
 喜團圓。萬年歡。逍遙樂。五福降中天。  
 庭院深。深訴衷情。好姐姐。五綵結同心。  
 愁春未醒。繡停鍼。思佳客。闌千萬里心。  
 看花回。燕春臺。小樓連苑。明月逐人來。  
 望秦川。夜行船。海天闊。處江月晃重山。



# 廣告刊例

| 普通  | 上等   | 特等    | 第等 |
|-----|------|-------|----|
| 一面  | 一面   | 一面    | 地位 |
| 十二元 | 二十元  | 三十元   | 一期 |
| 六十元 | 百元   | 百五十元  | 半年 |
| 百元  | 百六十元 | 二百五十元 | 全年 |

中華民國庚申年八月出版

**禁 止 翻 印**

**權 所 有**

**選 輯**

小 說 新 報 第 六 年 第 八 冊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 定價表

| 資 郵  | 定 冊  | 冊 數   |
|------|------|-------|
| 日本   | 價    | 一     |
| 日本   | 四    | 冊     |
| 一角五分 | 角    | 半年六冊  |
| 九角   | 二元二角 | 全年十二冊 |
| 一元八角 | 四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東  | 濟南   | 甘肅   | 蘭州   | 哈爾濱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奉天  | 保定  | 天津  | 天津  | 天津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北京  | 橫濱  | 欽州  |
| 官書局 | 日新書局 | 英華書局 | 英華書局 | 德和昌 | 德和昌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廣益堂 |
| 汕頭  | 汕頭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廣東  |
| 江陰  | 常州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南京  |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紹興  |

## 外埠代售處

## 總發行所

編者 吳小

校訂者 包新

發行者 說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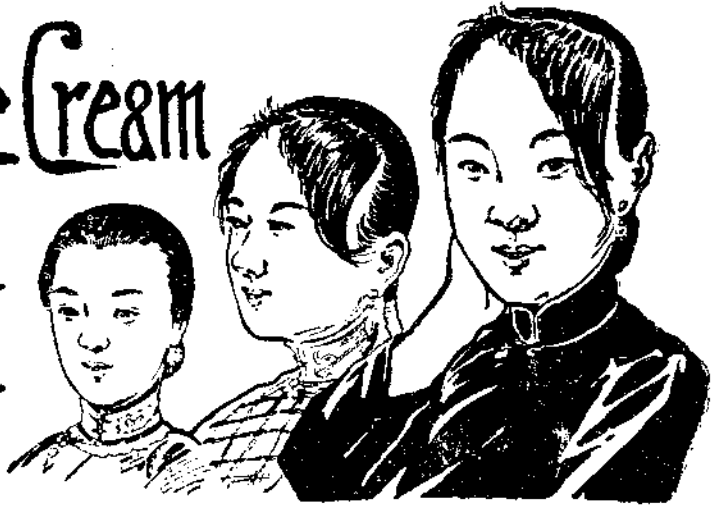
印刷者 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七號門牌

國華書局

# Doan's Face Cream

The special cream  
for ladies faces-



## 用法

將膏擠在掌  
內以指調勻  
遇擦面部頭  
項再用乾軟  
毛巾輕輕搽  
去油光便可

市上修容品多矣大半粉飾皮膚久  
搽反使皮膚變為黃色皆質料不良  
所致兜安氏美容膏質良香雅配有  
保護皮膚細嫩之上品凡用過此膏  
之貴婦名媛無不樂於久用試以此  
膏於洗面後搽之皮膚益顯光彩矣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筒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 兜安氏美容膏

